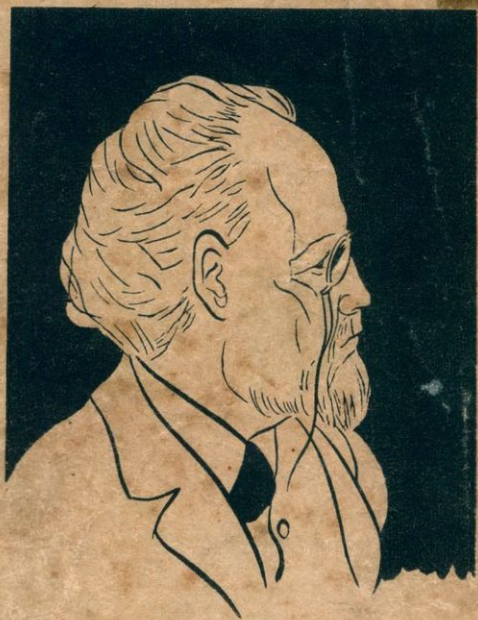


集選說小拉左



譯 勺 修 畢

尉 上 爾 蒲

行 印 局 書 界 世

集選說小拉左

尉上爾蒲



譯

畢

行印局書界世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876.576

844-3

198

537

(3)

錄

目

~~208~~

目
錄



蒲爾上尉.....	三
人們是怎樣死的.....	六三
爲一夜的愛.....	一一九
到鄉間去.....	一七七
高克維爾的狂歡節.....	二一五
水災.....	二六九

南京 13617

025536

蒲
爾
上
尉

一

晚上九點鐘了。服宋小城已經睡着，無聲而漆黑的隱在十一月的冷雨之下。雷歌勒街是聖約翰區最狹最靜的一條小巷，巷內一幢老屋的破碎承露，傾下如瀑布一般的雨水，它的三層樓上還有一堵窗亮着，沒有入睡。這是蒲爾老太太坐在葡萄枯枝的弱火面前，監督他的孫兒查理，在桌上油燈的白光之下，做着功課。

每年一百六十法郎租金的公寓，由四大間冬季無法燒熱的房子組成。蒲爾老太太睡在最寬闊的一間；她的兒子，上尉軍需蒲爾佔着飯廳隔壁朝着街面的房間；孫兒查理與他的小鐵床，則遺失在已經不用的掛着發霉帳幔的大客廳的深處。上尉與他母親的若干木器，粗劣桃心木的帝國式的傢具，因駐防的不斷改變，上面的銅飾，有的已被撞壞，有的完全被拔去了，高的天花板撒下像微塵一般的陰暗，它們就被籠罩在這半明的空



間裏面。塗着紅色的方塊石地，又冷又硬，簡直會凍壞兩腳，只椅前有幾塊破舊的小地氈，在這寬廣的，風從門縫與窗隙吹入的房間之內，顯露顫抖的貧寒。

蒲爾老太太靠在壁爐附近一把鋪着黃絨的沙發裏面，以老人回憶時所常有的固定而空虛的目光注視着最後一根葡萄枝在發烟。她以高大的身材，長而嚴肅的面孔，從來不微笑的薄脣，就這樣整日地留着，一動也不動。她的丈夫是上校，不幸在將陞將官的前夕就死了，她的兒子是上尉，就是出征，她也跟着他，她保持着軍人家庭的固執，她有着義務，光榮與愛國的觀念，這使她過着極端嚴肅的生活，好像枯萎於紀律的粗暴之下一樣。她很少歎息。當她的兒子結婚了五年，喪了妻子而變成鰥夫的時候，她自然以排長訓練新兵似的嚴厲，接受了孫兒查理的教育責任。她監視孩子，不讓他有些微的荒廢與不規則，強迫他守到半夜，如功課沒有做好，她自己也陪着不睡覺。查理的性質很柔和，臉色蒼白，他在這死板的規律之下長大起來，他生着一對太大與太明亮的美麗眼睛。

在她的長期沉默中，蒲爾老太太從來只蘊藏着一個觀念，就是她的兒子違反了自

己的希望。這就足以使她回憶，使她想起她自己過去的全部生活，從孩子出世的時候起，她就希望他達到最高的階級，出入於光榮的喧鬧中，誰知他硬不爭氣，致使他們今日過着這駐防的貧困生活；這些憂鬱的，時常相同的日子，這跌入上尉軍需的可憐地位，好像永遠不能出來，永遠深陷下去的境況，實在使她悲傷。然而，開始的時期，她却有着過滿意的倨傲；一會兒，她以為自己的夢想就要實現了。從前蒲爾在梭爾弗里諾戰役出名的時候，他剛離開聖西爾軍校，他以很少數的士兵，奪得敵人的整個炮位；上司賜他勳章，報章敘述他的英勇，他被認為最勇敢的一個軍人。隨後，英雄長胖了，沉溺在他的肥肉裏面，他遲鈍，安樂，懈怠，終於成為胆小的懦夫。迄一八七〇年，他只是上尉；在第一次的接觸中，他被俘虜，他很憤怒的從德國回來，他發誓此後不再打仗，他覺得打仗實在是太愚蠢了；他既然不能離開軍隊，而又沒有其他的職業，他就設法使人任他為上尉軍需，這是一個狗窠，他說，人們至少讓他在這裏安靜地死去。那一天，蒲爾老太太覺到心頭破裂似的難過。這已經完了，可是她仍咬緊牙關，不放棄她的堅定態度。

風很粗暴的吹入雷歌勒街，像悲泣的大雨瘋狂似的打着窗上的玻璃。老婦人從熄滅的葡萄枯枝上，舉起頭來，看看查理是否睡在拉丁文的翻譯上。這十二歲的小孩子又變成她的最後希望，她固執地需要光榮的情感，都寄託在這孫兒的身上。起首，因憎恨他的母親而很不高興他，他的母親是織花邊的小女工，很幽雅很漂亮，上尉像瘋狂似的熱愛她，因不能要她做個情人，只好愚蠢的與她結了婚。後來，他的母親死了，父親又陷入淫逸的生活中，蒲爾老太太只好重新以這孱弱的，她費很大困難養育着的孩子，作為她夢想的對象。她願意他長得強壯，做蒲爾沒有做成的英雄；她以嚴肅而冷酷的擔心，看着他成長，不時摸着他的四肢，希望把勇氣灌入他的腦袋。漸漸被自己的熱情所迷惑，她以為她的孫兒是她家傳的人物。性質溫柔而多幻想的孩子，對於使用武器的職業存着先天的厭惡；但是，他的祖母既然那樣激起他的害怕而他自己又是這麼溫柔，這麼服從，他就以忍受的態度，重述她的意思，說他將來一定做個好的軍人。

然而蒲爾老太太注意到拉丁文翻譯並沒有做好。查理被外面暴風雨的聲音所侵

擾，手裏握着鋼筆，眼睛睜在紙上，已疲倦地睡去了。於是她以乾瘦的手指擊着桌邊；他因而嚇了一跳，立刻打開他的字典，激動地翻閱他的生字。仍是啞吧似的一言不發，老婦人把一根一根的葡萄枝靠攏，想使已熄的爐火重燃起來，可是沒有達到目的。

在她相信兒子的時期，她把自己的所有，都拿給他用了，他耽於她不敢深究的激情，漸漸吃完她的小小儲蓄。就在這個時候，他還搬空屋內，一切都向街上流去；這是貧困：赤裸裸的房間，冷清清的廚房。她從來不向他談到這些事情；因為在她尊敬紀律的習慣中，他是一家的主人。不過，她有時想到蒲爾或有一日會做出什麼糊塗的事情來，查理因而不能進入軍隊，她的心裏不免有點着慌。

待她立起來，到廚房去拿葡萄枯枝的時候，可怕的暴風刮着房屋，搖動門戶，吹脫一扇百葉窗，襲擊破裂的承雷，讓瀑布一般的雨水，淹濕窗戶。在這雜聲並作的當兒，門上的鈴聲給她以茫然的驚異。誰在這個時候，這樣天氣，會到她的家裏來呢？蒲爾如果回家，總在半夜以後。她開了門，一個軍官，全身濕淋淋的進來，滿口帶着咒罵。

『啊！多麼混帳！真是狗樣的天氣！』

這是少校軍需主任賴基特，一個勇敢的老軍人，在蒲爾老太太最得意的時期，他曾在蒲爾上校部下做過事。由行伍出身，他以自己的勇敢——不是以他的聰明——達到步兵大隊長的階級，後來，因受傷的結果，腿的筋頭縮短了，纔強迫他接受少校的位置。他走起路來甚至有點跛足；但是別人不能當面對他這樣說，因為他並不承認如此。

『是您麼？少校，』蒲爾老太太逐漸驚愕的說。

『是的，啊！老天！』賴基特咕嚕道，『要非常喜歡你們，纔會使人在這混帳的天氣中奔跑街道……教士在這時候，也不敢出門呢！』

他搖一搖身體，泥水從他的靴上流到地板。然後，他注視他的周圍。

『我絕對需要見到蒲爾……他已睡覺了麼？這懶鬼！』

『沒有，他還沒有回來，』老婦人以她的遲鈍聲音回答。

『怎麼！沒有回來啊！他們作弄我，在他的咖啡館，即美拉妮家裏，您知道，他們開我的

玩笑……我到那裏，一個侍女對着我的鼻子發笑，她說，上尉已經回去睡覺了。啊！天曉得！我已覺到這點，我要拉他的耳朵！」

他平息了，他在房裏踐踏，猶疑不決，態度很煩擾。蒲爾老太太凝神的注視他。

「您要向上尉自己說話麼？」她終於問。

「是的，」他回答。

「我不能向他轉述您要對他說的話麼？」

「不。」

她不再問下去。但是，她依然站着，總是注視好像不能決定回去的少校。最後，他又發氣了。

「算了吧！上帝會曉得我的苦處……我既然來了，應該讓你知道我的來意……這或者比較妥當些。」

於是他坐在壁爐前面，伸出他的濺滿溼泥的靴子，好像薪架上還燒着明亮的柴火

似的。等到蒲爾老太太要去恢復沙發的原來位置時，她看見查理，抵不住疲倦，讓頭跌在他面前攤開的字典的書頁上。首先，少校的進門，使他震動了一下；後來，看見人們不再管他了，他就不能抵抗睡眠的侵入。他的祖母走向桌邊，想在他細弱的，映着燈光發白的手上拍了一下，可是賴基特阻止他：

『不，不，讓這可憐的小人睡覺吧……並沒有希奇的事情，不必要他聽到我們。』
老婦人回到沙發上坐下。房裏是一片寂靜。他們兩個互相觀視。

『啊！事情來了！』少校終於開口說，並以下頷的忿怒動作，加強他的語氣。『這拆爛腐的蒲爾已經下手了！』

蒲爾老太太沒有戰慄。她只臉上變白，更嚴肅的坐在她的沙發裏。另一個繼續說：

『我早就不放心……我打算找一個機會同您說明。蒲爾太浪費，而且他有一種使我不大滿意的愚蠢態度。但是我從來不相信會有這樣的事情……啊！我的天！要十分蠢笨，纔會做出這樣齷齪的勾當呀……』

他在膝上可怕地擊了幾拳，他氣得發抖，咽喉幾乎被塞住。老婦人向他提出一個明白的問題：

『他偷用了公款麼？』

『您不能想像這件事情，您……是不是我從來是不審核的，我！我一向批准他的數目，我總是照他的意思簽字。您知道會計室裏的情形。只在檢查的時候，因為團長是一個有怪脾氣的傢伙，我纔對他說：「我的老朋友，注意你的金庫，你知道，是我負着整個的責任。」然後我又安心了……然而，一個月以來，他的行為變得那麼奇特而人們又給我報告這許多尷尬的事情，我便格外注意他的日報表，審查他的數目字。一切似乎都很有條理，賬目記得很清楚……』

他停住，他的喉頭又被極大的忿怒塞住，接着又放鬆了，他繼續說：

『上帝應該知道！上帝應該知道……並不是他的胡鬧使我生氣，他對我的行為實在卑劣得可惡。他欺騙我，您聽見，蒲爾老太太，他開我的玩笑……我的天啊！難道他把

我看作老而無用的蠢貨麼？」

『如此，他已盜用公款了？』母親重新問他。

『今天晚上，』少校說，怒氣稍微有點平息了，『格紐到來的時候，我剛離開我的飯桌……您是認識格紐的，是不是？就是住在青草廣場轉角所在的那個屠戶。這也是一個

混帳的小人，他標得軍營的肉類，他讓我們的兵士吃着全省死了的母牛肉……好！待我發現他的秘密時，我就以待狗的態度對付他。啊！真混帳！真齷齪！蒲爾好像從來只給他以分期的付款，一種可怕的詭計，連魔鬼也看不清楚的糊塗賬；總之，蒲爾還欠他兩千法郎，如果不付清這筆賬的話，屠戶說，他要把一切情形都去告訴團長……最壞的是蒲爾這個豬羅，把我也拉在裏面，他每一星期給我一張假的收條，上面正式簽着格紐的名字……對我……對我……對他的老朋友，他竟玩出這樣的花樣啊！老天的老天！』

少校立起來，向天花板伸出拳頭，然後又讓自己坐在椅子上。蒲爾老太太還重複說：『他偷用了公款，這不用說了，一定是這樣。』

然後，她不對她兒子的行爲，加上半句判斷或責罵，只簡單的說：

『兩千法郎，但是我們沒有……家裏或者還有三十法郎！』

『我早就料到，』賴基特說。『您知道這一切都到哪裏去了麼？都化在美拉妮身上，這是一個妖精，要蒲爾神魂顛倒，幾乎變成白癡的混帳東西……哦！女人！我早就說過，她們會使他折斷腰骨！我不知道他是怎樣造成的？這畜生！他比我只少五歲，他現在還是瘋狂一樣的尋找女人。多麼奇怪的性質！』

重新沉寂了。外面的雨下得更大，人們聽見烟鹵管與青石瓦在這沉睡的小城市裏，被暴風刮着，呼呼作聲，並把雨水傾在街道的石地上。

『好吧，』少校立起來再說，『留在這裏也沒有什麼用處……您已得到通知了，讓我滾蛋吧！』

『怎麼辦呢？向誰設法呢？』老婦人喃喃說。

『請您不要失望，我們再看吧……假如我有這兩千法郎的話……可是您知道，我

並不是有錢的人。』

他不說了，態度很爲難。他，一個年老的獨身者，既沒有老婆，也沒有小孩子，謹慎地喝着酒，把白蘭地與茴香酒所贖下來的金錢，都輸在撲克牌上。除此之外，他很誠實，很守規律。

『沒有什麼關係！』他跨過門檻之後說，『我再到他的娼婦那裏去尋他，我翻天覆地，也要找到這卑劣的小人……蒲爾，蒲爾上校的兒子，爲盜用公款而被判罪！什麼話！這怎麼可能呢！這將是世界的末日呀！我寧可把全城都炸燬了……啊！老天應該知道您不要難過。這一切，給我的煩惱還要多着呢！』

他粗暴地給她握過手，就消失在扶梯的陰暗裏，她仍立在門口，高舉油燈，讓他可以亮到。當她回到赤裸與沉寂的大房間，把這盞油燈再放到桌上之後，她一動也不動，留在依然睡着的查理之前，過了一會兒；這可憐孩子的臉孔仍在字典的書頁中間，頭上長着金黃的長髮，臉色蒼白，簡直像一個女孩子一樣。她默想，在她嚴肅與拘謹的臉上忽然顯

露一種柔和的感動；但這只是暫時的紅暈，面部又立刻恢復她的冷酷與固執的意志。在孩子的手上拍了一下，說：

『查理，你的翻譯呢！』

孫兒驚惶而戰慄地醒來，並重新很快的翻閱他的字典。在這個時候，賴基特少校正迅速關上朝街的大門，頭上受到那麼多由承雷傾下來的雨水，人們只聽見他在暴風雨的響聲中發出怨怒的咒罵。接着，在大雨的傾瀉中間，只賸下查理的筆頭，在練習簿上寫字的微聲。蒲爾老太太恢復她在壁爐前面的位置，她以堅定的兩眼注視已滅的火爐，她絲毫不變的保持她每夜的態度與沉默。

二

由寡婦美拉妮·格爾濟太太開設的巴黎咖啡館是在無定形的法院廣場上，這裏植着覆滿灰塵的小榆樹。住在服宋的人們都說：『你到美拉妮那裏來麼？』在相當寬大的

第一間房子盡頭，另有很狹小的一室，名「荻芳」，沿牆裝着漆布包棉花的凳子，有四張大理石的桌子放在不同的角落上。晚間，美拉妮離開她的櫃台，讓她的侍女佛洛沁留着管賬，就到這房間裏面，陪着少數慣常來的顧客，她的親密朋友，即城裏稱之爲「這些荻芳」的先生們，『喝酒閒談。這優遇要使每一個男子受到別人的特別注意；別人總以微笑，提起他的名字，這微笑裏面大概還含有惡評與嫉妬的意思。』

格爾濟太太於二十五歲就變成寡婦。她的丈夫是一個製車工人，在他的叔父死後，頂得這巴黎咖啡館，使整個服宋都感到驚奇，爲着他的「里古爾」酒，他每六個月去蒙不里哀一次，有一天上午，他帶着美拉妮從那個城市回來。他裝璜他的店舖，除他的貨物之外，他還選擇了一個女子，要她慇懃催促客人消費，也是合理的。人們從來不知道他從何處把她拾來；他只讓她在櫃台上試過六個月之後，就與她正式結婚了。然而服宋的輿論是不一致的：有些說美拉妮很漂亮；另有些則認她同憲兵一樣的討厭。這是一個高大的女子，面容的輪廓粗大，並長着垂到眉邊的硬頭髮。但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認她的「纏繞

男子」的力量。她有美麗的眼睛，她利用它們盯視這些「荻芳」的先生們，他們因此昏暈而且立刻變軟了。隨後，傳出的謠言說，她的身體很美麗；在南方，人們就喜歡這一套。

格爾濟死得很奇特。人們說到夫婦間的爭吵，以為是在肚子上踢了一腳之後，腹內患着膿瘍死的。然而美拉妮畢竟很為難，因為咖啡館的生意並不發達。製車匠自己愛喝茴香酒並玩壞彈子檯，把他叔父留下的金錢，都吃光了。有一時期，人們以為她不得不出頂了。可是她喜歡這種生活，為着一個女人，一切設備都是現成的。她只要幾個客人就夠了，大廳儘可以空着，沒有主顧。所以她只在「荻芳」的那個房裏糊上沾金的白紙，並把牆邊凳子的漆布重新換過，就可以繼續做她的生意。首先，她在這裏陪一個藥劑師；隨後，接着來的是一個細麵商人，一個律師，一個退隱的官員。如此，咖啡館仍繼續開着，雖然夥計每日只侍候很少數的消費者。官廳也容忍她，不予干涉，因為她還尊重外表，不亂格局，而且很多可敬的人們都被牽涉在裏面。

晚間，隣近四五個靠着年金過日的人，仍在玩着他們的骨牌。格爾濟死了，巴黎咖啡

館有了奇特的姿態；他們，一點也沒有看見什麼，他們仍保持着日常的習慣。服侍的夥計既然已變成多餘了，美拉妮終於給他辭退了。此後是佛洛沁只點上角落裏的一盞煤氣燈，讓小富翁們玩着骨牌。有時，一大羣青年，受着人們所傳述的故事的引誘，很興奮的到美拉妮的店裏來，以喧鬧而無拘束的大聲，侵佔大廳。可是人們只以冰冷的尊嚴態度接待他們；他們看不見女主人，即使她在那邊，也以似理不理的輕蔑，鎮壓他們，使他們口吃的留着，無法作怪。美拉妮是太聰明了，她不會做出糊塗與愚蠢的事情。當大廳留在黑暗裏，只有角落裏點上光亮，讓小富翁們像平常一樣好好移動他們的骨牌時，她自己就來侍候這些「荻芳」的先生們，態度可愛而不放肆，只在興奮的時刻，靠在其中的一個人肩上，看着緊張的出牌。

一天晚上，終於彼此容忍的這些先生們，看見蒲爾上尉也安頓在「荻芳」裏，覺得非常驚奇而且厭惡。彷彿是當天上午，他偶然進來喝一杯「威爾姆」酒；他與美拉妮一人留在裏邊而且談了很久的話。晚間，他再來店裏的時候，佛洛沁就立刻請他進到隔壁

的小房間裏去。

兩日以後，蒲爾就得勢了，可是他並不趕走藥劑師，細麵商人，律師或退隱官員。上尉又小又胖，頂喜歡高大的女子。在軍隊裏，因他不斷渴望女子，因他有餓虎似的需要，不論在什麼地方，用什麼方式，只要能咬到最大的一塊，一切都可不顧，所以人們給他一個「裙帶鬼」的綽號。如果軍官或簡單的士兵們在街上，遇見一個醜陋的「皮囊」畸形的異性生物或滿身脂肪的大胖子，不論她們穿着襤褸的破衣或細絨的美服，他們總喊着說：『看，又一個是這混帳「裙帶鬼」所喜歡的！』凡是女子，他都歡迎；夜間，在營房裏，人們都預料他必有一日會死在滿足淫慾的追逐裏。所以，美拉妮，這女人的漂亮身體，即以無可抗拒的力量攫住他的整個身心，她的深淵終於使他沉溺而沒頂了。十五天以後，他就跌入體內被抽空而外表依然不消瘦的浮胖與蠢笨的狀態。他深陷在肥臉中間的小眼，總以被打之狗的目光，注意寡婦的舉止。他自己忘掉自己似的留着，總不斷對這頭上長着硬髮，簡直像男子一樣的大面孔出神。如他自己所說似的，因怕她斷絕他的「糧食」

他只得容忍這些「荻芳」的先生們，並付清最後的一個銅子。一個排長曾說穿當時的情況：『裙帶鬼已找到他的洞窟了，他將永遠留在那裏了！』這是說他已被掩埋了！

鐘已將近十點了，賴基特少校憤怒的拉開巴黎咖啡館的大門。從暴烈開出的門扉之間，人們可以瞥見漆黑的法院廣場已變成淡黃的泥沼，沸騰地淹沒在可怕的大雨之下。少校，這次已經濕到他的皮膚了，他讓江河似的街道留在他的背後，一直走到佛洛沁在那裏閱讀一本小說的櫃台上。

『下賤的東西！』他喊着說，『是你欺侮我們軍人麼……你將受到你所應受的懲罰！』

他舉起手來，他想給她一個可以擊倒一隻雄牛的巴掌。小侍女驚嚇得後退，至於那些享用年金的顧客們，則張着口，掉轉頭來，不了解他究竟爲着何事。但是少校並不遲延；他推開「荻芳」的門，看見蒲爾與美拉妮正在一起，後者正以嬌媚姿態，一小匙一小匙，像喂寵愛的黃雀飲水似的，要上尉在喝檸檬和酒的甜水。那一夜，他只一個人到那裏，退

隱的官員與藥劑師，因為愁悶的緣故，很早就走了。美拉妮，因第二天需要三百法郎，就乘着機會，表示懇勸。

『好吧，母親所寵愛的寶寶……拿你的小嘴來……很有味吧？我的小猪！』

上尉，臉色緋紅，形容倦怠，兩眼像死了似的吮着她的羹匙，彷彿全身都酥軟了。

『我的天！』少校站在門檻上喊道，『現在你竟讓雌貨藏起來了！人們對我說，你沒有來而且要我滾蛋了，而你却藏在這裏做出肉麻的事情！』

蒲爾推開甜水，驚得發抖。美拉妮以激怒的動作，向前走去，好像要以她的高大身體庇護他似的。但是，賴基特以這平靜的，堅決的，受巴掌威脅的人非常熟識的態度，面對面的注視她。

『讓我們在這裏，』他只簡單的對她說了一句話。

她還遲疑了一秒鐘。她以為耳邊已有巴掌的風息了，她就氣得臉色發白，回到櫃台邊的佛洛沁那裏去。

等到只賸他們兩個人之後，賴基特少校站在蒲爾上尉面前，叉着兩臂，俯下身體，對他的臉上，用勁喊出：

『不要臉的豬獠！』

另一個聽得莫名其妙，立刻想發氣，可是沒有時間。

『不要說話！……你很卑鄙，你欺騙一個朋友。你把假的，能使我們兩個都受苦役處分的收條塞給我。這還不齷齪麼，這個彼此相識三十年的朋友，可以鬧這樣的笑話麼？』

蒲爾重新跌在他的椅子上，臉色立刻變得青白了。患熱病者的戰抖，震動他的肢體。少校繼續說着，並在他的周圍行走，用拳打擊附近的桌上。

『如此說來，你是跟賊一樣，替這大駱駝似的賤貨偷錢了！……啊！假如爲着你的母親，這倒還是可敬的！但是，我的天！從金庫裏偷了錢，把它化在這混帳的齷齪所在，這就使我忍不住，要發氣了！……你說！你的肚裏究竟有什麼東西，讓你在這樣的年紀，與這樣的一個「憲兵」軋姘頭？你不要撒謊，我剛才看見你們在拆你們的爛污！』

『你賭博賭得好！』上尉口吃的說。

『是的，我賭博，天應該知道我也是混蛋！』因這句話而更加發氣的少校回答，『我是一個混帳的賭博鬼，因為我把所有的東西都輸光了，這的確不是法國軍隊的光榮。可是，憑上帝的名義說，我固然賭博，而沒有偷用公款呀！……你死吧，你如果你自己願意的話，讓你的母親與你的孩子餓死吧，不過，你得尊重金庫，你不能把朋友也拉到漩渦裏面去！』

他不說了。蒲爾也兩眼固定，態度蠢笨的留着，不發一言。人們一會兒只聽見少校的靴聲。

『沒有一文錢，』少校重新粗暴的說，『嗯？你想到自己夾在兩個憲兵中間行走的情形麼？！豬糞！』

他平息了，他捏緊上尉的手腕，要他站起來。

『好吧，你跟我來！要立刻想點辦法，因為我不願意把這個留在胃裏睡覺……我有

一個挽回的意思。』

在大廳裏，美拉妮和她的侍女佛洛沁活潑而低聲的在談話。看見兩個男子出來時，美拉妮還敢走近他們，並以吹笛似的聲音對蒲爾說：

『怎麼？上尉，您就走了麼？』

『是的，他走了，』少校回答，『我希望他的腳永遠不再踏進您這齷齪的洞窟！』

驚懼的小侍女，拉她女主人的衣裳。她不幸還要喃喃說出一「醉鬼！」這兩個字。突然，少校給她一巴掌，這是他進來的時候，就想動手的。兩個女人低下頭去，他只打到佛洛沁的髮髻，壓平她的軟帽，擊碎她的頭梳。玩着骨牌的小富翁們也因此發氣了。

『我的天，我們滾吧，』賴基特推着蒲爾到街上說。『如果我留着，我會把這裏面的一切人都打死。』

到外面，經過廣場的時候，水一直沒到他們的腳踝。由風助勢的雨，像盆水似的傾在他們的臉上。上尉沉默地走着，少校以更大的怒氣，責罵他的「混帳勾當。」在這樣好的

天氣逛街，不是很有趣麼？如果他不做蠢事，他們兩個都溫暖地睡在他們的被窩裏了，何致會這樣在濘泥裏行走呢！接着，他談到格紐。這的確是個卑劣的小人，他的腐敗牛肉已三次使整個軍營都患肚痛！與他訂立的合同還要八天纔滿期。下次投標的時候，只有魔鬼纔再接受他的生意！

『這完全要我來決定，我要選擇我所高興的人。』少校咕嚕道。『我甯可割斷自己的手臂，也不願意讓這放毒的屠夫，再賺一個銅子！』

他失足滑入一條陰溝，水一直沒到他的兩膝；他的聲音爲咒罵所阻扼。他加上說：『你知道，我到他的家裏去……我上樓，你等在門口……我要看看這流氓的肚裏，究有什麼東西，如果他明天，真像他威脅我似的，要到團長那裏去……啊！我的天！與一個屠夫發生糾葛，受一個屠夫的連累啊！你不會有面子吧，你！這就是我永遠不會饒恕你的地方！』

他們到了青草廣場。格紐的家已沒有燈光；但是賴基特粗暴地敲門，人們終於給他

開了。一個人留在漆黑的夜裏，蒲爾上尉甚至不想尋找一個隱避所。他立市場的角上，受着大雨的打擊，他的頭腦充滿大的嗡嗡之聲，簡直不能讓他反省。他並不煩悶，他沒有時間的意識。門與窗戶都緊閉着的房子，像死了似的留着；他凝視它。一小時之後，當少校重新出來時，上尉以為他剛進去就出來了。

賴基特，態度陰沉，不說一句話。蒲爾不敢詢問他。一會兒，他們互相尋找，彼此在黑暗裏互相揣測。然後他們重新循着漆黑的街道回來，那裏的水像瀑布似的流着。他們就這樣並排地走着，茫然不發一言；少校沉在他的緘默裏，甚至不再咒罵了。然而，待他們重新經過法院廣場，而巴黎咖啡館還有燈亮的時候，他就拍蒲爾的肩頭，說：

『如果你再回到這洞窟裏去的話……』

『不要怕！』上尉回答，不讓他說完他的句子。

他伸手給他，可是賴基特再說：

『不，不，我一直跟你到你的門口。這樣，我至少可以確定你今晚不會再到那裏去了。』

他們續繼走着。進了雷歌勒街之後，他們兩個都放緩脚步。他們走到他的門前，他從袋裏取出鑰匙時，上尉終於決定了。

『怎麼樣？』他問。

『怎麼樣！』少校以粗暴的聲音回答，『像你一樣，我也是個豬羶。是的，我也做了一件齷齪的事情。：啊！混蛋！但願魔鬼把你捉去；我們的士兵將要再吃三個月的壞肉！』

他解釋：格紐，這可惡的格紐是一個厲害的傢伙，他漸漸讓他達到一種合理的解決：他不去找團長，他甚至願意奉送這兩千法郎，把他親筆簽字的收條調去假的收條；但是交換的條件是他要少校保證，在下次投標的時候，仍舊由他得標，供給部隊的肉類。這事情可說是已經解決了。

『嗯？』賴基特再說，『這畜生，並不是把這兩千法郎白送給我們，他也有他的算盤呢！』

受到感動的蒲爾緊握他老友的两手。他只能吃吃的說出模糊的謝意。少校爲掩飾

他的貪污，竟那麼寬大，他一直感激到流淚。

『總之，這還是第一次，』少校咕嚕道。『這必須這樣做……啊！我的天！沒有兩千法郎在我的抽屜裏！永遠不能接觸到一張牌，這實在使人難堪呀……啊！算了吧，我活該受罪！我也不是好東西……不過，聽我說，你不要再拆爛污，因為你如果再開始的話，魔鬼會把你捉去！』

上尉抱吻他。待他進屋之後，少校還一會兒留在門前，等他確實睡了，他纔放心。接着，半夜已敲過了，雨仍舊打着黑暗的城市，他纔辛苦的回到他的寓所去。一想到他的士兵們，他就感到悲傷。他停住，他以改變了的，充滿溫柔慈心的聲音說：

『可憐的孩子們！爲着兩千法郎，要他們再去吞食壞的母牛肉！』

三

在團部裏，這是激起大家驚駭的奇事：裙帶鬼與美拉妮決裂了！過了一星期，這消息

無可否認的被證實了：上尉不再進巴黎咖啡館的門了，據說是藥劑師，不願退隱官員的憂悶，接上他的還熱的位置。還有更不可信的事實是：蒲爾上尉留在雷歌勒街的屋裏，過着幽閉的生活。他決然毅然整頓自己，他晚間甚至守在壁爐的旁邊，督促小查理的功課。他的母親，對於他與格紐的詐騙之事，不露半點聲色，坐在他對面的沙發裏，依然保持着她的嚴肅；但是她的目光却表示她相信他已改好了。

十五天以後，賴基特少校一天晚上自動的到她家裏來吃飯。他再與蒲爾相見，似乎有點難為情，這當然不是為他自己，而為上尉的面子，恐怕見面時，會重新引起他的醜惡回憶。然而，上尉既然改過自新了，他便願意與他握手並一起吃飯。這一定會使他高興的。賴基特進來時，蒲爾還在他的房裏。是蒲爾老太太迎接少校進來。說過他是來吃晚飯之後，他低聲加上說：

『近來怎麼樣？』

『再好沒有了，』老婦人回答。

『沒有一點可嫌的地方麼？』

『絕對沒有……九點鐘睡覺，沒有一次不在家，態度很舒服。』

『啊！我的天！這是頂可愛的！』少校輕輕喊道。『我知道應該刺激他一下。他還有良心，這畜生！』

蒲爾出現時，他要捏碎手骨似的給他握手。在沒有上桌之前，大家留在壁爐的旁邊，隨便談着話，彼此稱讚家庭生活的溫柔。上尉宣告，即使給他一個王國，他也不願意放棄他的家裏；當他除去他的皮帶，換上拖鞋，並安適地躺在他的沙發裏之後，即國王，他說，也不是他的老子。少校觀察他，贊同他的意見。真的，好的行爲並沒有使他瘦去，因爲他更臃腫了，大的眼睛，厚的嘴唇，顯得並不壯健。他半睡地陷在一堆肥肉裏並重複說：

『家庭的生活，只有這個纔有趣味……啊！家庭的生活！』

『這很好，』看見他如此浮胖而担心的少校說，『不過也不要太過分了……要注意運動，有時，也要到咖啡館裏去走走。』

『到咖啡館裏去？到那裏做什麼？這裏，凡是我所需要的應有盡有。……不，不，我將留在我的家裏。』

查理整理他的書籍，賴基特看見一個侍女出來，料理食桌時，尤其是覺得驚奇。

『怎麼！您已用了人了？』他問蒲爾老太太。

『非這樣不可，』後者嘆息說。『我的腿已不行了，整個家務丟着，沒有人料理。……』

好在格布洛老爹把他的女兒交託給我。您認識格布洛老爹，就是在清掃市場的那個老頭子，是不是？他不知道怎樣管束羅絲，我稍稍教她在廚房裏學着做菜。』

侍女出去了。

『那末，她有多少歲了？』少校問。

『剛十七歲。她很愚蠢而且醜陋。可是我每月只給她十個法郎，而且她只吃羹湯。』

等到羅絲拿着一疊盆子進來時，一向不大注意女子的賴基特，却以目光跟隨她，見她如此醜陋不免有點愕然！她是一個矮小的，皮膚很黑的，而且稍微駝背的姑娘，臉像雌

猿一般，生着塌扁的鼻頭，闊裂的嘴，淡綠色的小眼，閃爍有光。腰部寬，手臂長；她的身體是很壯健的。

『老天多麼醜陋的女孩子！』當侍女重新出去尋找鹽與胡椒的時候，賴基特很開心的說。

『哦！』蒲爾不關心而喃喃地說，『她是很勤快的，她做別人要她做的任何事情。要她洗食具，畢竟是相當有用的。』

晚飯很豐富。有牛肉湯與醬滷羊肉。人們要查理敘述他中學裏的故事。蒲爾老太太，爲指出他是多麼可愛，有許多次向他提出她的問題：『你不是願意做軍人麼？』待孩子服從她，像聰明之狗似的以恐懼的聲音回答：『是的，祖母』時，微笑即顯露於她的白唇上。蒲爾上尉，兩肘放在桌上，裝着深思的樣子，慢慢在咀嚼他的食物。房裏漸漸有了熱氣，唯一的油燈照亮桌面，使廣大房間的四角，留在模糊的陰暗裏。這是不拘禮節的安適，無資產者的親密欸待，他們吃菜不換盆子，最後，甜的雪花蛋沫拿出來了，大家都很快活。

蘿絲在吃飯者的背後旋轉，她的脚跟走得那麼鈍重，竟使飯桌都在搖動，她一直沒有開口。她來站在上尉身邊，她以嗔的語聲問道：

『先生要乳酪麼？』

『嗯？什麼？』蒲爾問。身體一震。『啊！是的，乳酪……把碟子拿好。』

他切下一塊格盧易爾產的乳酪，至於小女子，則站在旁邊，以她的小眼注視他。賴基特笑了。從開始吃飯以來，蘿絲大大的使他開心。他降低聲音，他在上尉的耳邊喃喃說：

『不，你知道，我覺得她很奇怪！世上從來沒有這樣構造的口鼻……你把她派到團長那裏去吧，讓他也許可以見識見識這樣的怪人。這一定會使他快活的！』

這醜陋引起他做父親似的興趣，他想更近的注視她。

『喂！我的女孩子，而我呢？我也要乳酪呵！』

她捧着碟子來了，於是他把刀插在乳酪裏，似乎忘記自己似的注視她，並哈哈大笑，因為他發現她有一個鼻孔比另一個大。蘿絲很嚴正的站着，讓他觀看，並等着他笑完。

她移去桌子並出去了。蒲爾在火的一角，立刻睡去了，至於少校與蒲爾老太太，則在旁邊談天。查理也去做他的功課。很大的安靜從高的天花板上降下，這是小康之家的安靜，由他們的和合，集中於這同一房間之內。九點鐘了，蒲爾醒來，打着呵欠，並宣告他要去了；他說：對不起，他的眼睛已不由自主的閉上了。半點鐘以後，當少校離開的時候，蒲爾老太太徒然尋找羅絲，想她拿燈去照亮樓梯；她大概已到她的房裏睡覺去了；這真是一隻母雞，這女孩子，她往往捏緊拳頭，鼾睡十二小時。

『請不煩擾任何人，』賴基特在樓梯頭這樣說。『我雖然沒有比您還好的腳腿，可是扶着欄干，我決不會跌倒的。……最後，我親愛的老太太，我很幸福。看，您的憂愁已沒有了。我曾觀察蒲爾，我可向您發誓，他不再隱藏什麼輕佻的花樣。……我的天哪！這是他離開裙子的時候了。不然，他會走入更壞的邪途。』

少校很快活的回去了。這真是正人君子的家庭，牆壁可說是玻璃做的；簡直沒有方法混入任何齷齪的事情！

其實，在這改變中，最使少校快樂的是：他不要再檢查上尉的賬目了。沒有什麼東西比這些廢紙更要使他討厭；蒲爾既已改過自新，他即可抽着烟斗，閉着眼睛簽字。不過，他也並不大意，他還時常冷眼監視他。收條是真的，總數也是絕對平衡的；沒有半點不合規的事情。一個月以後，像他平常所做似的，他只翻閱收條，看看總數是否準確。但是一天上午，沒有半點疑惑，只因為他再燃他的烟斗，他的兩眼遲遲留在一個相加的數目上，他看出十三個法郎的錯誤；為平衡借貸方的計算，他硬把十三個法郎加在總數上；就用了的錢數說，並沒有什麼錯誤，因為他把收條都核對過了。這十三個法郎的差數，立刻引起他的疑心；可是他並不追問蒲爾；他打算再看他的賬目。下一星期，又有新的錯誤，算來要少十九個法郎。於是，他就不放心了，他拿賬簿來，整個上午，幽閉在房間裏，他把一切都重算過，重加過，他流汗，咒罵，腦裏充滿了可厭的數目字。每加一次，他即看出幾個法郎的偷竊：這其實是少得可憐，只差十個法郎，八個法郎，十一個法郎；最後竟降至三四個法郎，在另一筆假賬上，蒲爾甚至只取一個半法郎。他這樣偷用公款，還不到兩個月。拿日期來比較，

少校能確定那一次絕妙的教訓只讓他安靜了八天左右。這次的發現使他格外憤怒。

『混帳！混帳透了！』少校一個人叫着說，並在賬簿上擊了幾拳，『這更齷齪了！……至少，格紐的假收條，還是大胆的，……至於這次，啊！我的天！他這樣卑鄙，簡直比一個女廚房，在買牛肉時，偷竊兩個銅子，還不如！……在相加的數目上作弊！把一個半法郎放入自己的袋裏！……啊！我的天！多麼混帳！……你必須比較爭氣呀！豬糞！……把整個金庫拿去，再同女伶去浪費，不是更有出息一點麼！』

這些可恥的，錢數極少的偷竊，實在惹起他的怒氣。再則，他重新被這假賬的方法，這麼簡單與愚蠢的手段欺騙，自然更加暴躁。他立了起來，在他的辦公室裏走了一點鐘，他氣得發抖，不知應該怎樣做纔好，他高聲地發出考慮的句子：

『無疑的，這是一個無救的小人。立刻應該行動。……我即使每天上午都罵他，仍不能阻止他每天下午把三個法郎偷偷溜入他的衣袋。……但是，我的天！他究竟把這錢化在什麼地方呢？他已不再出門，他九點鐘就睡覺；在他們的家裏，一切都好像那麼高尚，那

麼可愛！……這豬糞難道還有我們所不知道的惡習麼？」

他重新坐到他的寫字台上，他計算竊去的數目是五百四十五個法郎。那裏去拿這個數目呢？審核的時期就要到來；只要這怪脾氣的團長再加一下，祕密就會暴露出來。這一次，蒲爾是的確完了。

這觀念平息了少校的怒氣。他不再咒罵，他寒心地留着，好像瞥見蒲爾老太太筆直而失望的站在他的面前似的。同時，計算數字令他的心臟那麼膨脹，他的胸部簡直要爆炸破裂似的。

「好吧，」他喃喃說，「不論怎樣，首先要明白這混蛋的故事。以後還有設法補救的時間。」

他到蒲爾的辦公室去。從對面的人行道上，人們瞥見一個裙影消失在半開的門裏。以為拿到祕密了，他就在她的後面溜了進去，並靜靜地聽着。這是美拉妮，他從吹笛似的聲音，認出這高大的女子。她埋怨這些「荻芳」的先生們，她說她有不知怎麼去償付的

一張期票；警察已經來了，一切都要被拍賣了。看上尉似理不理的回答，說他身邊沒有一個銅子的時候，她終於淚流滿面的哭了。她以「你」稱他，她喊他爲「他母親的寶貝」。可是她徒然使用了種種的方法，她的誘惑沒有發生半點效果，因爲蒲爾的粗鈍聲音總重複說：『不可能！不可能！』一點鐘以後，美拉妮離開房間的時候，她非常憤怒。少校看這事情如此結束，實在有點驚駭，他等了一會兒之後，纔進入只有上尉一人留着的房間。他覺得他很平靜，雖然他有罵他的怒氣，稱他爲齷齪豬糞的存心，他仍不向他說起什麼，決定首先要明瞭真實的情形。

辦公室並沒有卑劣行爲的氣息。在黑木的桌前，一把蘆條製的椅子上，放着一個清爽的圓皮墊；在房間的一角，銀櫃堅固的關着，沒有一條裂縫。夏已來了，黃鶯的歌聲，從一個窗口傳進來。一切都很有秩序，紙匣裏透出舊紙的氣味，給人以信任的感覺。

『剛才我進來她出去的，就是美拉妮這骷髏吧？』賴基特問。

蒲爾聳一聳肩，並喃喃說：

『是的……她還來糾纏，要我給她兩百法郎，三十個法郎，十個銅子，都休想我給她！』

『可是有人對我說，你又與她來往了。』另一個想試探他，對他這樣說。

『我……啊！什麼話！我已經夠了，再也不要那一類的駱駝了！』

賴基特很疑惑的退了出來。這五百四十五法郎究竟用在哪裏了呢？難道這強盜，不

要了女人之後，去試試喝酒與賭博麼？他打算當夜就到蒲爾家裏去偵查；要他自己講話並詢問他的母親，或者會達到明白的真相。但是，下午，他的腿痛得可怕；從好些時候以來，爲着不太跛足，他只好使用一根手杖，作爲行路之助。這手杖實在使他失望，如他自己憤怒與憂悶時所說似的，他現在已在廢兵院裏了。然而，夜間，由意志的催促，他從他的沙發上立起來，並依在他的手杖上，進入黑夜，拖着兩腿走向雷歌勒街。當他到達時，九點鐘已敲過了。下面，朝街的門還半掩着。他喘着氣爬到三層的樓梯頭，忽然他驚駭地聽到上層有人在說話。他以爲辨出是蒲爾的聲音。由於好奇心的驅使，他爬了上去。在左邊走廊的深處，一扇門裏射出一道光線；但是聽了他的靴聲之後，門又重新關了，他即處在濃密的

把一切都對下面的老太婆說了。……啊！待你給我三個法郎的時候！……」

她始終要他的三個法郎，好像一隻固執的畜生在拒絕行走一樣。

蒲爾發氣，並且哭了！隨後，爲着使她感動，他從袋裏取出一罐糖醬，這是他從母親的食櫥裏偷來的。羅絲接受了，立刻以她偶而落在衣櫃上的一根叉柄，不和麵包，就很快的把它吃光了。這一定是很有味的。上尉以爲她已被征服了，可是她仍以同樣的固執態度拒絕他。

「我真也不希奇你的糖醬……我要的是三個法郎！」

聽到這最後的要求，少校很想舉起他的手杖把門打成兩片。他氣得透不過氣來。我的上帝！這樣混帳的婊子貨！想不到法國軍隊的一個上尉竟會忍受這樣的侮辱！他忘記了蒲爾的污行，爲着她的可惡樣式，他將扼死這奇醜的女人！像她這樣的一副臉孔，也要講價麼！這是她應該倒貼呀！但是他忍住，再聽以下的變化。

「你太使我苦痛了，」上尉反覆說。『至於我，我對你這麼好……我曾給你一件長

袍，一對耳環，一隻小錶。……你把我的許多禮物放着，連用都不用它們。」

『怎麼！我捨得把它們用壞了麼……這是爸爸替我保存着呢！』

『而你從我這裏拿去的那些錢呢？』

『也是爸爸替我放着。』

一會兒，兩個都不响了。大概是女僕在反省。

『聽我說，如果你發誓，明天晚上你給我帶來六個法郎，我就答應你……跪下去並發誓，你將給我帶來六個法郎……不，不，跪下去！』

賴基特少校滿身戰慄的離開門口，他讓背部靠着牆壁，留在樓梯頭的黑暗中。他的腳腿再也不能支持了，他像舞刀似的，在漆黑的樓梯上，舞動他的手杖。啊！老天！他現在纔明白蒲爾這豬獠爲什麼不再離開他的家裏並在九點鐘睡覺的道理了！啊！多麼有趣的改變！這真是太開玩笑了！同這樣一個醜陋的爛貨，連最沒出息的士兵也不願要的母夜叉軋餅頭，這還像人麼？

『但是，神聖的上帝！』少校高聲說，『爲什麼他不保持美拉妮的關係呢？』

現在怎麼辦呢？進去，用手杖把他們兩個打了一頓？起首，他的確是這樣想；接着，他又憐憫樓下的那位老母親。最好還是讓他們在拆爛污吧。人們再也不能從上尉身上抽出什麼清爽的東西來了！當一個人墮落到這步田地之後，最好是把他埋葬了，讓他像腐爛的畜牲一樣的被掩在土裏，不再毒害活人。人們徒然監視他的行動，第二天，他又會重新開始，他甚至會偷竊公款去給生虱的女乞丐購買大麥糖。神聖的上帝！法國軍隊的金錢！國旗的光榮！蒲爾的大名！這可敬的名字竟被犧牲在臭糞裏！老天的老天！這不能就這樣結束的呀！

一會兒，少校的心又軟下去了。如果他還有五百四十五個法郎的話！可是他沒有一個銅子了！昨晚，在寄宿舍裏，他像酒鬼似的喝醉了白蘭地，又吞下很多的東西，難怪他拖着腿走路，他應該醉飽而死纔對呢！

於是他仍讓兩個豬獾睡覺。他下樓，在蒲爾老太太門上按鈴。過了很長的五分鐘之

後，是老婦人自己出來開了門。

『請您原諒我，』她說。『我以為羅絲這齷鼠還在這裏……我應該到她的床上去搖醒她。』

少校留住她，不要她走。

『而蒲爾呢？』他問。

『哦！他九點鐘以後，就已去房裏打鼾了！……您要敲他房間的門麼？』

『不，不……沒有別的事，我只來向您說一聲晚安。』

在餐室裏，像平常一樣，坐在桌前原來位置的查理剛做完他拉丁文的翻譯。可是他表示受了驚嚇，他的一雙可憐白手正在發抖。他的祖母，命他去睡之前，給他誦讀戰役的故事，使他的內心會有家傳的英勇。那一晚，她唸復仇號軍艦的故事，這載有許多垂死者的大船，沉在廣大的海洋裏，要孩子受到神經發作的打擊，腦中充滿可怖的惡夢。

蒲爾老太太要求少校讓她唸完她的故事。接着，當最後一個水手喊出『共和國萬

歲！』的時候，她莊嚴地閉了她的書本，而查理的臉色也已嚇得像白紙一樣了！

『你聽見麼？』老婦人說。『法國一切軍人的義務就是爲祖國而死！』

『是的，祖母。』

他吻她的頭額，並怕得發抖地走去，睡在他的大房間裏，那裏，板壁的極小聲音都會使他流出冷汗。

少校以莊嚴的態度聽着。是的，我的上帝！光榮是光榮，他從來不讓蒲爾這流氓損壞這可憐老嫗與這孩子的名譽。這少年對軍事的技術既然有這麼大的興趣，就應該讓他能昂頭進入聖西爾軍校。然而當蒲爾老太太拿起油燈，送他出門時，他忽然想起樓上六個法郎的故事，自從這齷齪的觀念進入他的腦裏之後，他就替這老祖母的希望擔憂。他們經過上尉睡房的門前，她看見鑰匙還在他的門上，實在有點駭然，因爲他從來不是這樣的。

『您進去吧，』她說，『睡得這麼多，對他是很不好的，這會使他更重和更胖起來。』

在他未能阻止以前，她隨手把門打開了，見房裏空無一人，她就冰冷的站着。賴基特的臉色變得很紅，他表示那樣蠢笨的態度，由於種種小事的回憶與暗示，她立刻明白了。

『您是知道的，您是知道的，』她口吃的說。『爲什麼您不通知我？……我的上帝！在我的家裏，我的兒子同這洗碗的女人同這母夜叉……他再偷用了錢，我已感覺到！』

她筆直的留着，臉色雪白而且堅定。隨後，她以粗暴的聲音加上說：

『喂！我願意他死！』

賴基特拿起他的兩手，並緊緊握住它們。一會兒之後，他溜走了，因爲他的喉頭似乎塞着一個結子，他想痛哭。啊！老天的老天！如此說來，這次他是決定了！

四

月底就要大審核。少校還有十天在他前面。從第二天起，他即跛着脚，到巴黎咖啡館去喝一杯啤酒。美拉妮的臉色嚇得發白，佛洛沁存着接受一個巴掌的恐懼，勉強侍候他。

給他一杯所要的啤酒，但少校似乎很平靜，他命她拿一把椅子來伸長他的兩腿；然後以口渴者的態度，不慌不忙的喝着他的啤酒。他看見兩個軍官，莫浪多連長與杜賽上尉經過法院廣場時，他留在那邊已一點鐘了。他喊他們並粗暴的搖動他的手杖。

『請你們進來，喝一杯吧！』等兩位軍官走近時，他對他們喊道。

他們不敢拒絕。小侍女侍候他們，莫浪多問少校：

『您也到這裏來了，現在？』

『是的，這裏的啤酒很好。』

杜賽上尉以頑皮的態度眯一下眼睛。

『您也是「荻芳」的一份子麼？主任！』

賴基特只笑而不回答。於是他們就以美拉妮來開他的玩笑。他呢，他只以誠實人似的態度聳一聳肩。這至少是一個身體很好的女子，人們儘可大說其壞話，那些表面似乎要向她吐痰的朋友們畢竟也逃不出她的嬌媚，躺在她的懷裏，享受他們的豔福！然後，他

轉向櫃台，竭力裝出溫存的態度說：

『太太，再拿幾杯啤酒來！』

美拉妮那麼驚異，終於立了起來，並把啤酒拿來。當她走到桌前的時候，少校留住她，他甚至給她放在椅背的一隻手，輕輕的拍了幾下。於是習慣於輕拍與撫摩的她，即表示溫柔的媚態，以為這『老腐敗』——這是她和佛洛沁給她的綽號——對她也有什麼幻想了。杜賽與莫浪多互相注視。怎麼！這假正經的軍需主任居然繼承了裙帶鬼的位置！啊！關關隆叮咚！團部裏正有笑話可聽呢！

賴基特本來從開着的店門，用一隻眼睛，注意着法院廣場，突然，他興奮地叫了一聲：

『看！蒲爾！』

『是的，正是他回家的時候了，』佛洛沁說，她也走近桌邊來了。『上尉每天下午，從他辦公室回去，總是經過這裏的。』

少校不顧他的腿痛，立刻站了起來。他推撞椅子並喊道：

『喂！蒲爾……快來！你也來喝一杯啤酒！』

上尉很驚駭，他不懂賴基特怎麼會同杜賽與莫浪多一起，在美拉妮的店裏喝酒，他機械地向前走來。這簡直是他一切觀念的推翻。他還猶疑的留在門檻上。

『一杯啤酒，』少校吩咐。

然後他轉過頭來：

『你怎麼……進來坐吧。你不怕人家吃了你吧！』

上尉很侷促的坐了下來。美拉妮兩手微顫，把所要的一杯啤酒拿來，她不斷地懼怕她那邊會發生什麼悲劇，使她的店舖因而關門。現在，少校的慫恿格外使她擔心。當他邀她與這些先生一起喝點什麼東西的時候，她總竭力設法躲避。但是他簡直像本店主人似的說話，他已命佛洛沁給她拿來一小杯茴香酒；美拉妮只得在他與上尉中間坐下。他以乾脆的聲音重覆說：

『我麼？我願意人們尊敬女太太……我們應該做法國的騎士，我的老天！祝太太康』

健！』

蒲爾，兩眼盯在他的啤酒上，保持着侷促的微笑。其他的兩位軍官，覺得這樣碰杯不大妥當，早就想溜走了。好在店內是空的。只有吃年金的小富翁們，圍在他們的桌邊，玩着他們下午的骨牌，他們聽到每一句咒罵，便轉過頭來，看見這樣多的人在那邊，感到討厭並準備威脅美拉妮，若軍隊裏的人要來侵擾他們，他們就會轉到車站咖啡館去。佛洛沁只在星期六洗桌，整羣的蒼蠅被桌上的齷齪引來，在他們的四周嗡嗡飛舞。靠在櫃台上，小侍女重新讀她的一本小說。

『怎麼！你不同太太碰杯麼？』少校粗暴地對蒲爾說，『你至少要客氣些！』

杜養與莫浪多要重新立起時，他又喊道：

『我的上帝！你們等着吧，我們一起走……就是這畜生，他從來不知道怎樣做人。』

兩個軍官站着，覺得少校的突然發怒，有點奇怪。美拉妮把手放在兩個男子的胳膊上，想以慇懃女子的微笑，勸解他們。但是賴基特並不平息。

『不，請您放開我……爲什麼他不碰杯？我不讓您被侮辱，您知道麼……總之，我已夠受了，我再不願意看見這豬羶如此無禮！』

蒲爾在這辱罵之下，臉色變得很蒼白，他立起來並對莫浪多說：

『他究竟怎麼樣？他喊我來，與我吵架……他醉了吧？』

『混帳！混帳極了！』少校喊着大罵。

他也立了起來，兩腿站着發抖，他即很快的給上尉一個耳光。美拉妮只有低下頭去的時間，不然，她的耳邊也會受到半個巴掌。這是可怕的喧噪。佛洛沁在她的櫃台上發出叫聲，好像人家已打了她似的。吃年金的小富翁們驚駭得躲避到他們的桌後，以爲這一切軍人就會抽出他們的軍刀來撕殺了。然而杜賽與莫浪多握住上尉的手臂，阻止他去扼少校的咽喉；他們慢慢把他領到門口。在外邊，他們逐漸平息他的怒氣，把一切錯處都推到賴基特身上。團長一定會替他裁判，因爲他們晚上就將以證人的資格，向他報告這個事件。待他們要蒲爾走遠之後，他們立刻回到咖啡館裏，他們見賴基特很興奮的留着，

眼淚包在眼皮之下，裝着極端安靜的樣子，喝完他的啤酒。

『您怎麼啦，主任！』連長對他說。『這是很不好的……上尉沒有您那麼高的階級，您知道人家不會允許他同您決鬥。』

『哦！我們再看看吧，』少校回答。

『但是，他對您做了什麼？他簡直沒有對您說話……兩個老朋友，這也太荒唐了！』
少校只做出茫然的手勢。

『還有什麼說的；我很討厭他！』

除了這個回答之外，他不再說什麼。因此人家也得不到更多的消息。謠言却是很大。總之，整個部隊的意見是美拉妮，因上尉遺棄她而懷着瘋狂似的暗恨，等到少校跌入她的掌握之後，她一定對他敘述很多醜惡的故事，有意要賴基特打他的耳光。誰會相信這傢伙，一向那樣詛咒女人，居然會做這樣的事情？現在是他落在她的網裏了！不論輿論怎樣反對美拉妮，這突然的大事使她特別出名，使她同時成爲恐懼與追求的對象，店裏由

此做了很盛旺的生意。

第二天，團長把賴基特與蒲爾召來。他很嚴厲的訓斥他們，責他們不應該在不正當的地方，污辱軍隊的名譽。他既然不能准許他們去決鬥，他們打算怎麼解決呢？這是從前夕以來最使團部興奮的問題。因為打了耳光的緣故，道歉似乎是不能接受的；然而，賴基特拖着他的壞腿，既然站都站不穩，人們就想到，只要團長主張，和解或者還是可能的。

『好吧，』團長再說，『你們將認我爲仲裁麼？』

『對不起，我的團長，』軍需主任截斷他的說話。『我來向您提出我的辭職……請看，這就是我的辭職書。這把一切都解決了。請您決定決鬥的日期。』

蒲爾以驚異的目光凝視他。團長這一邊以爲應該提出幾點注意。

『您所採取的決定是很嚴重的，我的老朋友……您只要兩年就可以達到退休了

……』

但是賴基特還是截斷他的說話，並以粗魯的語調說：

「這只是我個人的事情。」

「哦！當然是這樣……那末，我把您的辭職書遞上去，等到上峯批准的時候，我再來決定決鬥的日期吧。」

這結局使整個團部都驚呆了。這發瘋的軍需主任，肚裏藏着什麼怨恨，竟願意與他的夥伴，蒲爾，割斷自己的喉頭？人們又說到美拉妮與她美的身體；現在一切都想他們受着以下這觀念的激動：能使這樣硬的老皮囊發瘋，她一定是妙不可言的。連長莫浪多遇見賴基特，並不掩飾他的憂慮。如果他不被殺死，他將怎樣生活？因為他沒有資產，以他軍官十字勳章的獎金與他因辭職而減少一半的退休薪水，恐怕剛夠吃麵包也很困難吧；莫浪多說話時，他轉動他的大眼，固定地注視空間，始終保持着他狹小腦殼的無言的固執。隨後，待另一個問到他對蒲爾的憎恨時，他以同樣的茫然手勢，重述他的同樣話語：

「還有什麼說的，我很討厭他！」

每天上午，在公共食堂，在軍官的寄宿舍裏，第一句話總是：『那末！這辭職已被批准了麼？』大家等待着決鬥，尤其是討論可能的結果。大多數人都相信賴基特於三秒鐘之內就會被戳穿，因為像他這麼大的年紀又拖着一隻半殘廢的，幾乎不能站住的腳腿，竟想同人決鬥，這實在是太荒唐了。然而有少數的幾個人却搖着頭，不以為然。真的，賴基特從來不是一個聰明的特異人物；二十年來，人們甚至時常以他的蠢笨為引證；可是從前在部隊裏，他是以前一個射擊手著名的；他很小就從行伍出身，他不怕危險的血性男子的勇敢，獲得他的少校肩章。反之，蒲爾是一個平庸的射擊手，人們都視他是胆小鬼。總之，究竟如何，要看最後的結果。騷動的空氣更加大了，因為這魔鬼似的辭職很久留在路上，沒有下文。

最不安最煩擾的當然是軍需主任。八天過去了，總審核要在天後天開始。什麼都沒有來。他只怕打了老朋友的耳光，辭了職，好像只為開玩笑似的，不能延緩醜事的爆發。如果他被殺了，他不會看見這討厭的案件，也就算了；如果他殺了蒲爾——他是這麼打



算的——人們就立刻把這醜事壓住了；因而挽救了軍隊的光榮，而蒲爾的孩子也可進入聖西爾軍校。我的上帝！陸軍部的書記們也應該快一些辦事呀！賴基特急得不能留在他的坐位上；人們看他在郵局門前徘徊，窺伺郵工，詢問團長那裏的傳令兵，想知道批准辭職的公文是否已經下來。他不再睡覺了，他此後不再顧到別人的議論了，他靠在他的手杖上，醜惡地跛着足走路。

總審核的前夕，他再到團長那裏去一次，當他看見數步之外，蒲爾老太太領着查理上學校去的時候，他吃驚地留着，心裏感到極度的不安。他沒有再見她，她這一邊，也幽閉在家裏，不與外人接觸。他無力地站在一邊，將整個的人行道讓給他們。彼此都沒有打招呼，這使孩子舉起驚異的大眼睛。蒲爾老太太，態度冷淡，身材高大，毫無震顫的擦着主任的衣襟過去。待她走過之後，以溫柔的迷亂態度，看着她離遠。

『我的老天！我簡直不是人！』他忍住他的眼淚咕嚕道。

等到他走進團長的寓所，一個上尉在那邊對他說：

『噯！好了，公文已經到了。』

『啊！』他喃喃嘆氣，臉色很蒼白。

他的腦裏重新見到老婦人手裏牽着她的孫兒，以她極度嚴肅的態度，向前走去。上帝應該知道！他八天以前，那麼熱烈地禱祝公文早些到來，現在這廢紙竟使他如此不安，他的臟腑簡直要被燃燒了！

決鬥於第二天上午舉行，地點是軍營後院一堵小牆的後面。空氣很清新，明朗的太陽照着。人們差不多要擡着賴基特走。他的一個證人給他胳膊，至於他的另一隻手，則靠在他的手杖上。對方的蒲爾，面孔臃腫，似乎敷着一層壞的黃油，態度很疲乏，好像經過一夜的狂歡，現在要立着睡覺似的。不交換一句話，大家都想快一點結束。

是杜賽上尉，其中的一個證人分發武器，指揮戰鬥。他退後並說：

『開始吧，先生們！』

蒲爾立刻攻擊，他想試探賴基特的意思，想知道他的期望究竟是什麼。十天以來，這

事件對他簡直是一種荒唐的惡夢，他不明白究竟是爲着何事。他也疑心到對方的用意；可是他立刻戰慄的避開它，因爲這不是好玩的事情，是有死在等待着；他不相信一個朋友，爲調整一點小事，會向他玩這樣危險的把戲。好在賴基特的廢腿，讓他有點把握。他只要刺在他的肩上，一切都可以說明了。

在兩分鐘之內，利劍以鋼鐵的微聲摩擦着。接着，上尉想抽一下來劈他。可是軍需主任重新獲得從前的手腕，卽作一種可怕的隔避；假如他反攻，上尉一定會好幾處被刺傷的。蒲爾立刻後退，臉色青白，覺得已在對方的控制之下，這次可說是有意讓了他。他最後了解了，這的確是死刑的執行。

然而賴基特堅決地站在他的病腿上，簡直像石頭一樣的等着。兩個敵手互相注視。在蒲爾昏亂的眼睛裏，顯出一種哀求，一種請求寬恕的祈禱；他知道他爲什麼去死，像一個孩子一樣，他發誓此後不敢再來了。但是賴基特的眼睛毫不妥協，發出嚴厲的兇光，這是榮譽在說話，他遏住真實友誼的柔弱。

『我們結束了吧！』他在牙齒間喃喃說。

這次是他攻擊了。立刻有閃電一般的亮光。他的劍自右而左，閃爍輝耀，並突然抽回，筆直而可怕的戳入上尉的胸膛，後者像木頭一樣，連一聲都不發地倒在地下。

賴基特一面注視着蒲爾這隻豬獾，大腹朝天，仰臥在地上，一面把手裏的劍放棄了。他憤怒並混着些微的感動，重述道：

『混帳！實在混帳！上帝應該懲罰他！』

人們把他帶走了。他的兩腿已經不行，他的證人們，要在左右扶着他，因為他已不能再用手杖了。

兩個月以後，前軍需主任賴基特，在服宋偏僻小巷的太陽之下，拖着他的壞腿走路，他重新面對面的同蒲爾老太太和小查理相遇。兩個都穿着喪服。他要想避開他們，可是他走得慢，他們不放慢或加快脚步，一直向着他的身邊走來。查理仍像女孩子一般，有着驚恐的溫柔臉孔。蒲爾老太太保持着她的嚴肅態度，似乎比以前更冷酷更衰瘦了。待賴

基特轉入車門的一角把整個街道讓給他們的時，她突然停止在他的面前並伸出手來。他猶疑，他終於拿起它並握緊它，但是他那麼顫抖，竟搖動了老婦人的手臂。一會兒的沉默與目光的交換。

「查理，」祖母終於說，「把手伸給少校。」

孩子服從，畢竟不懂是什麼意思。少校的臉色變得很蒼白。他只敢輕觸孩子的纖細手指。接着，知道自己應該說點什麼，他只找到以下的一句話：

「您還是打算把他送入聖西爾軍校麼？」

「無疑的，待他有了年紀的時候，」蒲爾老太太回答。

下一星期，查理被傷寒症奪去了生命。一天晚上，他的祖母，爲着使他更有好戰的精神，給他重唸復仇號的故事；當夜他就被昏迷的高熱所襲，死於極度的害怕中。

人
們
是
怎
樣
死
的

萬德葉伯爵已五十五歲了。他屬於法國最著名的家族之一，他有很大的資產。他與政府賭氣，他盡他的所能，從事於各種事業，他給重要的雜誌寫文章，這些雜誌，使他進入道德與政治學院做會員，他經營商業，他連續熱心於農業，牧畜與美術。有一時期，他甚至做過議員，他以反對政府的激烈而出名。

伯爵夫人瑪替德已四十六歲了。她還被視爲巴黎最可欽慕的金髮美婦之一。年紀好像使她的皮膚更加白嫩了。她從前還比較瘦些。現在，到了成熟的時期，她的兩肩圓得像毛絨絨的菓子一樣，她現在可說是最漂亮了。當她以美麗的金髮，緞也似的白頸，進入一個客廳的時候，她簡直像一個剛起山的太陽；連二十歲的少女都羨慕她。

伯爵與夫人的一家是人們不加任何批評的家庭之一。他們依照他們那一階級所

常有的習慣結婚。人們甚至說，他們好好地過了六年的同居生活。就在這時期，他們有了一個兒子羅傑士，現在任陸軍中尉，一個女兒白蘭舒，剛於去年嫁給國務院科員蒲薩克先生爲妻。他們以孩子們爲彼此關係的中介。從他們決裂之後的許多年以來，他們以自私爲根據，仍表面裝着是恩愛的夫妻。他們在客人之前，互相談話，彼此不露半點破綻，客人走了之後，他們則各自關閉在自己的房間，任意接待他們的密友。

一夜，瑪替德於早晨二時左右，纔從舞場回來。她的侍女替她脫好衣服，準備退出房外的時候，輕輕對她說：

『伯爵先生今晚有些不舒服。』

半睡的伯爵夫人懶洋洋的掉轉頭來，含糊地回答一聲：

『噢！』

她伸直身體並加上一句：

『明天六點鐘喊醒我，我等製帽的女工到這裏來。』

第二天早餐時，看見伯爵沒有下來吃飯，伯爵夫人就首先詢問他的消息；然後決定上樓去看他。她見他臉色很蒼白，衣着很整齊的躺在他的床上。三個醫生來了，以很低的聲音說話，並留下幾張藥方；他們說晚上再來。病人由兩個男僕在侍候，他們一言不發，莊重地在走動，竭力壓住他們後跟踏在地氈上的聲音。房間非常寂靜，好像假寐於寒冷的嚴肅之下；沒有一件散亂的衣衫，沒有一個傢具被移動。這是清潔而適宜的病房，等着人們來訪問的，合於禮節的病房。

『我的朋友，您難過麼？』伯爵夫人進房時問他。

伯爵竭力裝出微笑。

『哦！不過有點疲倦罷了，』他回答。『我只需要休息……感謝您的走動。』

兩日過去了。房間還依然整齊；每樣東西都在它的位置上，藥水拿去了，不讓傢具留下半點污跡。剃光鬚子的僕人面孔，甚至沒有半點煩惱的表情。然而伯爵却說他已有死的危險；他要求醫生說真話，他毫不呻吟地讓他們醫治。他這麼閉着眼睛，或固定地向前

凝視，好像他在靜寂中反省似的。

在交際場上，伯爵夫人說他的丈夫患病。她沒有改變她的生活，她於規定的時間，吃飯，睡覺與散步。每天早晨與晚上，她親自來問伯爵的情況。

『怎樣？您比較好些麼？我的朋友！』

『是的，好多了，我謝謝您，我親愛的瑪替德。』

『如果您願意，我可以留在您的身邊。』

『不，不必。朱理安與法朗梭亞儘夠了……又何必煩勞您。』

他們中間是互相了解的，他們是分開地活着，並要分開地死去。伯爵有這自私者的苦中尋樂，情願一個人死去，不高興他的床邊有苦痛劇情的厭煩。他盡量替他自己與伯爵夫人減縮最後聚首的不快。他的唯一願望是以上流人的態度好好死去，既不煩擾人，亦不使人生厭。

然而，一夜，他幾乎只有奄奄一息了，他說他過不了這一夜。當伯爵夫人上來作她習

慣的訪問時，他即裝出最後的微笑對她說：

『請您不出去……我覺得很不舒服。』

他想使她避免交際場中的議論。而她這一方面，也等着這一通知。她即安頓在房裏。醫生們不再離開垂危的病人。兩個僕人也以靜默的同樣熱心，完成他們的服務。兩個孩子羅傑士與白蘭舒已被找來，他們留在床前，他們母親的身邊。別的親友則在隣室。夜就這樣在嚴重的期待中過去。早晨，最後的教禮行過了，伯爵在大家面前領受聖體，給宗教以最後的支援。儀式完成了，他可以死了。

但是他並不着急，他好像重新找到力量，使他可以避免痙攣與喧擾的死亡。他的氣息，在寬大而莊重的房間，只發出破裂鐘擺似的嚮聲。這是一個受過高等教育者的離去人間。待他吻過他的夫人與兒女之後，他以手勢推拒他們。他重新在牆的那一邊躺下，悄悄的一個人嚥了氣。

其中的一個醫生於是俯下身去，閉了他的眼睛。然後輕輕說：

『他已完了。』

嘆息與眼淚衝破寂靜。伯爵夫人，羅傑士與白蘭舒一起跪下。他們隱在他們合着的手中痛哭；人們看不見他們的臉孔。然後，兩個孩子引走他們的母親，後者在門口想顯示她的失望，在最後的嗚咽中，搖動她的身軀。從此以後，死人已屬於喪禮的擺佈了。

醫生們屈着背，裝起憂愁的面孔回去了。人們請教區的一個教士來看護屍體。兩個男僕與這神父留着，筆直而合式的坐在椅子上；這是早在他們意料之中的服務的結束。其中的一個看見一個羹匙遺落在傢具上；他立起來，並很快的把它們溜入衣袋中，使房裏的整潔不被擾亂。

人們聽見下面大客廳中的鐵鎚聲音：這是許多裝飾匠在移動房間的傢具，把它改成祭堂。全日都被用香料殮屍的工作所佔；所有門都關着，只有殮屍者與他的助手們在房內。第二天，當人們把伯爵移下去，臥在祭堂之後，他已穿上壽衣，顯出青年的鮮豔。

出殯的上午，從九時起，公館即充滿喃喃的人聲。兒子與女婿，在樓下的一個客廳中

接待弔喪的人們；他們鞠躬，他們保持着憂愁之人的靜默禮節。一切著名的人物、貴族、軍人與官吏，都在那裏；甚至還有參議員與學院的會員。

到十點鐘，出殯的儀仗終於出發到教堂去。柩車是第一等的車輛，豎着羽毛，覆着銀色流蘇的呢幕。棺罩的四根繩帶，由一個法國的元帥，一個死者的老友公爵，一個卸職的部長，一個學院的會員牽住。羅傑士與蒲薩克先生則領導家屬。後面跟着送殯的隊伍，戴着黑手套與黑領結的重要人物，在塵埃中呼吸，以散亂羊羣似的鈍重踐踏，在寬大的街道上行走。

看熱鬧的人們都到窗口；許多羣衆列隊似的擠在人行道上，他們脫帽，他們搖頭，他們看凱旋的喪車過去。街上的交通被無窮盡的，幾乎都是空的送殯車輛截斷；公共大馬車，出租小馬車，堆積在十字街口；人們聽見車夫的咒罵聲與馬鞭的抽擊聲。在這個時候，萬德葉伯爵夫人則留在家中，幽閉在她自己的房間裏，說是悲傷的眼淚使她病倒了。躺在長的安樂椅中，兩手玩着她腰帶的結子，她冥想，彷彿心頭減輕重負似的在注視天花

板。

在教堂中，儀式幾乎持續了兩小時左右。全體教士都在忙亂；從早晨起，只見穿着白衣的慌張教士們在奔跑，他們發命令，向着額上揩汗並以重的響聲醒鼻涕。在張掛黑幕的教堂中部，一個追思臺在發光。最後，送殯的人羣排好位置，女人在左，男子在右；大的風琴演奏悲調，唱聖歌者發出呻吟的歌聲，歌童們的尖音，無異哀泣的嗚咽；火炬架上燃着高的綠火，使喪禮的景象更增一層悲慘。

『這不是福爾應該唱了麼？』一個議員問他的隣座。

『我以為是的，』這位隣座的先生，一個從前做過道尹的人回答他，並遠遠向着太太們微笑。

等到歌者的聲音，在顫動的教堂中部逐漸高起來的時候，他又搖動欣賞的頭，並輕輕說道：

『嗯！多麼好的音調！多麼响亮的嗓子！』

整個會場都受感動了。唇間露出模糊微笑的女子們，因此想到她們在歌劇院的晚會。這福爾確實有才能！死者的一個朋友甚至說：

『從來，他沒有唱得這麼好！這可憐的萬德葉，他那樣愛聽他的歌聲，今日竟不能聽見他，這是多麼可惜呀！』

穿着黑色法衣的唱聖歌者，在追思臺的周圍行走。二十左右的教士行着複雜的儀式，他們禮拜，他們重述拉丁文的句子，他們搖動聖水刷子。最後，參加儀式的人們也排列在靈柩之前，聖水刷子挨輪地在傳遞。同家屬握過手之後，大家都出來。外面，眩耀的日光使出來的人羣眼睛發黑。

這是六月的晴朗之日。在熱的空氣中，輕微的細絲在飛舞。教堂之前的小廣場發生了擁擠的衝撞。送殯的隊伍費了很久的時間，纔重新組織起來。不願走得更遠的人們悄悄的回去了。兩百公尺之外，在街道的盡端，人們已看見柩車的羽毛在擺動並消失了，可是廣場中還充滿車輛。人們聽見關閉車門的響聲與馬在石街上行走的答答聲。然而車

夫們等着排列成行，大隊的人馬都向墳場前進。

在車中，大家就比較隨便了，人們簡直可以相信自己在春光明媚的巴黎街道上，坐着馬車到郊外森林去遊玩。看不見柩車之後，人們就很快的忘掉送葬，談話開始了，女子們說到夏季的消遣，一般男人只談他們的事務。

『請問，我親愛的，您今年還到第埃普避暑麼？』

『是的，或者再去。不過，這至早要待八月纔動身。……我們將於星期六到我們羅亞爾河的領地上去。』

『當時，我親愛的，他襲到了那封信，他們兩個就相打，哦！還不怎麼凶狠，只有小小的輕傷。……夜間，我同他在俱樂部裏用餐，他甚至替我贏了五百法郎。』

『不是麼？股東會議是下午開吧。……人們想舉我做董事。我這麼忙，我不知道我是否能担任。』

一霎時之後，送殯的隊伍已循着林蔭大道前進。陰涼的黑影從兩旁的樹葉下來，快

活的陽光似乎在碧綠的樹叢上歌唱。突然，一個輕率的貴婦人，俯向車門，發出：

『看這裏多麼可愛！』

儀仗恰於此時進入蒙柏那斯公墓。說話的聲音停止了，人們只聽見車輪擦在沙路上的軋軋聲。必須一直走去，萬德葉家族的墳地是在左邊的盡頭：這是一個大的墳墓，像小神殿似的，上面裝飾着很多雕刻。人們把棺木放在這小神殿的門前，於是演說開始了。演說者共有四人。卸任部長敘述死者的政治生活，他說死者是一個謙遜的天才，假如他不輕視陰謀，他一定會拯救法國。其次是一個朋友說到大家都哀悼的這位死者的私德。再其次是一個無名的先生代表某一實業團體說話，因為萬德葉伯爵是這一團體的名譽會長。最後是面色灰白的一個小個子，替道德與政治學院，表示哀悼。

在這時候，送殯的人們在注意隣近的墳墓，他們讀着大理石表面的碑銘。伸着耳朵的那些人僅僅聽到斷續的字句。閉緊嘴唇的一個頭子襲得：『……心的優點，慷慨本性的善良偉大……』這一段話時，搖搖下頷並輕輕說：

『哦！是的！我很認識他，這不過是死了一隻狗罷了！』

最後的告別禮行過了。等到教士們在棺木上洒過聖水，替死者的遺體祝福之後，大家都走了，留在這偏僻一角的，只有降下棺木的掩埋者。繩索發出鈍重的摩擦聲，棺木像要破裂似的軋軋響動。萬德葉伯爵先生已到他的安息所了。

伯爵夫人依然躺在長的安樂椅上，一動也沒有動過。她還在玩弄她腰帶的結子，兩眼注視天花板，沉醉於她的冥想中，這冥想漸漸讓她的兩頰泛起一片紅暈。

二

蓋拉爾太太是寡婦。她於八年前喪失了的丈夫是一個行政官。她屬於上層的資產階級，她的家產總在兩百萬以上。她有三個孩子，三個都是兒子，父親死的時候，他們每人繼承到五十萬法郎。但是這些兒子，在這嚴厲、冷酷與不自然的家庭中，像野種似的生長起來，各人都有不知來自何處的嗜好與怪癖。數年之內，他們把所分得的五十萬法郎都

化光了。長子查理，熱心於機械學，瘋狂似的把他的金錢消耗在奇異的發明上。次子喬治，則讓女子們吞沒他的財產。第三子摩里斯與一個朋友合作建造一所大戲院，終於被這位朋友所騙，弄到傾家蕩產。今日，這三個兒子的生活都由母親負擔，她很願意供給他們的食宿，可是很謹慎的保藏錢櫃與衣櫥的鑰匙。

這一家人都住在馬雷區、都倫路的一個大公寓中。蓋拉爾太太已有六十八歲了。年紀大了，特殊的怪癖也來了。她硬要她的家中有修道院也似的寂靜與清潔。她是慳吝的，他計算糖塊，她親自塞緊未喝完的酒瓶的塞子，她隨家務的需要分發桌布手巾與食具。她的兒子們當然是很愛她的，雖然他們已有三十歲以上的年紀並時常做出胡鬧的行為，她對他們還保持着絕對的權威。可是她一個人處在這三個大魔鬼中間，她確乎有難言的憂慮，她時常懼怕他們索取金錢，而她自己又不知道怎樣拒絕他們。所以她有意把她的現款，換成地產：她在巴黎有三幢房子，在汶森附近有很多地皮。這些產業給她以極大的不方便；不過，她很安心，她由此每次可以不把大的數目，付給她的兒子們。

然而查理，喬治與摩里斯總盡他們的所能，剝削他們的母親。他們駐在那邊，爭奪食物，彼此埋怨沒法滿足他們的口腹。母親的死一定會讓他們重新致富；他們知道這個，這托詞就足以使他們一事不做的等着。雖然他們從來不說，他們日夕的顧慮總是打算他們將來怎樣分產；假如彼此不能同意，必須先行拍賣，這時常是頂不合算的辦法。他們毫無惡意的想到這些事情，這不過是一切都須早有打算的想法罷了。他們是快活的好孩子，他們的品行也在中等以上；像一切人一樣，他們也祝他們的母親活到最大可能的年紀。她並不妨礙他們。他們只是等着罷了。

一夜，離開飯桌的時候，蓋拉爾太太突然感到不舒服。他的兒子們強迫他臥床，她向他們保證她已好些了，她不過有些頭痛罷了，他們只好離開，只讓她與侍女留在房裏。但是第二天，老太太的情況已經惡化了，不放心的家庭醫生要求別的醫生來診斷。蓋拉爾太太的病勢已很危險。於是一個悲劇，在以後的八天之內，表演於垂死者的床前。

當她覺得被病魔釘鎖在自己房間之際，她的第一個顧慮就是要人把所有的鑰匙

都集中在她自己的手裏，她把它們藏在自己的枕頭下面。她還想從她的床上，指揮一切，保護她的衣櫥食櫃，使它們不致遭受浪費。鬥爭發生於她的內心，懷疑侵擾着她的精神。她只在長久的猶豫之後，纔下決心。她的三個兒子都在那裏，她以茫然的眼睛研究他們，她等待好的靈感。

一日，她對喬治有了信任。她以手勢命他走近床前，她輕輕對他說：

『看，這是食櫥的鑰匙，你去拿糖……你要好好關閉它，你把鑰匙拿還給我。』

另一日，她又懷疑喬治，待他走動的時候，她即以目光跟隨他，好像她怕喬治把壁爐上的裝飾品會溜入他的衣袋似的。他喊查理，把鑰匙交託他並喃喃說：

『侍女同你一道去。你看着她拿被單，你親自把衣櫃重新關上。』

到了臨終，不再能監督家中的消費，這就是她的最大苦痛。她想起她孩子們的狂妄，她知道他們是懶惰者，無度的浪費者，頭腦昏亂，手頭甚闊的敗家子。從很久以來，她已不再看重他們，他們沒有實現她的一個期望，他們損傷她節儉與嚴格治家的習慣。只有慈

愛的情感還在維持她，使她寬恕他們。在她悲哀之眼的深處，人們可以看見她在懇求他們等她辭世之後，再去拿空她的抽屜，分掉她的財產。這分產，在她面前舉行的分產，對她瀕死者的吝嗇，的確是十分難堪的苦刑。

然而查理，喬治與摩里斯的態度還是很好的。他們表面很和合，務使他們的每一個人，都時常留在他們母親的身邊。他們的仔細看護中，似乎含有誠實的孝思。可是他們必然帶來外面的不關心，他們滿身是吸過的雪茄烟的氣味，他們注意城裏所流播的消息。病者的私心，在這最後的時刻，因不能再為她的孩子們服務而受苦。再則，當她逐漸衰弱下去的時候，她的不信任，又使她與三個青年之間，更增一層隔閡。即使他們不想到他們要去繼承的財產，她也以直至最後一息還不輕易放鬆的樣式，要他們對這財產，轉着念頭。她以那樣尖銳的態度，那樣明顯的恐懼凝視他們，以致他們只好掉轉頭來。於是她以為他們是在窺伺她的彌留；其實，他們也的確想到這點，由於她目光的默然詢問，他們不知不覺的回到這個念頭。這是她自己連續不斷要他們生起貪心。當他突然看見一個兒子

面色蒼白在冥想什麼的時候，她即對他說：

『到我的身邊來……你在想些什麼？』

『沒有想什麼，母親。』

可是他已吃了一驚。她慢慢搖着頭，她加上說：

『我的確使你們掛心，我的孩子們。去吧，不要煩惱了，我不久就會不在這裏了。』

他們圍繞她，他們對她發誓，他們很愛她，他們將拯救她，使她恢復健康。她以固執的姿態，答以『不』字；她格外增加她的不信任。這是一種可怖的，摻着金錢之毒的臨終。

病已持續了三個星期。已經過了五次診斷，人們把醫學界最著名的人物都請來看過了。房內的侍女幫着兒子們侍候太太；雖然很小心，房間已經有些凌亂了。一切希望都消失了，醫生報告病人隨時會死去。

一天上午，她的兒子們，以為她已睡去了，即在窗邊談起他們所遭遇的困難。現在已七月十五了，她一向是自己去收她房子的租金的，他們很為難，不知怎樣纔可收回這筆

款子。門房已來請示過辦法了。在她所處的衰弱狀態中，他們不能與她說到俗務。一旦有了不幸，他們還需要租金來彌補有些私人的費用。

『我的天！』查理輕聲說，『如果你們願意，讓我到房客們那裏去……他們將懂得我們的情形，他們一定會照付的。』

然而喬治與摩里斯似乎不大同意這個方法。他們也成爲不信任別人了。

『我們可以跟你去，』第一個說。『我們三個人都需要錢用。』

『那末，我把收來的錢交給你們……你們大概不會相信我會捲款潛逃吧！』

『不，但是頂好還是我們一起去。這比較合規一些。』

他們互相注視，他們的眼中已顯露分產的憤怒與怨恨。繼承之門開了，各人都想得到最大的一份。查理突然高聲地發出他兄弟們放在心中默想的意見：

『請聽我說，我們還是賣了，比較好些……假如我們今日就已互相爭吵，明日我們簡直會互相吞噬呢！』

但是一種喘氣要他們立刻掉轉頭去。他們的母親已坐起來，臉色雪白，怒目直視，身體爲某種戰慄所震撼。她聽見了，她伸出她的瘦小手臂，她以可怖的聲音叫道：

『我的孩子們……我的孩子們……』

一種劇烈的痙攣，使她重新倒在枕頭上，她就死在她兒子們要盜竊她財產的可怖的念頭中。

受到驚怖的三個人都在床前跪下。他們吻着死者的手，他們嗚咽，隨着閉了她的眼睛。在這時候，他們幼年的回憶又回到他們的腦裏，他們現在只是失去母親的孤兒了。但是這可怕的死，像悔恨似的留在他們的心頭。

死者的化裝由侍女料理。派人請來一個修道女來監護屍體。這時三個兒子都在外面奔走；他們去警察局報告死亡，到印刷所訂印訃聞，與殯儀館商洽喪禮。晚上，他們彼此輸流地陪着修道女守夜。在拉緊窗幕的房間，死者則頭頸殭直，兩手交叉地仰臥在床裏，胸前放着一個銀的耶穌羅難的十字架。在死者之旁，燃着一根臘燭。一根黃楊樹枝浸在

充滿聖水的瓶岸。守夜完成於早晨的寒氣中。修道女要求熱的牛乳，因為她已感到不舒服了。

出殯之前的一點鐘，樓梯充滿弔客。車輛進出的大門，張着銀色流蘇的黑呢。棺木就是放在那裏，好像安置在一個狹小的神殿深處一樣，四面繞着臘燭，蓋上花圈與花球。每個進去的人都在靈柩腳下的聖水瓶中拿去刷子，向着身上洒水。十一點鐘光景，喪事的儀仗起程了。死者的兒子們領着送殯的隊伍。在他們背後，人們認出若干官吏，幾個實業家，整個嚴肅與重要的資產階級，以緩慢的步伐前進，目光斜向停在人行道上觀望的好奇者。在隊伍的盡端，有十二輛送葬的車子。人們計算它們，全區的人都很注意這件事。

然而參禮的人們都憐惜喬治與摩里斯，他們穿的是黑衣服，戴的是黑手套，他們低着頭，露出哭喪的面孔，跟在靈柩後面行走。其實，他們只有一個目的，就是以很適當的樣式，埋葬他們的母親。柩車是三等的，據人們計算，大概要化數千法郎。一個老年的公證人帶着狡猾的微笑說：

「如果蓋拉爾太太自己來料理她的喪儀，她將節省六輛車子。」

在教堂中，門口掛着孝幕，大風琴在演奏，大赦祭由教區的神甫舉行。當參禮者列在棺前時，他們看見三個兒子排在教堂中部的入口，他們站在那邊，與不能送至墳場的人們握手。於十分鐘之內，他們伸着右臂，咬緊嘴唇，噤住眼淚，連續與認識或不認識的辭別者行禮。待教堂走空，他們重新慢慢跟在柩車後面行走之際，他們纔感到如卸重負的安慰。

蓋拉爾家族的墳穴是在柏爾·賴雪士公墓。很多人留着步行，別的人則坐上送殯的車輛。行列經過巴斯底廣場，循着羅甲德路前進。過路者舉目脫帽。這是富人的送殯，這人口稠密一區的工人們，口裏吃着夾香腸的麵包，看着他們的隊伍過去。

進了公墓之後，葬儀的行列，轉向左面，並立刻到了墳前，這是一個小小的建築物，峨特式小神殿的正額上刻着「蓋拉爾家族」這幾個黑字。雕有花紋的鉄門大開着，讓人看見燃着臘燭的祭桌。在這墳墓的四周，同樣格式的建築物成行的排列着，構成許多街

道；人們或者會說這是傢具商店的門面，內中井井有條的陳列着剛才製成的衣櫥，食櫃與寫字台。送殯者很開心，他們參觀這特殊的建築物，並到隣近小徑的樹下尋找一些陰涼。一位太太遠離人羣去欣賞一株長在旁邊墳墓上的又香又美的玫瑰花。

然而棺木下穴了。一個教士誦了最後的祈禱，至於穿着藍布短衣的掩埋工人，則等在數步以外。三個兒子，兩眼盯住除去石板開着洞口的墳穴，歛歛地在痛哭；他們將來也將睡在那裏，睡在這陰涼的地下。掩埋者走近的時候，朋友們就把他們拉開了。

兩日以後，在他們母親的公證人家裏，他們咬緊牙齒，瞪着眼睛，以決心不讓一個「生丁」的敵對與激烈的態度，互相爭吵。他們的利益是等待，是不要立刻賣掉他們的產業。可是他們把真話都當面說明了：查理將以他的發明浪費一切；喬治又有女人跟着剝削他；摩里斯一定又在做瘋狂的投機生意，將把他們的資本吞蝕光了。公證人徒然要他們和好與成立調解。他們分開時，彼此威嚇，要向法院控告。

這是死者，存着她的慳吝與懼怕被盜的心理，重新復活於他們的身上。金錢要死者

中了毒之後，從死者那裏，自然只能產生憤怒。世人總是在棺木周圍打架的。

三

盧梭先生於二十歲，同一個十八歲的孤女：亞妲爾·勒曼西結了婚。當開始同居的那一夜，他們兩人僅有七十法郎的財產。他們首先在某一弄堂大門之下，販賣信紙與火漆。後來他們租到一所手掌那麼大的店舖，他們留在這裏十年，逐漸擴展他們的商業。現在他們在克里西路上，已有一月紙店，大概值五萬法郎以上。

亞妲爾的身體並不很好。她時常有點咳嗽。店舖的幽閉空氣，櫃台的缺乏動作，使她非常吃虧。他們請告過的一個醫生勸她休息，勸她於晴朗的天氣散步。可是人們要很快賺到一筆進款，以備將來可以安靜過日的時候，這勸告是難以遵從的。亞妲爾說，待他們賣掉店舖，退休到外省之後，她再來休息，再來散步，也還不算太遲。

盧梭先生有些時候，見她臉色蒼白，兩頰泛起紅暈，非常替她擔憂。不過，他忙於他的

紙店，他不能時常跟在她的背後，使她不犯疏忽的事情。有時在幾個星期之內，他空不出一分鐘來同她談康健的問題。待他聽到了她的小小乾咳，他就發氣，他就強迫她穿上毛的披肩，同她到香普·哀利賽街去散一回步。可是回家之後，她更疲倦，咳得更兇；商業的忙亂又奪去了盧梭先生的全部時間；在沒有聽到新的發作之前，她的病又被重新忘記了。在商業中總是這樣：人們患病一直到死，總沒有療治的時間。

一日，盧梭先生把醫生拉到旁邊，誠懇的問他，他的夫人是否已到危險的境地。醫生首先說這要看體質，他看見有些人比她病得還兇，可是始終沒有事兒。接着，當他迫於回答的時候，他即明說，盧梭太太所患的是肺癆病，而且已到很深的程度。聽到這不隱瞞的說話之後，丈夫的臉色立刻灰白。他愛亞姐爾，他們是甘苦與共的夫妻，爲着每日能吃白麵包，他們已共同奮鬥了很長的時期。他認她不但是一個恩愛的妻子，而且是一個非常努力，非常聰明的合作者。他若失掉她，他的愛情與商業會同時受着打擊。然而，他需要勇氣，他不能舒舒服服的哭並關閉他的店舖。所以他一點也不讓人家看見，他盡力忍耐，不

願以哭紅的眼睛去恐嚇亞姐爾。他恢復他的日常生活。一個月之後，當他想到這些悲愁的事情時，他終於相信醫生們往往是錯誤的。他的夫人並沒有病得更兇的樣子。於是他又看她慢慢衰弱，他自己因被職業分心，並不太感苦痛，他雖然等着災禍，可是希望她延緩到無限遙遠的將來。

亞姐爾有時重複說：

『啊！我們到了鄉下之後，你將看見我多麼康健……我的天！要等的只有八年了。這過得很快呢！』

盧梭先生並不以為他們能以較少的節蓄，立刻退休。首先是亞姐爾不願意如此。人們如果定下一個數目，當然應該完全達到它。

然而盧梭太太已有兩次不得不臥床了。兩次都重新起來，重新下樓坐在櫃台的後面。隣人們說：『看，那個小婦人一定不會支持很久了。』他們的確沒有說錯。恰在計算盈虧的時候，她又第三次躺下了。醫生上午來，與她談了一下，並以不經心的手簽了一張藥

方。得到通知的盧梭先生知道不幸的結局已經逼近了。可是盈虧單的事情留他在下面的店舖裏，有時幾乎連五分鐘的時間都不能離開那裏。他重新上來時，醫生還在房間；他陪醫生下樓，只在午飯以前的一霎時，纔重現於他夫人的身邊。他於隔壁小房間搭着一張帆布床，他到晚上十一點鐘，纔上床睡覺。是侍女法蘭莎在侍候病人。這法蘭莎是一個可怕的山上女子，粗脚大手，既無禮貌，又不清潔！她搖動病人，以不愉快的態度給她喂藥，她在房間總以搬動的難堪聲音掃地，她讓房間留在凌亂中；全是黏手的小藥瓶散在衣櫃上，面盆從來不洗乾淨，骯髒的抹布掛在椅背；地板上堆滿那麼多東西，人們簡直不知如何站足。可是盧梭太太並不埋怨，當她喊侍女而侍女不願答應的時候，她只以拳頭敲着牆壁。法蘭莎不但要侍候病人；她在下面還要使店舖維持整潔，要替老闆與夥計們做飯，至於要跑街買東西，要做其他意外的工作，則更不用說了。所以太太不能要她時常留在她的身邊。待她有閒的工夫，她纔可以上樓來侍候她。

然而亞姐爾即使臥在她的床上，也在關顧她的商業。她留意售賣，她每夜總問今日

的生意如何。盈虧單惹起她的擔心。她的丈夫若能上來幾分鐘，她從來不同他談到自己的病狀，她只問利益的大概數目。聽到今年很平常，比去年少一千四百法郎的進款時，她即感到很大的憂悶。熱度升得很高之際，她還在枕上記起上一星期的定貨，她用心計算，她還在管理家事。她的丈夫如果忘情留在房間，也是她命他回到樓下去。他留在那裏，並不會使她的病變好，可是下面的生意一定受到損失。她相信夥計們一定會乘機偷，眼睜睜看着人們過去，她再三催促他說：

「下去，我的朋友，我不需要什麼，我向你保證。不要忘記，辦些日記簿來，因為學校就要開學了，我們還缺少這些貨色呢。」

很久，她故意自欺，她不願知道自己的實在情況。她總是希望第二天起來，恢復她櫃台上的位置。她甚至自擬計劃：如果不久以後她能出門，他們將到聖克魯森林去好好過它一個星期日。她從來沒有這樣想看樹林的熱望。突然，一天上午，她的病重了。夜裏一個人的時候，她兩眼睜着，知道她自己將要死了。第二天直到晚上，她不說一句話，兩眼盯住

天花板，她在反省。晚上她留住她的丈夫，她安靜地說話，好像吩咐他辦貨似的。她說：

『聽我說，你明天出去找一個公證人來，這裏旁邊，聖拉撒路上就有一個。』

『爲什麼要請一個公證人？』盧梭先生喊着說，『我們還沒有到這地步，這是絕對可以担保的！』

但是她仍以安靜與理智的態度對他說：

『可能的！不過，知道我們的事情都已安排妥當，這可以讓我安心……我們是在一無所有的時候結了婚，彼此是過着夫婦共產的生活。今日我們已賺得幾個銅子了，我不願意我的家族來掠奪你的所有……我的妹妹婀娜格德並不怎麼可愛，所以我不願意把任何東西留給她。我寧可自己帶去一切。』

她固執，她硬要她的丈夫第二天去找公證人。她詳細詢問公證人情願一切預防的，手續都做到了，使她死後沒有半點爭論。當遺囑寫好，公證人走了的時候，她伸直病體並喃喃說：

『現在，我死了也很高興。……我好好地賺錢，爲的是到鄉間去，我不能說我不惋惜鄉間。但是，你，我的朋友，你可以去。……預許我，你將退隱到我們所選定的地方，你知道，就在萊蘭附近，你母親出生的村落那裏。……這會使我快樂。』

盧梭先生流着熱淚痛哭。她安慰他，給他以好的勸告。如果他一個人太苦悶了，他可以重新結婚；不過，他應該選一個年紀較大的女子，因爲少女們嫁給鰥夫，大多是爲他們的金錢。她給他指定一個他們倆都認識的女人，他若同她結婚，她一定是很高興的。

就在當夜，她已到彌留的狀態，她的臨終時刻非常可怖。她窒息，她要求空氣。法蘭莎在一張椅子上打盹。盧梭先生站在床頭，緊緊捏着垂死者的左手，無異對她說，他在那裏，他將不離開她。早晨，她突然恢復了安靜；她臉色很白，兩眼閉着，徐緩地在呼吸。她的丈夫以爲可以與法蘭莎一起下樓去開店門了。等到他再上來時，他見他的妻子臉色還是很白，僵硬的留在同樣的姿態中；不過，她的眼睛開着，她已死了。

從很久以來，盧梭先生就等着這一結局。他不哭，他只爲疲倦所苦。他重新下樓，看着

法蘭莎關上店板；他自己在一張紙上寫着：『因喪事暫停營業』數字，用四點漿糊把它貼在中間的店板上。在樓上，全上午都用在洗刷與佈置房間的工作中。法蘭莎以抹布擦洗地板，除去櫥上的藥瓶，把一枝燃着的臘燭與一杯聖水，放在死者附近；因為人們等着亞姐爾的妹妹，這婀格德有蛇樣的舌頭，侍女不願意人家責她沒有理好家務。盧梭先生派一個夥計去完成必要的手續。他自己則到教堂去，詳細同人爭論殯儀的價目。並不是因為他悲傷，人們就可以多要金錢。他很愛他的妻子，假如她還知道的話，見他與教士們及殯儀館的職員們講着價錢，一定會使她喜歡的。但是，爲着全區的議論，他願意出殯不失體面。最後，他同意了，他付一百三十法郎給教堂，六百法郎給喪事的儀仗隊。他估計，連其他的小費用都在內，他至少要化五百法郎。

當盧梭先生回家的時候，他看見他的姨妹婀格德安頓在死者附近。婀格德是一個瘦長的女子，兩眼通紅，嘴唇細薄而帶藍色。三年以來，盧梭先生夫婦與她發生了齟齬，彼此不再見面。她合於禮貌的立起來，吻了她姊夫的面頰。在死者之前，一切爭論都終止了。

上午不能哭的盧梭先生，此刻重新見到他可憐的妻子，顏色蒼白而僵硬的躺在那裏，鼻子更加乾枯緊縮，面孔那樣瘦削而變形，連他自己也幾乎認不出來，他即放聲大哭。婀娜兩眼乾燥的留着。她揀最好的「沙發」坐下，她的目光慢慢在房中旋轉，好像她在詳細計算房間的傢具。直到那時，她沒有提起利益的問題，但是可以看出她很關心，她大概在自問死者是否留有遺囑。

出殯的上午，正當大殮的時候，殯儀館的職員弄錯了，他們抬來一具太短的棺木。抬棺者只好回去換了一具來。然而柩車等在門口，整個街上都在騷動。這對盧梭先生又是一種新的苦刑。假如這樣長久的留住他的妻子在家裏，而能使他復活起來，倒也沒有什麼！最後，人們抬下可憐的盧梭太太，棺木放在下面張着黑幕的門下，共歷十分鐘光景。一百左右的送殯者等在街上，其中有附近的商人，同屋的房客，死者夫婦的朋友，幾個穿着短衣的工人。行列動身了，盧梭先生領着喪禮。

出殯的行列過去，鄰居的女人們很快的畫着十字，並低聲在說話。這就是紙店的老

闊娘吧？這個臉色那麼瘦黃的小婦人，她幾乎只有皮包骨了。唉！她到地下去，倒比較好些！然而我們這些舒舒服服，爲我們老年的安樂而工作的商人們，又怎樣呢！紙店的老闊娘，她現在已享受安樂了！鄰居的女人們覺得盧梭先生很好，因爲他一個人，臉色蒼白，赤着頭，在柩車後面行走，讓稀少的頭髮隨風飛舞。

在教堂中，教士們以四十分鐘，結束了儀式。阿格德坐在第一排，好像在計算燃着的臘燭。無疑的，她在默想她的姊夫應該少鋪張一些；因爲，如果沒有遺囑，她能繼承到一半財產的時候，她要付出殯禮的一半費用。教士們誦了最後的祈禱，聖水刷子一手一手的互相傳遞之後，人們終於出了教堂。幾乎全體人都告辭了。只讓三輛坐着女人的送殯車子先走。在柩車後面，只留下時常赤着頭的盧梭先生與三十左右不敢躲開的朋友們。柩車只覆着白色流蘇的黑呢。過路者脫帽而且很快的離開。

盧梭先生沒有家族的墳地，他只在蒙瑪特爾公墓租得五年爲期的一小塊土地，他打算以後再購永久性的讓與權，再把他的夫人掘出，葬在他永久安息的所在。

柩車停在一個小徑的盡端，人們在矮小的墳墓中間，用手抬着棺木，直到掘在軟土裏面的一個墳穴。送殯者靜默的站着。教士在牙齒中間誦過二十句左右的話語之後，也悄悄回去了。四方八面都是關着鐵柵的小花園，種着丁香花與綠樹的墳墓；白的石頭，在這些綠色之中，好像都是新的，都是令人的眼睛感到愉快的。盧梭先生看見一個紀念物，一個頂端飾着象徵瓶的小圓柱，非常感動。早晨，一個雕琢雲石的石匠，以種種的計劃來煩擾他。他想，待他購得永久的讓與權之後，他也將在夫人的墳上樹立一根頂上裝着這樣美麗花瓶的小圓柱。

然而婀格德拉開他，回到店舖之後，她終於決定與他談判遺產。她一聽到有一張遺囑存在時，她就筆直的立起來，讓門發出很重的響聲走了。她再也不到這個小店裏來了。盧梭先生有時仍爲很大的悲傷所苦；但是最使他難過，最使他頭腦昏亂，四肢不安的，是他的店舖每星期必須關閉一天。

四

正月是艱苦的。沒有工作，沒有麵包，房中又沒有火。摩利梭一家陷在極端的貧困中。老婆是洗衣婦，丈夫是泥水匠。他們住在巴底堯爾，加地納路一所又黑暗又骯髒的房子裏。他們的房間在五層樓，已經十分破爛，雨可以從天花板的隙縫裏漏進來。如果他們的小查洛，一個十歲的男孩子，不需要好的食物，就能長大成人的話，他們還是不大歎苦的。

孩子很衰弱，一點小事就可以使他患病。當他上學專心想一次，就學得很多東西的時候，回來總是要生病的。除開這點，這小蝦蟆很聰明，很可愛，他平日的談話往往超過他這樣年紀所能說的。有些日子，他的父母沒有麵包可以給他吃的時候，他們就像癡愚似的痛哭。尤其是這房子那麼不衛生，自上至下，孩子們簡直像蒼蠅似的死去，着實使他們時常擔憂。

街上在敲擊冰塊。父親還可以讓人僱用他；他以鶴嘴鋤清除水道，晚上還可以拿四

十個銅子回家。等着建築事業恢復工作，這還是不致讓人餓死的生活費。

然而有一天父親回家，看見查洛睡在床上。母親不知道他有什麼病。她曾派他到古珊爾售賣舊衣的姨母家裏去，問她是否還有較暖的衣服可以給他，因為他身上的布衣，實在是太單薄了，穿着總是發抖。他的姨母只有太大的大人外套，孩子戰慄的回來，態度惶惑，好像喝醉了酒一樣。現在他的臉色緋紅，臥在枕頭上，他說許多蠢話，他以為他在玩球，接着他又自己唱歌。

母親把一塊破布掛在窗前，塞住破碎的玻璃；在上邊，只有兩塊玻璃是完整的，青灰的天色就從這裏透入。貧困傾空了衣櫥，一切衣服與被單等都送到當店裏去了。一天晚上，他們甚至把一張桌與兩把椅子也賣了。查洛睡在硬地上；但從他病了之後，他們讓他睡到床上，而這張床也是很壞的，因為他們把臥褥裏的羊毛一握一握的拿到舊貨店裏，每次半斤賣得四五個銅子。此刻，是父親與母親睡在房間一角，連狗也不要的草墊上。

然而他們兩人都看查洛在床上跳躍。這孩子在那邊胡鬧，究竟是患什麼病？或者是

有什麼畜生咬了他？或者是人們給他喝了什麼壞的東西吧？一個隣居的女人，波納太太進來；曉得孩子的情況之後，說他患的是寒熱。她認識這種病，她的丈夫就是這樣去世的。

母親把查洛緊緊抱在兩臂間痛哭。父親像瘋子似的出去尋找醫生。他請回一個，身材很高大，態度很冷淡，他聽孩子的背部，敲他的胸口，始終不發一言。後來要波納太太到自己的房間去取回一枝鉛筆與白紙，讓他可以抄寫他的藥方。當他總是啞吧似的退出房門時，母親以喉頭被扼似的聲音問他：

『這究竟是什麼，先生？』

『腦膜炎，』他以簡短的語氣，不加解釋的回答她。然後他也問道：

『你們曾在救濟院裏登記過麼？』

『沒有，先生……今年夏天，我們還過得很好。是冬天殺害了我們。』

『可惜！可惜！』

他允許再來。波納太太借出二十個銅子，讓他們可以到藥店裏去配藥。用摩利梭的

四十個銅子，人們買來兩斤牛肉，少數煙煤與一枝臘燭。這第一夜很好的過去了。房間燒着火。好像被熱氣烘睡的病人，不再說話了。他的兩隻小手在發燒。看他留在熱病的狀態之下，沒有動靜，父母倒也安心了；第二天，當醫生以失望者的姿態，站在床前搖頭時，他們又呆住，重新爲恐怖所襲擊。

五天之內，沒有半點變化。查洛很疲勞，睡在枕頭上。房間的景象更加悲慘了，貧困的氣息吹得更兇，好像與風一起，從屋頂的隙縫和窗口進來。病後的第二晚，他們又賣了母親的最後襯衫；第三晚爲着付藥錢，又須從病人下面抽出最後的羊毛。之後，一切都沒有了，再也沒有什麼東西可賣了。

摩利梭仍在敲冰；不過，他的四十個銅子已不夠開銷。這嚴寒既然會殺死查洛，他雖然害怕冰融了，沒有工作，而內心却十分希望天氣立刻轉暖。每次出門工作時，看見雪白的街道，固然很高興，可是一想到孩子瀕死似的病在那裏，他又懇切的禱祝太陽的光線，期望春天的溫暖，融掉白雪。只要他們被登記在救濟院的簿冊上，他們即有不化錢的醫

生與藥品。母親曾到區公所去，人們回答她，要求太多了，她必須等着。然而她畢竟得到幾張麵包票；一個仁善的太太給她五個法郎。之後，貧困又重新開始了。

第五天，摩利梭拿來他最後的四十個銅子。融冰的時期來了，人們已辭謝他。於是一切都完了：火爐沒有煤可燒，麵包也沒有了，他們不再把藥方拿到藥店裏去。在充滿潮濕的房間，父親與母親面對喘氣的孩子顫抖。波納太太不再進來看望他們，因為她太動感情，這慘象實在使她苦痛。同居的人們也很快的走過他們的門前。有時母親為悲痛的感情所襲，投到床上，吻她的孩子，好像這樣能減輕他，治愈他似的。父親竟整整幾個鐘頭的呆立在窗前，揭開掛着的破布，看着冰在融解，粗滴的水從屋頂流下，使街上變黑。他想，這對查洛或者是有益的。

一天上午，醫生宣告不再來了。孩子已沒有希望了。

『就是這潮濕的天氣殺害了他，』他臨走時告訴他們。

摩利梭向天伸出他的拳頭。這樣說來，一切天氣都是有害於窮人的！結冰，很不好，融

冰更不好！假如他的老婆願意，他將燃起剩餘的煤炭，讓他們三個人一起死了，這比較來得痛快些！

然而母親又到區公所去；人們允許她，給他們送來救濟品，他們只好等着。多麼可怖的日子！淒慘的寒冷從天花板上降下；在房間的一角，屋頂漏下冰水，必須放上一個鉛桶去接滴瀝的雨點。昨晚以來，他們沒有吃過半點東西，孩子只飲了一杯女門房送來的甜藥湯。父親坐在桌前，頭放在兩手中，呆笨的留着，兩耳發着嗡嗡的響聲。每聞腳步的聲音，母親立刻奔到門口，以為是預許的救濟品來了。六點鐘敲過了，什麼都沒有來。傍晚很骯髒，簡直像臨終一樣的遲緩與淒涼。

突然，在逐漸增加的夜色中，查洛發出斷續的話語：

『媽媽……媽媽……』

母親走近去，她的臉上受到強烈的氣息。她再也聽不見什麼了；她模糊的辨出孩子，頭翻轉，頸部僵直的躺着。她發狂了，她哀求地喊道：

『拿燈來！快，拿燈來！……我的查洛，你要對我說話！』

臘燭沒有了。在驚慌中，她摩擦火柴，火柴在她的手指間被捏碎了。於是用戰慄的兩手，她探摸孩子的面部。

『唉！我的天！他已死了！……聽，摩利梭，他已死了！』

父親抬起他的頭，眼睛被黑暗蒙住，看不清任何東西。

『那末！你還要怎麼樣？他已死了！……這不是更好麼？……』

聽到母親痛哭，波納太太纔決定重新出現，手裏拿着她的油燈。當兩個女子把孩子的屍體料理妥當之後，他們纔聽見外面有人在敲門：這是救濟品送來了，十個法郎，還有許多麵包票與肉券。摩利梭以癡愚的態度發笑說，救濟院的救濟總是趕不上時間的。

多麼可憐而瘦弱的孩子屍體，簡直像羽毛一樣的輕！他只這麼小的一個，簡直可以說是被雪殺死了一隻麻雀，從街上拾來，放在他們的臥褥上！

然而重新變成很慇懃的波納太太勸慰他們，說他們在查洛身邊餓着肚皮，不會使

他復活起來。她情願替他們去領肉與麵包，並說她將替他們帶回需要的臘燭。他們就讓她去做。回來時，她擺好桌上，並拿出滾熱的香腸。餓了很久的摩利梭夫婦，在死者的身邊大吃大嚼，從陰影中，人們還瞥見孩子的瘦小面孔。火爐在發轟轟的響聲，房裏很暖和。有時母親的眼眶潤濕。大的淚珠滴在她的麵包上。假如查洛還活着，他一定很暖和一定很高興吃香腸哩！

波納太太願意盡她的全力陪着他們守夜。早晨一點鐘，摩利梭的頭靠在床脚，終於睡去了，兩個女人就起來做咖啡。另外又請一個鄰居，十八歲的女裁縫來同飲；她帶來瓶脚殘餘的燒酒，作為她出錢的一份。三個女子於是一小口一小口的啜着咖啡，並彼此低聲談話，敘述奇特死亡的故事；慢慢，她們的聲音高起來，她們的喧囂也擴大了，她們說到本屋與本區的種種新聞並提及諾勒路所犯的殺人案件。有時，母親站起來，悄悄走去看查洛是否動過。

當夜沒有到警察局去報死亡，第二天他們必須把孩子整天守在家裏。他們只有一

個房間，他們同查洛一起生活，在他旁邊吃飯與睡覺。有些時候，他們忘了他；忽然想起時，他似乎又重新死了一次。

第三天終於棺木抬來了，這棺木小得像玩具匣子一樣，只由四塊粗糙的薄板製成，由行政機關，根據赤貧的證書，免費供給。於是上路吧！人們像奔跑似的到教堂去。在查洛後面，除父親之外，有兩個在路上遇見的朋友，母親，波納太太與另一隣居，十八歲的女裁縫。這許多人都在很深的濘泥中行走。天並沒有下雨，可是霧那麼濃密，各人的衣服都被浸濕了。在教堂中，人們潦草結束了儀式。送殯的人於是又在污濕的街上奔跑。

墳場很遠，在堡壘區的郊外。他們下聖都安大街，過城門，終於走到了。這是廣大而荒涼的園地，四面繞着白牆。到處是漫草，地上爲高低不平的土阜所佔，在墳園的底面，僅有一行瘦樹，以它們的黑枝，玷污空際。

慢慢，行列在柔軟的地上前進。現在，天已下雨了；必須在大雨之下，等待一個教士決定從旁邊的小教堂中出來。查洛將去睡在公共墳穴的深處。田畝上散滿被風吹倒的十

字架，被雨腐爛的花圈，這是一個貧困與淒慘的墳場；荒涼凌亂，城內城外死於飢寒者的屍首都堆積在這污黑的地下。

已經完了。污土流了下去，查洛已在地穴的深處，父母也走了，他們不能在陷腳的潭泥中跪下。到了外面，天既然仍在下雨，摩利梭身邊還有兩個法郎，是從救濟院十個法郎中剩餘下來的數目，他便邀朋友與鄰居們到一個酒店裏，吃點東西。他們在桌邊坐下了，他們喝了兩瓶紅酒，吃了一塊勃里產的乳酪。然後那兩個朋友也輪着付了另外兩瓶的酒錢。回到巴黎時，他們都醉醺醺的很快活。

五

約翰路易·拉古爾已七十歲了。他生於枯戴伊，一個僅有一百五十人口，僻處於豹狼出沒之地的鄉村。他一生只有一次到過五十公里以外的旺日；但是去的時候，是那麼年輕，現在已想不起來了。他有三個孩子，兩個男的，安多與約瑟，一個女的，喀塞琳。女的出

嫁了；後來，丈夫死了，帶了一個十二歲的兒子，約基納，回到她父親的家裏。他們靠着十畝左右的土地爲活，這剛夠他們吃麵包與不裸體過日。他們平常喝一杯酒的時候，總是慢慢的細嘗它。

枯戴伊在一個小山谷的深處，四面都是幽閉宅，隱藏它的樹木。那裏沒有教堂，地方實在是太窮了。是高米埃鎮的教士來替他們做「彌撒」；那裏距高米埃鎮既有六七公里的路程，所以他只每半月來一次。二十座左右不結實的陋屋是沿着大路建築的。許多母雞在門前爬搔肥料。如果有外鄉人經過那裏，女子們就伸着頭看，正在陽光之下打滾的孩子們，則在受驚的鵝羣中間逃去。

約翰路易從來不生病。他的個子高大，如同橡樹一樣的結實。太陽曬乾他，炙熱並龜裂他的皮膚；他有樹木似的顏色，粗糙與安靜。老了之後，他失掉他的語言，他不再說話，覺得說話是無用的。他以拖長的固執步伐，像牛一樣的平靜力量走路。

去年，他還比他的兒子們強壯，他還把粗重的工作留給自己，他沉默地耕種田畝，田

畝彷彿認識他，見他發抖似的。可是有一天（這是兩個月以前的事）他的四肢突然像破裂了似的發響；他留在田間兩個鐘頭，簡直像打倒了的樹幹一樣。第二天，他還想再去工作；不過他的兩臂失掉力量，土地已不再服從他了。他的兒子們搖頭。他的女兒竭力想留他在屋裏。他固執，人們只好命約基納跟着他，外祖父如果跌倒，孩子還可以叫喊。

「你在那裏做什麼，懶鬼？在你這樣的年紀，我已經賺我的麵包了，」約翰路易問寸步不離，跟在他後面的孩子說。

「外祖，我看守您，」孩子回答他。

這句話使老頭子震動了一下。他不再說什麼。晚上，他睡下，從此不再起來。第二天，兒子們與女兒動身到田野去的時候，他們進來看看他們未曾聽見動靜的父親。他們見他躺在他的床上，兩眼開着，裝着反省的態度。他有那麼粗糙與焦黑的皮膚，他們竟不看出他的病色。

「怎樣？父親，還是不舒服麼？」

他只喉頭作聲，以頭表示不大好。

『那末，您不來了？我們就留您在這裏，大家一起走了。』

是的，他以手勢命他們不要等他。收穫開始了，一切人手都是必要的。如果失掉一個上午，突然的暴風雨即可能沖去了田上的麥束。約基納也跟着他的母親與舅父們出去。只有拉古爾老丈一個人留在家裏。晚上，待孩子們回來，他仍在同一位置，眼睛開着，以反省的樣子，仰臥在那裏。

『怎樣，父親，還沒有好些麼？』

不，並沒有好些。他只喉頭作聲，他搖頭。人們能替他做什麼呢？喀塞琳想出主意，想把酒和草煮些來給他喝；可是這太厲害了，幾乎殺死他。約瑟說，明天再看，於是大家又都去睡覺了。

第三天，出門收穫之前，兒子們與女兒，站在床前一霎時的確，老人是病了。他從來沒有這樣仰臥着生活。人們或者應該請一個醫生來看吧。麻煩的，是必須趕到盧日蒙，十八

公里去，十八公里回，一共是三十六公里。這就損失了整日的工夫。聽見孩子們談話，老人開始激動，好像已在發氣。他不需要醫生，這沒有什麼用處，並且還要化錢。

『您不願意麼？』安多問道。『那末，我們出去工作了？』

當然，他們應該出去工作。他們留在那邊，絕對不會使他的病狀減輕。土地比他還需要看護。三日過去了，孩子們每天上午到田上去工作，約翰路易一個人躺在床上一動也不動，如果口渴的話，他就拿手邊的水壺來喝。他像一隻老馬倦倒在某一角落一樣，頂好是讓他死在那裏。他工作了六十年，現在既沒有用處，只佔人的位置，只妨礙大家的行動，他的確是可以去了。

孩子們也沒有很大的苦痛。土地要他們忍受這些東西；他們太與土地接近了，他們並不埋怨土地奪回他們的老父。早晨一瞥，晚上一瞥，他們不能做更好的事情。如果父親還可以恢復健康，這證明他生得很結實。如果他死了，這因為死神已進他的身體；大家都說，當死神進了身體，任何方法都不能使它離開，畫十字沒有用，吃藥也沒有用。如果是一

隻母牛，或者還可以治療。

約翰路易晚上以目光向他的孩子們詢問收穫的情形。他若聽到他們計算麥束，並稱讚晴朗的天氣怎樣有利於他們的工作，快樂卽在他的眼中顯露出來。他們又說去請醫生；可是老人發怒，他們怕違反他的意思，會使他死得更快。他只命他們去請鄉警，他的一個老朋友。尼古拉老丈比他年長，因爲他到二月二日已有七十五歲了。他仍很壯健，簡直像橡樹一樣的堅實。他來了，他以莊嚴的態度，坐在約翰路易身邊。不再能講話的約翰路易只以失神的小眼注視他。尼古拉老丈也不發一言的望着他。這兩個老人，面對面地留了一小時，不說一句話，很幸福的互相凝視，他們大概想到遙遠的日子，他們少年時候的一切。就是那一夜孩子們從田野回來，看見約翰路易已經死了，僵硬的仰臥在床上，眼睛依然向着空際。

是的，老頭子已經死了，一動也不動的回去了。他一直向前吐出他的最後呼吸，由此，廣大的田野又多了一個氣息。像動物要死的情形一樣，他隱匿，他安命，他忍受，他甚至不

擾亂一個隣居，他自己料理自己的離開了這個世界。

『父親已經死了，』約瑟喊着，通知其他的人們。

於是安多，喀塞琳甚至約基納也跟着誦道：

『父親已經死了。』

這並不使他們驚奇。約基納好奇的伸着頭頸，喀塞琳抽出他的手帕，兩個兒子走着，面色褐白而嚴肅地，一言不發。他的確熬得很久，他們的老父親畢竟是堅實的！這意思安慰了孩子們，他們就以父親的堅實身體自負。

夜間，各人看守父親，直到十一點鐘，之後大家都在睡魔之前讓步了；最後是約翰路易以他彷彿在反省的嚴肅面孔，一個人躺在那邊。

天一亮，約瑟即動身到高米埃去通知那裏的教士。然而田上還有麥束待着搬回，安多與喀塞琳上午只得出去工作，讓約基納留在家中守候屍體。孩子與一動也不動的老人留着，免得厭煩，他有時離開房間，走到大路上，向着麻雀投擲石子，並看一個肩販在兩

個女隣面前展示圍巾；一想到外祖的時候，他就很快的回家，看見他的確沒有動過，他又重新出來看着兩隻狗在打架。

門既然開着，許多母雞走進去，慢慢散步，並以嘴在硬的地上搜索。一隻紅的雄雞兩足筆直的站着，伸長它的頭頸，睜着火炭也似的眼睛，彷彿很關心這身體爲什麼躺在那裏；這是一隻謹慎而伶俐的雄雞，它大概知道老人沒有在太陽起山之後依然留在床上的習慣；它終於發出它喇叭也似的響亮聲音，報告老人已經死了，至於母雞們則一隻一隻的重新出來，嘴仍不斷的啄着地面並發出咯咯的叫聲。

高米埃的教士要到下午五點鐘纔能來。從早晨起，人們就聽見木匠在鋸杉木並敲釘子。不知道消息的人們說：『怎麼！約翰路易已經死了麼？』因爲枯戴伊的居民都認識這些聲音。

安多與喀塞琳已經回家，收穫已經完全結束；他們不能說不滿意，因爲十年以來，麥的顆粒從來沒有這麼大過。

全家都在等着教士，爲保持忍耐，各人都找一點事來做：喀塞琳把肉湯放在火上，約瑟到井上去抽水，他們派約基納去看墳場的地穴是否掘好。到六點鐘教士終於到了。他帶一個作爲助手的孩子，坐着一輛小車來。他在拉古爾家的門前下車，從一張報紙中拿出他的領襟與法衣；他穿法衣的時候說：

『我們快些！我要在七鐘點趕回去。』

然而任何人都忙迫。必須派人去找兩個隣人來抬着安置死者的黑木舊担架。等到最後要動身了，約基納跑來並喊着說，地穴還沒有掘好，不過人們可以先去。

於是教士朗誦一本書上的拉丁文，他一個人先走。小的助手跟在他的後邊，手中執着彎曲的舊銅聖水瓶，瓶中浸着一根聖水刷子。到了村莊中央，纔有另一個孩子，從每半月舉行一次「彌撒」的麥倉裏出來，以裝在一根木棒尖端的十字架，領着行列前進。家人走在棺木的後面；漸漸全村的人們都跟上來；衣冠不整，赤頭無鞋的孩子們，則排在隊伍的尾端。

墳場是在枯戴伊的另一邊。所以兩個隣人曾有三次放下担架；他們喘氣，行列也隨着他們停住；接着，他們又走了。人們聽見木屐踏在硬地的聲音。走到時，地穴的確還沒有準備好；掘土者還在裏頭，人們看見他很均勻的隨着每一鏟土，下去又上來。

只有籬笆圍住墳場。到處生滿荆棘，孩子們於九月晚間都到這裏來吃刺莓。這是一個曠野中的園圃，在園的深處，有幾株大的覆盆子樹；一株梨樹長在一角，同橡樹一樣；中間很短的小徑上栽着一行菩提樹，夏天，老人們都到它們的樹蔭之下，抽他們的烟斗。太陽像火似的燒着，蝗虫都隱匿了，金色的蒼蠅，在熱的空氣中發着嗡嗡之聲。寂靜中顫動着生命，這肥沃土地的汁液，好像與赤嬰粟花的「紅血」共流。

人們把棺木放在地穴旁邊。拿十字架的孩子把他的十字架插在死者的脚後，至於站在頭上的教士則繼續朗誦書上的拉丁文。但是送殯的人尤其是注意掘土者的工作。他們圍在地穴周圍，眼睛隨着鐵鏟上下；待他們轉過身，教士與兩個孩子已經走了；留在那邊的，只有以忍耐態度等着的家人。

最後，地穴掘好了。

『喂！夠深了！』抬着死者的一個農民這樣喊道。

於是留在那裏的人們都幫着把棺木放下去。拉古爾老丈在這地穴中一定是很好的。他認識土地，土地也認識他。他們同居一定很和合。看，六十年以前，當他以第一鋤接觸土地的那一天，土地就與他定好這一約會了。他們的溫存終於實現了。土地要他回去，並永遠守護他。多麼好的安息！他將聽見鳥類的小腳踏彎草莖的微聲。沒有人在他的頭上行走，他永恆地留在家裏，再也沒有人擾亂他的休憩。這是歡樂的死，無盡期地睡在曠野寂靜中的歸宿。

孩子們走近來。喀塞琳，安多與約瑟各人拿起一把土來，擲在老人的棺木上。採到赤嬰粟花的約基納也把他的花束獻給他的外祖。於是全體人都回到家裏去吃晚飯，牲畜已從田野回來，太陽也已下山。熱的夜晚終於讓村莊沉睡了。

爲
一
夜
的
愛
……

一

P 小城是建築在一座小崗上。古的城脚流着一條兩岸峻峻而水流深邃的清歌河，清歌的河名，大概是由它的清澈水聲而來。若從凡爾賽路的南門進城，必須經過這條清歌河，河上有一洞石橋，石橋兩邊有寬而低的半圓形欄干，是城外一切老人的坐凳。進城一直街就是美日路，路的盡端有一廣場名四美人場，場上鋪着大石，石隙間長滿青草，使廣場綠得很像牧地。寂靜的街屋彷彿是睡着一般。每半小時，一個路人的緩慢步聲，激起狗在馬廐門後的狂吠；這僻靜地方每天最活動的時間還是中午與晚上，那是幾個軍官到美日路的一間小飯館裏去用餐。

給他自己却住在住宅的另一邊，即格台林路他花園所在的地方，所以朱麗安住在那裏。
朱麗安·美松就是住在左面一個園丁的屋裏。園丁把第一層樓的一間大房子租

是很安靜的，扶梯，和門戶都可隨他自己的意思進出，年僅二十五歲的他就幽居冷室，深嘗退隱小紳士的滋味。

這個青年從很小就喪了父母。美松一家人從前是蒙特隣近亞呂埃村的馬具商人。朱麗安的父母死了之後，一個叔父送他到寄宿學校裏去讀書。後來，叔父也接着過去了；朱麗安在P城小郵局裏担任運送處的職務已有五年。他每年祇賺得一千五百法郎的工資，並且永沒有增加的希望。但是，他却能貯蓄些錢下來，他腦中從來不想有什麼別的環境會比他的更舒服更幸福。

朱麗安的體軀高大，強壯而且多骨，他的一雙粗手有點使他難堪。他覺得自己醜陋；頭顱是方的，好像是一個過於粗忽的彫刻家剛起手打好輪廓就放棄了的彫像；這就使他卑怯怕羞，尤其是遇見少女的時候。一個洗衣婦有一次笑起來說他並不怎麼醜陋，他便大受感動，始終忘不了她的話語。在街上，他擺動兩臂，弓着背，低下頭，跨着長步，讓自己可以更快的回到他的幽室。他的拙笨舉止激起他的不斷恐怖，使他感到屈居人下的需

要。他好像就這樣聽天由命似的，既沒有相好的朋友，又沒有親熱的小愛人，只過着邈世苦修士的生活，讓自己衰老下去。

這種生活一點也不讓他寬闊的兩肩感到重壓。朱麗安畢竟還是幸福的，他有一種平靜與明白的靈魂。他每天的安定生活都由他的平靜造成。清早，到他的辦公室去，平靜的再做他昨天沒有做完的工作；中午，吃了一塊小麵包之後，再繼續抄寫；最後，吃過晚飯，他回到寓所去睡覺。第二天，太陽轉來，他又做同樣的工作，如此一禮拜又一禮拜一月又一月的過去。這種刻板時日的排列終於使他享受一種滿饒雅趣的音樂，使他陶醉於夢中，像牛一樣的，日裏拖犁，夜間躺在新鮮的蕁草中反嚼回味。他可以說，醉飲單調生活的醍醐。他日常的快樂是晚飯以後有時走下美日路，坐在橋上靜待九點鐘——他睡覺時刻——的到來。他將兩腳懸在水上，凝視清歌河在他底下不斷的流過去，靜聽銀樣的水波發出清晰的微音。兩岸的楊柳低垂，它們的蒼白枝頭，投影在水中。天邊撒下傍晚的「細灰」。他留在這大沉寂中，滿心愉悅，模糊的想到清歌河大概也同他一樣的幸福，它時

常在同樣的草上，美妙的幽靜中奔流。衆星閃爍於天邊時，他就滿心涼爽的回來睡覺。

朱麗安還有別的快樂。有許多假日，他一個人出門步行，走得很遠，回來身體極度疲乏，他便感到舒服。他還有一個啞吧同伴——一個圖案工人，有時他們兩人手挽手默默同行於馬夷曠野上，竟歷整個下午，彼此連眼色都不交換一下。有些時候，他在「旅行咖啡店」深處與啞吧對走「娘娘棋」，兩個坐着不動，以深思的神情，連續交戰幾個小時。他曾有一隻狗被車軋死了，他對它存着一種極其虔誠的紀念，從此以後，他再也不願意養狗了。在郵局裏，人們譏笑他同一個衣衫襤褸，赤腳賣火柴的十歲女孩子相好，因爲他時常不要她的貨品，贈她許多銅子；他聞到這種談諧，心中很不高興，所以後來就暗暗拿些銅子給她。人們從來沒有看見他晚上與一個穿裙的人在城邊同行過。P城的女工們，極敏捷頑皮的姑娘們，自從看見他在她們面前羞得連氣都喘不過來，以爲她們的誘惑，嬌笑是譏諷他的那個時期起，也終於讓他安安靜靜的經過街上，不再作弄他了。城裏的人，有些說他是愚蠢的，另有些則認爲應該當心這樣溫和，這樣過着孤獨生活的年輕人。

朱麗安的樂士，他能自由呼吸的地方，就是他的房間。只在這裏，他自信可以避開一切人。於是他挺直身子，一個人獨自微笑；他一走到着衣鏡前面，看見自己還很年輕，就驚駭的呆立着。房間很大；他擺上一張圓桌，一把沙發與兩把普通椅子，一把安樂椅則放在中間。但是還有位置可以給他漫步：睡床隱在後半間的一角；一架胡桃木的小衣櫥放於兩堵窗戶之間，彷彿是兒童的玩具一樣。他或散步，或躺在沙發上休息，他自己一點也不厭煩。他除在辦公室裏寫字之外，從來不肯動筆，各種讀物也使他生厭。有時他的飯館女主人，一個老太婆，固執要教育他，借給他許多小說，命他誦讀，可是直到還書時候，他還不知內中說些什麼，因為這些複雜的故事於他像煞是缺乏常識。他有時畫圖畫，而時常畫的是同樣頭影：一個側面的女人，形容很嚴謹，圍着闊的首帕，髮髻上繞着一串珍珠。他的惟一消遣是音樂。他時常整晚吹弄笛子，這就是他的超過一切的大慰藉。

朱麗安吹笛是他自己單獨學習來的。很久以前，市場的舊貨舖中有一支黃木的舊笛，是他最厲害的渴望之一。他有錢，可是不敢進去買，因為恐怕被人嘲笑。最後，有一晚，他

決定了，他大起胆子進去買了來，把它藏在大衣裏，貼近胸口，拚命的跑着回來。後來，閉起窗戶，很慢很慢，用陳舊的樂譜學了兩年——這樂譜也在一間小舖裏找到的。

他胆敢開着窗吹笛還只有六個月。他只知道一些舊的，簡單的，緩慢的調子，只知道前世紀那些抒情的短歌；他滿腔感動，像小學生似的拙笨吹奏，音調抑揚頓挫，含着無限的溫存柔愛。在暖和的夜間，萬籟無聲的時候，這種從燃着一支臘燭的大房間裏發出的微弱音調，很像愛的細語，顫抖與低微，把白天所不敢說的事情都告訴給幽靜與深夜。

朱麗安記熟一些調子之後，爲着節省金錢往往熄去燈光。他畢竟是愛黑暗的，他坐在窗前，面朝着天，在黑暗中吹弄他的舊笛。許多過路的人舉起頭來，探索這樣脆嫩，這樣好聽，酷似黃鸞在遠處婉轉的柔媚音調是從何處送來。黃木的舊笛有點破裂了，這使它發出含糊聲音，正如某侯爵夫人少時的可愛嗓子，現在還能清脆唱出她年輕時的舞歌一樣。嬌嫩的聲調，像翅翼擺動空氣似的飛去了。這聲調混入細密的微風中，簡直像夜的本身在歌唱。

朱麗安很怕四鄰罵他噪擾。但是外省人是最會睡覺的。此外，四美人場那邊只有一個公證人，沙無能先生，和一個退伍的老憲兵畢多營長住着，他們是方便的鄰人，也是九點鐘睡覺的。朱麗安最怕的是大場這邊，正在他窗前的一幢貴族式房子——馬塞納公館——的住戶，那幢房子外形是灰色與昏暗的，有修道院那麼尊嚴。門是圓形的，門上釘着許多圓頭大釘，大概是作防禦之用吧，門前有五個階級，階級上長着青草。樓只有一層，樓上列着十道十字窗，百葉窗的每日開閉，都在一定時候，因有厚密的窗幔時常遮住，窗內的房間一點也看不見。左面花園中有許多大的馬栗樹，上面蔽滿濃密的葉叢，它們的綠波一直達到那邊的城牆。這樣威風的公館和它四周的大花園，圍繞着它的莊嚴牆垣，絕像君王的憂鬱狀態，使朱麗安發生如下的默想：倘若馬塞納一家人不愛笛聲，他們只要說一個不字，就能阻止他，使他不再吹弄。

朱麗安斜靠在窗口，看見花園的廣大和公館建築物的莊嚴時，他還感到一種宗教的虔敬。在這個城裏，公館是很有名的，人們都說有許多外鄉人從遠處到這裏來參觀。對

於馬塞納的財富，還有無數的謠傳。他探視這幢老屋，他很久想看破這強大財富的祕密。他有時呆立在那邊瞪視幾點鐘，他所能見到的依然只是灰色的外形，和馬栗樹的碧綠葉叢。荒草的階級依然無人行走，綠苔的圓門依然關着不開。馬塞納一家把這道門廢了，他們都從聖驢路那邊的棚門進出；在小路的盡端，接近城牆的地方，還有一雙通花園的小門，是朱麗安從未見過的。在他的心目中，公館是死的，好像兒童神話中的王宮一般，裏面住着看不見的奇人。每晨和每晚，他祇辨出僕人推動百葉窗的兩手。除此之外，房子顯出憂鬱的神情，像被遺棄於大墳場的孤塚一樣。馬栗樹非常繁茂，連花園中的小路都被它們的枝葉遮蔽了。這個緊閉，傲慢與無聲的大宅，使我們這位青年越發感動。財富就是這幽暗陰鬱的沉寂麼？它同教堂中的穹窿一樣，要人生起宗教的虔敬麼？

多少次，他在未睡之前，熄了他的燭燈，留在窗邊一小時，就這樣窺探馬塞納公館的祕密呀！夜裏，公館在空際映出黑點，馬栗樹的葉叢墨水似的平鋪在那裏。裏面大概很謹慎的閉下窗幔，百葉窗的隙縫間沒有半點光亮。屋內好像沒有一點「住宅」的氣息，如

果是住宅，人們熟睡的呼吸總是會覺到的。這巨大的房屋就這樣沉靜的隱沒在黑暗中。朱麗安的胆於是大了起來，他立刻拿笛來吹弄。他現在可以無憂無慮的吹笛了；對面的公館只給他以活潑與輕微的回聲；有些徐緩的餘音浸沒於花園的陰沉中，花園的四圍連一點鳥翼的聲音都沒有。黃木的舊笛好像在睡林美人的宮前吹奏它的古調。

某一星期日，在天主堂街郵局裏的一個同事驟然對朱麗安指出一個高大的老翁和一個老婦人說：這就是馬塞納侯爵和他的夫人。他們出門的時候很少，所以他從來沒有見過他們。他見到他們那樣瘦弱，那樣莊嚴時，他的胸中大受感動，他瞪視他們一步一步的走去，兩旁的人遇見他們都表示至恭必敬，而他們則僅以微頷答之。他的同伴再一

●睡林美人 (La Belle au Bois Dormant) 是班樂爾 (Charles Perrault) (一六二八——一七〇三) 的童話小說。言一仙女在一位公主的洗禮中被輕薄，公主即被判為百年睡眠罪。醒來同一美的親王結婚。後得二子：一名黎明，一名白日…… ———— (譯者)

一對他說明，他們有一個女兒現在還寄宿在教會學校裏，她名叫台萊史·馬塞納；公證人沙無能的書記小哥崙倍是這位小姐的共乳兄弟。話正說完，那兩位老人已轉入聖驢路，小哥崙倍也剛經過那裏，見到他們立刻走近他們身邊，侯爵即伸手給他——這是侯爵一路來第一次給人的光榮。朱麗安見到這種握手，心中很難過；因為這個哥崙倍，年僅二十歲，生得一雙活潑的眼睛，一張刁滑的嘴巴，是他長久的敵人。他笑他的懦弱，慫恿美日路的洗衣婦們作弄他；因此有一日他們曾在城邊作過拳頭的決鬥，結果，公證人的書記失敗了，兩眼打得青腫……朱麗安知道這些底細之後，當夜的笛聲就格外吹得低微。

然而馬塞納公館所惹起的種種騷動，却沒有改變他的像鐘擺一樣的合規習慣。他照常進辦公室，吃中飯，吃晚飯，到清歌河岸去散一回步。公館與它的那種沉寂，也終於同他的生活發生連繫。兩年的光陰流逝過去了。他如此習慣於階級的蔓草，灰色的外形，黑色的百葉窗，後來，這些東西於他好像是確鑿不變，爲這沉睡似的城隅所必需的。

朱麗安住在四美人場已有五年了。七月的一夜，一種不測的大事來擾亂了他的安

靜生活。那一夜，天氣很熱，頭上燃着許多星星。他滅了燈光，立刻吹笛，正在慢慢以脣貼笛，故意延長節奏，吹出呼呼欲睡的微音時，對面馬塞納公館的一扇窗門猝然打開了，昏暗中立刻射出活潑的亮光。一個少女靠近窗口，默默留在那邊，有時側過面，挺起頭，好像傾耳靜聽的樣子。朱麗安的身體戰慄了，也就立刻停止了吹笛，他不能看清少女的面貌，他只看見她的已經散在頸上的髮波。一霎時，一種輕微的聲音從幽靜中送到他的耳邊：

『法蘭梭史，您沒有聽見麼？這或者可以說是一種音樂呢！』

『大約是黃鶯叫吧，我的小姐。』裏面有一種粗大的口音回答她。『請您關了吧，當心夜裏的昆蟲呀。』

對面重新黑暗時，朱麗安已不能離開安樂椅了，他的眼睛還映着那支從平素是死的牆垣中突然射出來的光明。他的身體仍是顫抖，他自問這種發見對他到底是幸福還是禍患。過了一點鐘，他又重新很輕的吹笛。他想到那位少女一定相信他的笛聲是馬栗樹間的黃鶯囀叫，就不覺微笑起來。

第二天，在郵局裏聞到的大新聞就是台萊斯·馬塞納小姐已離開教會學校了。朱麗安沒有說他昨夜曾經見到她的頭髮披在她的白頸上。他很不安！他有一種無可形容的情感反對這個少女，反對她此後要擾亂他的習慣。一定的，他先不時怕她開出那扇窗戶，以後要時常阻礙他了。他再不能像從前一樣安靜的留在房中，他再不能『在自己的家裏』了，他不大愛女人，與其愛女人，無寧愛男子，因為女人比男子更會嘲笑人。怎麼辦呢？他以後再敢吹笛麼？給一個知道音樂的小姐聽見，他吹得實在是太不好了。所以昨夜，經過深長的思索之後，他以為自己是厭惡台萊史的。

朱麗安偷偷歸來。他不點臘燭。這樣，可以使她一點也看不見他。他想立刻睡覺，表示自己的不高興。但終於自抑不住，要知道對面所經過的一切。對面沒有開窗。祇在十點鐘

左右，一道淡白的微光從百葉窗的隙縫間透露出來；一刹那，這道微光也熄滅了，他仍留在那裏凝視黑窗。從那時起，他每夜都不期然而然的進行這種窺探。他偵察公館；像從前一樣，他時時去留意那些使這堵一向不發聲的古牆猝然復活的小氣息。但是，這好像沒有什麼改變，房屋依然是睡着的；想捉摸到新的生活，必須有鍛鍊過的極其銳敏的耳目。有時些微的燈光從玻璃後面閃過，或一角的窗幔揭開，一間極大的房間被他瞥見。另有些時，又有輕的步聲走過花園，或遠遠飄來鋼琴聲調以及有人跟着唱歌的微聲；甚至有些更模糊的聲音，微微掠過空際，表示這衰老的住宅中還有少壯的血脈跳動。朱麗安解釋自己的好奇心，說這些騷動非常使他厭煩。以前，空的公館能給他的舊笛以柔和的回聲，現在一切都已過去了，唉！他多麼悲哀！

他的強烈期望——雖然他自己不承認——就是想再見台萊史。他臆想她的臉是玫瑰色的，態度是嘲笑的，眼睛是發光的。但是，因為他白天不敢冒險到窗口，夜裏自然只能模糊瞥見她全身灰白的陰影。一天上午，當他走去關閉百葉窗不讓陽光射入房內時，

他看見台萊史立在她的房間中央。他便呆住了，簡直像被鐵釘釘住一樣，連動也不敢動一下。她彷彿立在那裏沉思，身軀高大，面色蒼白，形容美而端莊。他見她完全沒有自己想像中的那麼活潑，幾乎怕起她來。尤其是她的那張鮮紅而稍大的嘴和深黑而無光的眼睛，使她活像一個兇狠的女王。她慢慢走近窗口；可是彷彿沒有看見他，他似乎立得太遠，太使她看不見了。她終於走了，她頸上的合拍動作是有一種偉大的威嚴，令他覺得：倘若自己立在她的身邊，一定是太弱小了，比一個孩子還要弱小，雖然他有很闊的肩膀。他現在認識她了，可是格外害怕她。

朱麗安於是開始過着一種可憐的生活。這美的少女，如此莊嚴，如此高貴，她生活在他的近旁，實在有點令他失望。她永不注視他，她不知道他的存在。可是一想到她或者會留意他，或者會覺到他很可笑，他就幾乎發暈了。他的病態懦弱要他相信她在偵察他的每一舉動，讓她可以嘲笑他。他每次都低着脊梁回來，不敢擾動自己的房間。後來，一個月，他很受少女的輕蔑之苦。爲什麼她永不注意自己呢？她走到窗邊，她的暗黑目光只向

無人的石街上看了一遍，她回進房裏去，依然不理他在這邊擔心。以先他恐怕自己被她看見，心悸不已，現在想到她會注意自己也有同樣的感動。她已佔領他的全部生活了。

早晨，當台萊史起床的時候，他連辦公室的時間都遲誤了，這是他一向未曾有過的。他總是懼怕紅脣的白臉，不過這種懼怕是最愉快的，是他所最歡喜的。他隱在窗幔後面，一邊懼怕，一邊窺視，身體彷彿要生病，兩腿疲乏得像走了長路一樣。他夢想她已忽然留意他了，向他微笑了，他再也不必對她懼怕了。

於是他就想用他的笛子引誘她。在燠熱的夜裏，他重新使用他的小樂器。他讓窗門大開着，他在陰暗中，吹起最古的音調，吹起往昔的牧歌，純樸天真，抑揚婉轉，有如小女孩們的會唱。他再延緩吹弄，音調細微而顫抖，節奏簡單，押韻工整，悠然播揚於空際，有如昔日戀愛女子的情歌。他最喜歡選擇無月的黑夜；房間是昏暗的，人們不知道這麼幽柔的音調來自何處，簡直像夜鳥的軟翼一樣，掠過已睡的房屋。從第一夜起，他就很感動，他見到台萊史從睡床中起來，全身穿得雪白，走近窗邊，靠在窗口，驚駭地再聽她回家那一夜

所聽過的那種音樂。

『聽啦，法蘭梭史，』她以嚴謹的聲音，向房內說。『這不是鳥鳴麼？』

房內一個老婦人——朱麗安只見到她的影子，——答道：『呵！這一定是那個唱戲的，在很遠地方，也許在城外，唱着玩呢。』

『是的，一定很遠，』少女靜默了一會說道，她赤裸的兩臂垂在清涼的夜氣中。

從此，朱麗安逐漸吹重起來。他以唇鼓笛，他的熱情都貫注到這黃木的舊笛中。台萊史每夜來聽，她很奇怪這活的音樂，奏出幽雅的情調，總待夜間從屋頂上飄近她的身邊。她覺得這夜的音樂是向她的窗前飛來，她有時抬高身體，裝起向着屋上探望的樣子。後來，一夜，音調發得那麼近，連她的身體都似乎被觸着了；她猜到它的位置，她想這一定是在對面一間睡着似的老屋中。而朱麗安則盡他的力氣吹，笛子也發出水晶一般的聲音。陰暗給他那麼大的胆量，他想以他的歌調之力引她過來。台萊史果然斜出身來，好像被拉被拖似的。

『走進來吧。』老婦人的口音。『今夜很燠熱，您將做惡夢呢。』

那夜，朱麗安不能睡覺。他想像台萊史猜到他，或者已看見他。他躺在床上發燒，他自問他明天應否露面的確，他若再隱在那邊實在是可笑的。可是他當夜決定仍不露面；第二天一早六點鐘，正立在窗前把他的笛子放進簫袋時，台萊史已驟然開出她的百葉窗。少女平時在八點鐘以前是不起牀的，今天穿着睡衣出來了。頭髮捲在腦後，兩手靠着窗口。朱麗安呆住了，仰起頭，對面瞪視她，不能掉轉身來；他的粗笨兩手却戰慄地想把笛子拿下，但畢竟是徒然。台萊史很尊嚴，她定睛打量他。她一霎時好像檢察他的粗骨格，他的很像塑得不好的高身軀，以及他的懼怯巨人似的一切醜陋。她已不是像前夜所見到的那種病態的少女了；她很高很白，黑眼，紅脣，形容頗健壯，她以平時的態度，以她評判街上狗的好壞態度評判他，結果，輕輕的抿嘴，背轉身，不慌不忙的關好窗走了。

朱麗安，兩腿變軟了，便倒在安樂椅中，發出斷斷續續的聲音。

『唉！我的天！她不喜歡我……而我却愛她，我或者因此而死哩！』

他兩手抱着頭，嗚嗚的哭了。唉！爲什麼要露面呢？自己身體既然生得不好，就須隱藏起來，這樣纔使姑娘們不會懼怕。他詛咒自己，憤恨自己的醜惡。試問他不可以繼續在陰暗中，像夜鶯以歌調誘惑人心似的吹弄笛子麼？如果要人愛他的時候，他永遠不顯露於太陽之下，不是很好麼？他若隱在黑暗中，他將永遠做她的柔和樂師，替她吹奏愛情的神祕古調。而她也因爲不認識他而敬仰他，像從前的「快樂王子」一樣被溫柔的歌聲醉倒於他的窗下。但是他粗暴，他笨拙，他截斷了這種快樂。看，現在她已知道他像黃牛一樣的愚蠢了，她永遠不會再愛他的音樂了！

實在的，後來不論他選擇多麼和暖的馥郁之夜，不論他吹奏多麼溫存的風雅之曲，結果總是徒然：台萊史不再聽他了。她徘徊於她的房間，或靠着窗口，好像沒有他在對面以謙和的古調訴出他的愛慕似的。有一夜，她甚至喊道：

『我的天！多麼討厭，這吹錯了的笛聲！』

於是他失望了，立刻把他的舊笛丟入抽屜，不再吹弄了。

還有小哥崙倍也一樣的嘲笑他。一天上午他到書記房去，看見他在窗前讀着樂譜，所以後來每次過路的時候，都以不好的態度譏刺他。朱麗安知道「公證人」的書記是在馬塞納公館進出的，所以心裏非常難過，這並不是他嫉妒這個矮子，實在是因爲他羨慕他的位置，他若能一點鐘留在她的身邊，即使要他傾出全心之血，他也是願意的。矮子的母親名法蘭梭史，在公館裏很多年了。本是台萊史的乳母，現在是在看護台萊史。以前，這個貴族小姐與那個小鄉人是一塊兒長大的，現在兩下還保有少時同伴的情誼，當然是合理的。朱麗安却爲這個受苦不少，他在街上遇見哥崙倍時，後者總緊閉兩脣的冷笑。一天他注意到這個矮子的臉孔並不醜陋，頭圓如貓，綠的眼睛，靈巧活潑而能引人動情，又有細捲的小鬍子長在柔軟的下頷。唉！他若再能把他捉在城角，他將怎麼要他付出每日看見台萊史的幸福的代價呀！

一年過去了。朱麗安很不幸。他只爲台萊史而生活。他的心已在這冷落的公館裏，他以滿懷的愛泉向這公館洒去，他單相思，他非常焦急。若有一分鐘空閒的時間，他即到窗

邊來，將目光注射在灰色的牆上，牆上極纖細的苔蘚斑點都被他認識了。他這許多月來，無論怎樣睜着兩眼，傾着雙耳，他仍不知道這幢莊嚴的，毒害他身心的房子的內部情形。許多模糊的聲音，與暗淡的微光迷住他的耳目。這是節日呢，還是喪禮？他不曉得。「生活」是在那一面。他循着自己的憂樂，夢想他所願意的種種情景：例如台萊史與哥崙倍的喧鬧遊戲，少女在馬栗樹下的漫步，跳舞者抱她在胳膊間的跳舞會，猝然的憂悶要她嗚咽地坐在陰暗的房間；或者他只聽見侯爵與他的夫人在舊的地板上絕像老鼠疾走似的微聲。在他的情迷中，他只時常看見台萊史離開屋內，隱現於這神祕的牆上。少女每天出來，都是不言不語，石頭一樣的沉默，她的出現引不起他的一線希望。她留得那麼遠，那麼使人不知不識，她簡直要他喪失魂魄。

朱麗安的最大幸福就是對面的窗戶開着，在這些時候，少女不在那邊，他能見到房間的一角，過了六個月，他纔知道睡床是在左邊，掛着玫瑰色的綢帳，後來再過六個月，他又曉得睡床的對面放着一架路易十四式的衣櫥，中間嵌上大鏡，四邊鑲着花瓷。在他

的對面，他看見白的大理石壁爐，這房間真是他夢想的天國。

他的愛情並不是沒有鬥爭的。他有幾個星期，隱在窗幔背後，自慚形穢，後來終於忍不下了，覺到非將自己的粗大肢體，以及被熱病燒着的起伏不平的醜臉，呈在她的目前不可，於是他又呆立窗口幾個星期，以他的尖銳目光吞食她的一切。甚至有兩次，他以懦怯者胆大狂亂時的粗暴，送給她許多熱烈的手吻。

台萊史却仍安若無事，不露怒色。當他隱藏着的時候，她裝起公主的態度，在房中徘徊；他若立在窗口，她仍保持原來的態度，有時還更高傲，更冷酷。他從來沒有探到她有一時的任性或輕浮。要是她遇見了他的目光，她即不急不慢掉轉頭去。他在郵局裏聽到人們說起馬塞納小姐很信神很善心，他的心中就十分不服。『不，不！她是沒有宗教的，她是嗜血的，因為她的脣上都是血，她臉上的蒼白是從她輕視人來的。』接着，他哭了，他哭自己罵她，他向她請罪。好像向一個生着純潔翹翼的神聖女神請罪一樣。

在這第一年中，日以繼夜的過去，沒有什麼變故。夏季重來時，他即觸到一種奇異的

感覺：台萊史於他好像是在另一天地中。每日所見的總是一些同樣的小事，百葉窗上午推開，下午閉轉，她也同平常一樣，在一定的時間出現；但是有一種新的氣息自房中發出。台萊史更蒼白更高大了。在狂熱的一日，他再第三次冒險以顫抖的手尖給她一吻。她稍微有點感動了，但仍以端肅的態度，不離窗口，定睛注視他。結果，畢竟是他紅着臉退進來了。

夏末時，僅發生一種新的事情，使他深受感動，雖然這種事情是極其簡單的。幾乎每天傍晚，台萊史的半開窗門驟然粗暴的關閉了，木板窗扭同時發出鈍重的嘸嘸聲。這種聲音使朱麗安倏然苦痛，不寒而慄；他從此憂鬱，心坎好像被誰刺傷了，感到非常苦痛，但他却不知什麼緣故。過了這粗暴的搖動之後，房子仍恢復死的寂靜，令他害怕的絕對寂靜。很久，他不能辨出究竟是什麼手在那邊關窗；但是，一晚，他看見是台萊史的蒼白兩手；這就是她用那樣憤激的手勢推開窗扭哩。一點鐘以後，她重新開了窗門，一點也不急，行動十分緩慢，她顯示非常疲憊，靠在窗口一霎時，即轉身在她的晶潔的房中往來，料理一

般少女的瑣事，朱麗安腦中空空的木立在那邊，耳鼓裏還應着窗扭的連續響聲。

秋季的一晚，天氣很陰很溫和，窗扭嘎然一聲，響得可怕。朱麗安顫抖了，在這浸沒於昏暗中的淒慘公館的對面，他的眼眶湧出無意識的淚泉。那天上午下雨，落了一半葉的馬栗樹發出死的氣息。

然而朱麗安仍等着窗戶重開，它果然重開了，同關的時候一樣粗暴。台萊史出來了。她臉上雪白，兩眼睜得很大，頭髮掛在頸上。他直立在窗前，她把十指放在紅的嘴上，送給朱麗安一個飛吻，

他的魂魄飛散了，他把兩拳壓在胸前，似乎自問這一吻是否是送給他的。

台萊史確信他要倒退的，所以，把身體格外斜出窗來，再把十指放在紅的嘴上，送給他第二吻。接着就是第三吻。這彷彿是還他以前的三吻一樣。他仍是目瞪口呆。天還是亮的，他明晰看見她立在陰暗的窗口。

她曉得他已被自己征服了之後，便向石街上略瞧一下，然後以壓住的聲音，向他說

出一個字：

『來！』

他來了。他下樓，他走近公館。他仰起頭來，階級上的大門已半開了，這雙門關閉了已有半世紀之久，門框上都被苔蘚侵佔了。他在恍惚中行走。他再不驚愕什麼。他進去了，門又重閉了，他跟着一隻引他進去的冰冷的小手走去。他上了一層樓，沿着迴廊，走過第一間房子，最後立在他所認識的房間裏，這就是夢想的天國，掛着玫瑰色綢帳的臥房。天色已漸漸沉入黑暗。他想跪下去。然而，台萊史筆直的立在他的面前，兩手捏得鉄緊，她拿那麼大的堅決，戰勝了她剛才被振撼的感動。

『您愛我，不是麼？』她以很低的聲音問他。

『哦！是的，哦！是的。』他喃喃說。

她做手勢要他不說無益的話語。她再用傲慢的態度——這好像會使她的話語在她少女的嘴裏，成爲自然與貞潔似的，——說道：

『倘若我真的愛您，您什麼事情都會替我做，是不是？』

他不能回答，他只合起兩手，爲着得到她的親吻，他賣身都是願意的。

『那末！我有一件事情請您幫忙。』

看他依然呆住時，她突然兇了起來，她覺得自己的力量已達到極點了，再遲一些兒，就沒有胆量了。她輕輕喊道：

『怎麼，快點呵！預先應該發誓……我呢，我發誓我決不食言……您發誓，您發誓呀！』

『哦！我發誓！一切都隨您的所願！』他在極度奮激中說。

房裏的清香令他陶醉。床上的綢帳已經放下，他一想到那張在玫瑰色綢帳柔影中的處女的睡床，他的胸口便充滿宗教的迷醉。於是她用已成粗暴的兩手揭開綢帳，指出裏面尚有模糊夜光的睡床。床上雜亂無章，被單堆縮着，一個枕頭丟在地下，好像被牙齒咬破似的。在扭皺的薄紗中倒着一個男子的身體，赤着雙腳，橫臥在那邊。她用嚙塞的聲

音解釋道：

『您看，這是我的情人……我剛才把他一推，他就跌倒了，我再也不明白了……最後，他死了……您應該背他出去。您知道了麼……再沒有什麼了，是的，再沒有什麼了。您看！』

三

台萊史·馬塞納很小時候就拿哥崙倍當出氣洞。他比她只大六個月，他的母親法蘭梭史爲着乳養她，用牛奶給他喂大。後來大了，在公館裏佔得一種無定的地位，同時是僕人亦是少女的玩友。

台萊史是一個奇怪的女孩子，這並不是因爲她像男孩子那麼會喧鬧頑皮。她反而保有一種非常的嚴肅，有客人時，她裝起極有禮貌的樣子接待他們，讓他們認她是極有教育的閨女。可是，她有許多奇異的發明：她單獨一個人的時候，就倏然狂叫，像瘋子一樣

的頓足；或者她仰臥在花園的小徑中，即有時被人責罰，她也固執不願意起來。

人們從來不知道她所想的是什麼。在她女孩子的眼睛裏，她早已失掉光輝了；普通的女孩子都有像鏡一般的眼珠，人們在其中可以看到她們的靈魂，可是她僅有兩個暗孔，瞳人像墨一樣的黑，人們在其中却看不出半點東西。

她祇六歲就起首虐待哥崙倍了。他的身體又弱又小。因此她領他到花園深處，在馬栗樹下面一塊被樹葉遮蔽的地方，躡到他的背上，命他馱負，命他跟馬一樣的沿着闊的圓場快跑一點鐘，她緊箍着他的頸項，脚跟打擊他的腰部，只要他跑，却不令他轉氣。他是馬，她是騎馬的夫人。他若跑得疲倦了，幾乎要倒下去的時候，她便把他的耳朵咬出血來，她憤激的一抓，連她的小指甲都陷進他的肉裏去。於是他又狂奔了，這位六歲的兇狠女王就這樣頭髮隨風飄舞，騎在一個作馬的童子身上，疾馳於她的樹林中。

後來，在她的父母面前，她暗中拚命的捻他，並不准他叫喊，不時拿趕他出去的話威嚇他，不准他說出他們的遊戲。他們有這麼祕密的一種生涯，一種逢人便改的舉止，大家

都不知道他們在玩些什麼。祇賸他們兩個人的那些時刻，她就把他作玩具，很想打破他，並好奇的想知道他的內容。她不是侯爵小姐麼？她不看見人們都在她的腳下麼？人們既然給她一個玩耍的小兒，她當然可以任意處置他。她在無人的地方統御哥崙倍還嫌不夠，她要在很多人中間踢他一脚或拿針頭戳到他的手臂，她用黑的眼睛磁化他，使他不敢有些微的顫動，似乎覺得更有興味。

哥崙倍忍受這犧牲者的生涯，身上雖然因不敢言的反抗而戰慄，可是兩眼依然向地，盡力避免想扼死他小女主人的那種誘惑。其實他自己的性質也是陰險的。被打對他也不怎麼難受。他於此還嘗到一種酷烈的快樂，他有時預備去被刺，他很感動，他等着她來刺他，他覺得針頭入肉，心中便像很滿足；所以他是沉醉於怨恨的歡樂中。另一方面，他已開始報復，他有時故意跌在石頭上，不管傷與不傷，拚命拖着台萊史，她若有一處着傷了，他心中便很快活。她在人前刺他時，他所以不喊，他認爲這是一種私人的爭鬥，他希望以後總會讓自己戰勝，他不願意別人來干涉他們兩個人的私事。

侯爵對他女兒的粗暴舉動也很關心。有人說過，她很像她的一個叔父，後者的生活很奇怪，常有冒險的事情，他後來是在城外一個不正當的地方被暗殺了。馬塞納一家人，在他們的家譜上，留有慘劇的遺脈；往往正在高官厚祿，興旺發達的時代，生下許多怪癖的子孫；怪癖激起瘋狂的發作，與情感的錯亂；有毒的泡沫，像有定期似的來澄清他們的家庭。侯爵爲着謹慎，以爲應該讓台萊史去受嚴肅的教育，所以送她到一個教會學校裏去寄宿，希望這裏面的鉄一般的規則，軟化她的性質。她住在那裏一直到十八歲纔出來。

台萊史歸來時，稟性很賢慧而且人也長大了。她的父母見她很敬神很孝順，內心非常幸福。在教堂裏，她很虔誠的跪着，頭埋在兩手中，祈禱天主。在家裏，她散放純潔和安靜的清香。她祇有一點：是可譴責的，她很貪吃，她從早到晚總是眯着雙眼，微動嘴唇，細嚼糖菓。什麼人都認不出她就是以先那個沉默固執，從花園撕破衣服回來，不願道出何種遊戲致她如此的女孩子。侯爵與他的夫人幽居在這大而且空的公館深處已有十五年了，現在以爲應該再開他們的客堂了。他們邀請本地的貴族來吃晚餐，已有數次。他們有時

還舉行跳舞會。他們的計劃無非想替台萊史選擇配偶。而台萊史呢，她雖然冷淡，對人却很和氣，她穿起美服，約人跳舞，但她的面部白得可怕，一般想愛她的青年都有點顧忌。

台萊史再沒有談及小哥崙倍。侯爵曾經照顧他，讓他受過一點教育之後，把他薦給沙無能先生當書記。一天，法蘭梭史領她的兒子進來，立在台萊史面前，對台萊史說，這就是她先前的同伴。哥崙倍笑容可掬，身上又很整潔，可沒有半點怕羞的神情。台萊史靜默地注視他，說他實在還記得，便掉轉身體走了。過了一星期，哥崙倍又來，不久他恢復了他先前的習慣。他每晚從他的書記房出來，攜着樂譜，書籍和畫譜，到馬塞納的公館裏去。人家不大看重他，有些時候委他買些東西，像一個僕人或一個窮的親戚似的看待他。他是家裏的附屬品。所以讓他一個人同少女一起，也不想到什麼壞處。跟從前一樣，他們倆幽藏在大房間裏，或逗留在花園的樹蔭底下，常歷許多鐘點。實在呢，他們已再不做少年時代的遊戲了。台萊史緩步園中，外衫拖在草上時常發出纖細的聲音。哥崙倍穿得像城內的富家少年，總是拿他所常帶的手杖擊着地面跟在她的背後。

然而她又重做女王，而他又再爲奴隸了。確然，她不再咬他了，她在他身邊行走，裝起一種高貴的樣子，漸漸使他縮小，使他變成一個牽着女王後襟的侍衛。她不時以奇怪的脾氣挖苦他，一會耽於親愛的蜜語，一會裝起難堪的傲態，完全爲着自己的開心。他呢，她若掉過頭來，便以閃爍的，像利劍一般尖銳的目光，流射過去，把放蕩青年的形態一概暴露，垂涎覬覦，夢想一種方便的機會，以供自己的妄爲。

夏天的一個傍晚，他們在馬栗樹的密蔭之下散步已很久了，台萊史沉默了一會，然後以嚴肅的態度問他：

『聽啊，哥崙倍，我疲乏極了。您願意像先時一樣（您還記得麼？）背着我走麼？』
他微笑；很嚴謹的答道：

『我很願意，台萊史。』

可是她仍是走着，只說：

『好，這不過想知道您的意思罷了。』

他們繼續散步。夜已來了，樹下已經昏暗。他們談着城裏一個貴婦人剛同一個軍官結婚的故事。他們走進一條更狹的小路時，青年想避開，讓她走到他的前面去；她很兇暴的衝撞他，強迫他先走。這時，他們倆都已緘口不說話了。

忽然，台萊史以她殘酷女孩子的粗暴，很快的躡上哥崙倍的背脊。

『好了去！』她說，喉頭都沙啞了，彷彿被她昔時的那種情慾所扼塞。

她奪去他的手杖，她用手杖打他的兩腿。她抓住他的兩肩，以她似乎善於乘馬者的勁健兩腿緊緊夾着他的腰部，瘋狂似的推他向那綠葉陰黑處跑去。她鞭撻他，催促他跑了很久。哥崙倍在草上疾馳。他沒有發一言，他的呼吸很迫切，他立直他矮人的兩腿，馱着這位拿溫暖重量壓在他背上的女郎。

但是她喊出『夠了！』的時候，他仍是不停止。他乘他的趨勢跑得更快。他兩手反在背後，緊緊夾住她的兩腿，使她不能脫逃。現在是馬發狂，馱着她的女主人亂跑了。他不顧手杖的鞭撻，指甲的搔挖，一口氣向着一間園丁安放工具的小屋裏奔去。到了那裏，他投

她在地上，就把她在乾草上強姦了。最後，是輪到他來做主人了。

台萊史的臉色格外蒼白了，兩脣更紅，兩眼也更黑了。她仍繼續過着敬神的生活。數天之後，同樣的玩意兒又開始了：她躡上哥崙倍的背脊，想克復他，結果仍是她倒在小屋的乾草上。在人們之前，她對他很溫柔，守着大姊愛着小弟的仁慈。他呢，他也很和順。暗中，他們仍同六年以前一樣，被此玩着兇獸相咬的放縱遊戲。今日在情慾激動的辰光，不過是雄者終於戰勝罷了。

他們的愛情是可怕的。台萊史時常同哥崙倍在自己的房間裏約會。她把近於城邊的那雙園門的鑰匙交給他。夜裏他須經過他母親睡着的那間房子。但是，兩個情人那麼安靜與大膽，竟不讓任何人能攔住他們的祕密。他們就在白天也敢約會。哥崙倍在晚飯前進來，台萊史爲避免隣人的耳目，立刻關了窗門。他們無時不欲相見，這並不是爲互傾二十歲情人的愛心，也不是爲交換愛者的甜蜜溫存，無非想重作他們的自負鬥爭罷了。他們往往吵嘴，彼此低聲相罵，激怒到身體發抖，彷彿非大叫大打決不休止似的。一天晚

上，在吃飯之前，哥崙倍進來了。他脫了衣服，僅僅留下襯衫，又赤着兩腳在房裏徘徊，忽然他想把台萊史捉住，像玩把戲場上力士舉重似的擎起她。台萊史想擺脫他，說道：

『放開吧，你知道我是比你有力。我怕給你弄痛呢。』

哥崙倍微笑。喃喃說：

『好吧！你給我弄痛吧！』

他仍是把她抱住，搖動她，想使她倒在地上。於是，她也把兩臂合緊起來。他們時常這樣玩耍，以滿足他們鬥爭的需要。玩的結果，往往是哥崙倍仰臥在地氈上，身體萎靡，四肢柔軟，喘不過氣來。因為他實在是太小了，她扶他起來，以女巨人的手勢，把他緊抱在胸前。但是，那一天，台萊史兩膝滑下去了，哥崙倍驟然乘勢翻倒她。他勝利了。他侮辱似的笑道：

『你看，你不是最強的呀！』

她的臉青了。她慢慢爬了起來，一言不發，重新攬住他，氣得血脈緊張，連他都戰慄了。

哦！壓死他，結果了他，使他倒在那兒不動，永遠做個失敗者！他們默默角鬥了一分鐘，抑住氣，四肢在他們的緊搏中噁噁發響。這再不是玩了。殺氣透過他們的頭頂。他已喘息不止。可是她恐怕人們聽見，用最後的可怕力量推倒他。他的太陽穴撞着衣櫥的角尖，就沉重的倒在地氈上。

台萊史呼吸了一會。在鏡前束回散髮，拉直裙子，裝起不顧失敗者的樣子。他一個人還怕爬不起來麼？停些兒，她用腳搖他。看他老是不動，她就俯身下去，後額毫毛中忽然一冷。她看見哥崙倍的臉色像蠟似的蒼白，歪着嘴，眼睛倒上。右太陽穴上穿了一個孔；一定是碰在衣櫥角上受了重傷。哥崙倍已經死了。

她冷淡的重立起來。在寂靜中高聲說：

『死了！瞧，他現在已經死了！』

忽然，實情激起她的憂懼。無疑的，她曾有一秒鐘想殺死他。可是，這是極蠢笨的，這憤怒的想頭！一遇相打，人總是想殺人；結果總是永遠不殺，因為死人是太不方便了。不，她

是無罪的，她是不願意如此的。在她的房裏，請你們想想看！

她再高聲發出斷斷續續的話語：

『噯！那是完了……他死了，他却不能一個人走出去……』

初時的冷淡麻木過去了，現在是一種熱病像火浪似的從她的臟腑間直湧到她的喉頭。她有一個男人死在房裏。她永遠不能解釋他是怎樣倒在那兒，赤着雙腳，只穿一件襯衫，太陽穴上留着一個孔。她已完了，她再也不能做人了。

台萊史屈下身去，注視傷痕。忽而來了一種恐怖，要她在屍體上呆住。她聽見哥崙倍的母親，法蘭梭史在走廊中過去。還有許多別的聲音傳來，脚步聲，說話聲，大家正在預備當夜讌會的事情。人們會呼喚她，會立刻來找她。而這個躺在那兒的死人，這個被她殺了的情人，將他過去一切過錯的重担都壓在她一個人的肩頭！

於是她的頭腦被這漸漸擴大的雜聲弄亂了，她立起來，她在房中盤旋。她想找一個洞來安置這個阻止她前程的軀體，她向傢具的底下，房間的僻角探視，她全身都因無能

與顛狂的驚慌而戰慄。沒有，沒有洞，床底下不夠深，衣櫥底下太狹，全房間都拒絕她，不幫助她一下。唉！說來，這裏還是他們隱藏擁抱，實行交合的場所呀！他以敏捷像貓的輕步進來，出去也是一樣。她永想不到他現在會變得這麼沉重！

台萊史還在房中盤旋，她像一隻被追逼的野獸似的瘋狂失措，忽然她以爲有了一種靈感：她從窗口丟下哥崙倍不好麼？人們一定會找到他，人們一定會知道他從何處下來。她掀起窗幕向街上看去；驟然她注目到對面的青年，吹笛的笨伯，像和順的家狗一樣靠在他的窗口。她很認識他的淡黃面孔，不時向她探望，她看見他的那種懦怯的溫柔。簡直感到厭煩。這時，朱麗安的謙和與含情立刻要她停止住。她的蒼白臉上倏然微笑了。幸福就在那兒，他就是救星。對面的笨伯像馴犬一樣和順的愛她，他甚至能跟她去犯罪。此外，她也將以她的整個身心去報答他。她未曾愛他，因爲他太溫和；她以後一定會愛他，若他能代她排難，她將拿自己的身體獻給他，永遠不忘記他的恩惠。接着，她的紅脣顫動起來，好像已經嘗着未來之愛的可怕滋味。



於是，她很快像提衣包似的，舉起哥崙倍的屍體，把他放到自己的床上。她立刻開了窗門，給朱麗安送去手吻。

四

朱麗安像在惡夢中行走。認得是哥崙倍躺在床上時，他一點也不驚愕，他覺得這是自然的，簡單的。是的，祇有哥崙倍能倒在這張床上。後者的太陽穴被戳破了，四肢展開，顯出淫蕩可怕的样子。

台萊史同他談得頗久。他首先沒有聽見，言語糊糊塗塗，在他的恍惚中飄了過去。後來，他知道她的吩咐了，他就聽着：他現在不應該再出房間，他將留在那兒等到夜半，等到公館裏黑了，完全沒有人的時候再說。當晚她父親馬塞納侯爵的讌會阻止他們不能更早行事；不過她總去尋找方便的機會；盡力招呼一切客人，不讓他們進到她的房裏來。時候一到，朱麗安就將屍體馱在他的背上，慢慢走下樓去，把他丟在美日路下端的清歌河

中……他聽台萊史那樣安靜的說出這個計劃，彷彿沒有什麼東西比這更容易了。她停止了說話，便把兩手放在青年的肩上，她問：

『您都知道了麼？您同意麼？』

他戰慄了。

『是的，是的，一切都隨您的所願。我是屬於您的。』

於是她很嚴肅的俯身向他。他不知道她要什麼，她又說：

『同我接吻吧。』

他顫抖，他在她的冰冷額上吻了一下。一會兒兩個都保守沉默。

台萊史重新閉了床上的綢帳。她疲倦，她躺在一把安樂椅中，她終於休息在那兒，沈沒於陰影之下。朱麗安站了一會，也同樣坐在一把椅子上。法蘭梭史已不在隔壁了。屋裏祇傳來一些模糊的聲音，房間好像沉睡了，漸漸浸入黑暗之中。

差不多經過了一點鐘，一點動靜也沒有。朱麗安覺到自己的腦蓋受了很大的打擊，

阻止他作合理的思想。他現在已在台萊史房中，這就讓他飽嘗幸福。後來，他倏然想到這張床帳裏面躺着一個男人的屍體時，他就不寒而慄，覺到自己要發慄了。她愛上了這個矮人，唉！公道的天主！這是可能的麼？他寬恕她，因為她已把他殺死；使他熱血沸騰的，是哥崙倍的一雙赤足，擺在這張床上的薄紗裏面啊！他背他到清歌河邊，丟在橋的那一頭，他最熟悉的最深最黑的水中去，是多麼快樂呀！他們倆擺脫了他，以後再來任意擁抱。一想到他上午所不敢夢想的這種幸福，他忽然見到自己已躺在那屍體的位置上，覺到這位置是冰冷的，心中就感到一種可怕的嫌惡。

台萊史倒在安樂椅中沒有動靜。在玻璃窗所透進的隱約光影中，他只看見她髮髻的黑點。她兩手遮住臉，沉默的留在那兒，到底什麼情感要她這樣疲乏呢？實在不易瞭然。祇是經過那種厲害變動之後的一種身體的休息吧？是不是一種良心的責備，哀悼這情人的最後睡眠呢？她仍然安靜熟思她的幸福計劃呢，還是遮掩她隱沒於陰影中的恐怖神情？他不得而知。

掛鐘在這極端沉靜中響了幾下。台萊史於是慢慢立了起來，她點了梳裝臺上的蠟燭；她臉色顯出同平時一樣的好看，一樣的平靜，大概是因爲休息了，身體已經復原。她似乎把那個躺在玫瑰色綢帳裏的屍體忘掉了，她以極安靜的步伐在房中踱來踱去，像一個無事的美人在她極親密的房中梳裝一般。她把頭髮拆散，她連頭都不轉的說：

『我裝飾，我去參加今夜的讌會……倘若有人上來，您隱到床後去，聽見麼？』
他仍是坐着，他凝視她。她已經是他的情人了。哥崙倍的血，彷彿使他們中間生起一種極深的關係，使他們彼此間已沒有絲毫的拘束了。

她舉起兩臂梳頭。他仍是戰慄的凝視她，唉！她多麼可愛！赤着背，懶洋洋，在空中搖動她的纖美胳膊與細長手指，她在梳捲她的髮髻。她想誘惑他麼？她想藉此指給他看，他將要得到一個美的情人，要他更加勇敢麼？

她穿好皮鞋時，外面已有脚步声了。她低聲說道：

『躲到床後去。』

的赤裸兩臂，赤裸頸項還可以同白緞賽美呢。

『哦！您多好看！您多麼美麗！』老法蘭梭史和顏悅色的誦道。『但是，您的花瓣子呢？等一會！』

她露出尋覓的神情，讓手向床帳移動，似乎想到床上去看看，朱麗安幾乎驚喊出來。台萊史可是一點也不着急，她仍立在衣鏡前面，和聲說道：

『在衣櫥上哪，我的花瓣子。拿來給我……呵！你不要動到我的睡床。我有無數東西放在那兒。你要動亂了呢。』

法蘭梭史幫她插戴野薔薇的長花瓣，把它像花冠一樣捲在頭上，讓曲的一端掛在她的額後。她又和顏悅色的留在那邊一會兒；她什麼都預備好了，她就戴上手套。法蘭梭史喊道：

『啊！好！教堂裏沒有那個美的處女比你還要白呀！』

這種稱讚重新使少女微笑。她最後對鏡看了一下，即向門邊走去，說道：

『來呀！我們下去吧……您現在可以把臘燭吹熄了。』

在突然而來的黑暗中，朱麗安聽見房門重新關上，以及台萊史緞衫在走廊中的綫綽聲。他坐在後壁的地上，還不敢出來。夜的黑幕遮住他的眼睛；可是他仍覺得他的身旁有那隻赤脚，全房間都被它冰化了的那隻赤脚。他留在那邊一霎時，思想昏亂，如在醉夢中一般，忽然房門又開了，聽到緞衫的微聲，他認得是台萊史。她不進來，她祇將一些東西放在小櫃上，喃喃說道：

『喏，您大概沒有吃過晚飯吧……您應該吃些，等着吧！』

微聲又響了，緞衫第二次沿着走廊而去。朱麗安的精神立刻振作了。他跼蹐於床後，他再不能留在哥崙倍旁邊。掛鐘敲了八下，還要等候四個鐘頭。於是他遏住步聲在房中徘徊。

一種微弱的亮光——星夜的亮光給他辨出傢具的黑影。有幾處地方完全陰暗了。只有衣鏡尚有一種模糊的舊銀色的反光。他平時的胆並不很小；可在這個房間有時却汗

流滿面，全身打戰。傢具的黑影好像在他的周圍移動，顯出各色各樣的可怕形式。有三次，他以為聽見床上的呻吟。他即站住，他恐怖極了。之後，傾耳靜聽，纔知道是讌會中傳上來的跳舞音調及許多人帶笑的細語。他閉上眼睛，倏然覺得自己已不在黑越越的房間，而在一種極輝煌的大客廳裏了，看見台萊史在眩目的光明之下，穿着她的雪白緞衫，抱在一個青年的胳膊間，順着愛的音調，在作柔媚的跳舞。全公館都被幸福的音樂顫動了；祇有他一個人孤單單的隱在這可厭的冷房裏，恐怖得發抖。一時，他毛髮直豎，他倒退：他好像看見一種微光在一把椅子上亮了起來。他大着胆子走去動它時，他又認得是一件白緞的胸衣。他拿起它，他將自己的臉沒入這種時常出入於美人喉頭的柔緞，他深吸她的香味，陶醉自己的身心。

呵！多麼快樂！他願意忘掉一切。這不是看守「死」，而是等候「愛」呀！他咬着白緞的胸衣，走到窗邊來，以前額貼在玻璃上；他想起他的心事來了。對面，在街那一邊，他看見自己房間的窗門還開着。以前，就在那兒，他夜間很熱烈，總想用他的音樂引誘台萊

史。他的笛子奏出他的溫柔，說明他的愛慕，那種出於怯懦情人口中的甜蜜與顫抖的音調，畢竟使少女心動，現出微笑。現在他口中親吻的白緞就是她的，就是她白嫩皮膚的一塊，就是她放在那兒，給他親吻，使他可以忍耐的等候她。他的夢想將要變成事實了，所以他就離開玻璃窗，跑到門邊，以爲是她來了。

房中的冷氣壓在他的肩頭；他醒了，他明白了。於是，他又憤怒，他定下主意：他不再遲疑了，他當夜就來。她太美麗，他太愛她了。在罪惡中的愛，應該愛到情慾的極點：一定要肉顫骨響纔對的。確，他將當夜回來，他把那件東西丟到河裏，立刻跑回來，不失一分點。他被神經的劇變震撼，瘋了似的，咬緊胸衣。沒頭攢在白緞中亂滾，以白緞遏住他情慾的嗚咽。

打了十點鐘了。他聽着。他彷彿以爲自己留在那兒已好幾年了。那時他在朦朧中等着。他的手遇到麵包與菓子，他就站着囫圇吞棗地吞下，他的胃裏餓得不能再忍了。這也許會增強他的體力。可是，他吃過了，他的身體却是格外疲乏。夜對他好像是永遠這麼展佈着。公館中的悠揚音樂更加聽得清楚了；跳舞的響聲有時打動地板；房外車輪轉動了。

在他看見鎖孔中有一粒星樣的微光之際，他依然定睛注視着房門。他不躲避，算了，即使有人進來，他也不管了！

『不，謝謝，法蘭梭史。』台萊史執着一枝蠟燭進來說。『我自己一個人會脫……您睡吧，您大概是疲倦了。』

她關上門，輕輕把門門上。她呆立了一會，一個手指放在脣上，蠟燭仍執在手裏。跳舞並沒有讓她的兩頰變紅。她沒有說話，她放下蠟燭朝着朱麗安坐下。他們就這樣面面相覷，再等了半個鐘頭。

樓下的門響過了，全公館都已入睡。台萊史所憂慮的就是住在隔壁的老法蘭梭史。她的房間是出去的必經之道。法蘭梭史在房中走了幾分鐘，以後她的床也響了，她已上床睡覺。她在被裏輾轉反側了好久，彷彿睡不着似的。末了，有一種強而均勻的呼吸透過板壁。

台萊史仍是嚴肅的注視朱麗安。她祇發出一個字：

『來！』

拉開綢帳，他們把哥崙倍硬得像悽慘木偶的屍體重新穿起衣服。他們完成了這種工作時，額上已汗流如雨。她第二次說：

『來！』

朱麗安毫不遲疑，他一手拿起小哥崙倍，像屠戶馱着小牛似的，把他放在肩上。他屈下高大的身軀，屍體的兩腳離地殆有一公尺左右。台萊史低聲很快的說：

『我走在您的前面。我牽着您的外套，您祇跟着我來。您要走慢些。』

首先必須經過法蘭梭史的房間。這是最可怕的場所。他們將走過房間了，屍體的一隻腿忽然碰到一把椅子。法蘭梭史隨這聲音醒來，他們聽見她舉頭，嘴裏發出喃喃的話語。他們呆住了，她靠在門上，他被壓在屍體底下，恐怕母親會捉住他們背着她的兒子到河裏去。這是極驚恐的一分鐘。一會，法蘭梭史好像再睡了，他們就萬分謹慎，進入走廊。

但是這裏又有一種恐懼等着他們。侯爵夫人還沒有睡覺，從她半開的門中透出一

線亮光。於是他們再也不敢進退了。朱麗安覺得：倘若他被迫要再經過一次法蘭梭史的房間時，小哥崙倍就要在他的肩上落下來了，他們呆立在那邊幾乎經過一刻鐘，台萊史用可驚駭的勇氣支住屍體，讓朱麗安可以不太疲勞。末了，一線亮光也熄滅了，他們走到樓下。他們得救了。

台萊史又重新半開了這雙已封閉很久的古門。朱麗安馱着肩上的笨物走到四美人場的時候，他回頭看見她還立在階級上，赤着兩臂，跳舞的緞衫讓她的全身顯得雪白。她一定是在等候他。

五

朱麗安有牛也似的力量。他很小就在自己村旁的樹林中玩耍，時常幫助伐木者，抬着樹幹回來。所以現在他負着小哥崙倍在背上，簡直輕得如毫毛一樣。它跟小鳥似的靠在他的頸上。他幾乎不知道有他在那裏，他覺得他這麼輕，這麼小，這麼『一點兒也沒

有，』心中生出一種惡意的快樂。他以後若再吹笛子，就不再有小哥崙倍經過他的窗下在嘲笑他了；他在城中也再遇不見他在作弄他了。一想到幸福的仇人現在已經硬了冷了負在他的背上時，朱麗安的腰部就感到一種滿足的顫動。他的肩一聳；把他聳到後頸，他咬緊牙齒，加快脚步。

街上是黑的。但是，住在四美人場的畢多營長的窗上還有些燈光；無疑的，今夜營長的身體一定不大舒服，他的斜闊肚影在疏紗的窗幔後面，慢慢徘徊。朱麗安很掛心，他沿着對面的牆邊行走，忽然聽見一種輕的嗽聲，他的心中一驚。他即藏匿在最近的門洞底下，他認得是公證人沙無能夫人在窗口呼吸空氣，瞪視天邊的星光，發出粗大的呻吟。這是命該如此了，平時，四美人場在這時候都已熟睡了。所幸，沙無能夫人終於到沙無能先生的枕上去了，而他的響亮鼾聲，透出開着的窗口，一直傳到街上。朱麗安一面窺視，畢多營長的移動側影，一面很敏捷的溜過大場。

一進狹小的美日路，他便放心了。那兒，兩邊的住屋很接近，斜的街道又很迂曲，星光

透不到這狹路的深處，四周祇有黑暗。覺到這樣被遮庇時，他突然感得疾馳和狂奔的不可阻遏的需要。這是危險的，蠢笨的，他也很明白的意識到；可是他不能阻止自己奔馳，他覺得空寂而微明的四美人場和公證人太太以及營長的兩道亮窗，像兩隻大眼睛似的，還在他的背後瞪視他。他的皮鞋在街上發出那樣響聲，他以為自己已被追逐了。突然，他停住。差不多在三十公尺以外，在美日路上淺褐髮寡婦開設的小飯店裏，還有軍官的談話聲音。這些先生大概還在那兒喝「本雪」酒，慶賀某一同事的昇調吧。青年對自己說，若是他們走來，他便完了；他沒有一條偏道可以逃避，向後跑回來一定是太遲了。他聽見大靴的攔攔聲，及指揮刀拖地的嚶嚶聲，驚怕的憂慮扼住他了。他初時辨不出這些聲音遠去或是近來；但漸漸它們終於微弱下去。雖然還有聽見，而他却已決定，抑住步聲，繼續前進。如果他敢慢慢脫鞋，赤着足走路，似乎較為妥當。

最後，朱麗安走出城門了。

城門以外沒有稅卡，也沒有任何駐防所。所以他可以自由過去。然而出了美日路的

狹道，突然寬廣的田野却使他恐怖起來。田野是淡藍色的；飄着一種清涼的氣息；好像有無數人在那兒等候他，他的臉上觸到他們的呼吸。人們大概已聽見他了，似乎有一種可怕的喊聲，瀰漫着空際，令他木立而不敢移動。

然而石橋已在前面。他辨出白的路以及兩邊灰色而低矮的，很像兩條花崗石長凳的欄干；他聽到清歌河流過草上所發出的小音樂。所以他又冒險前進，避開寬大的位置，屈下身體，龜行蟻步，恐被四周無數的人眼所發覺。最可怕的路還是石橋，在這上面，他對着斜而又高的城牆，可以說是毫無遮蓋。他想走到橋的盡端，他平時懸着兩腿坐在那裏呼吸良宵空氣的所在。清歌河在這裏有一個大洞，洞面的水是靜而黑的，大概因洞內的激動，水面上時常激起許多像美人笑靨似的快樂漩渦。唉！多少次他把碎石戲擲在這滾旋的河水中，測驗這洞的深淺呀！他還有走過石橋的最後意志與力量。

是的，正是這裏。朱麗安認出這塊被他坐光的石板了。他俯身下去，他見到顯出笑紋的漩渦展於水上。是的，正是這裏，他即將屍體放在闊的欄干上。在沒有丟擲之前，他不能

阻遏自己再看小哥崙倍一次。就是城裏住民的目光也不能阻止他的滿足。他對着屍體的面部瞪視了數秒鐘。太陽穴的孔已經變黑了。忽然從睡熟的田野中，遠遠傳來像是嗚咽的馬車鞭轡聲。朱麗安着急了；他想躲避大的水聲，就把屍體再抱起來，自己隨他墜下。但不知怎樣，死者的兩手緊箍在他的頸上，竟把他一起拖了下去。他又不知託賴什麼神蹟，能夠攀住大石，沒有跌落水中。如此，小哥崙倍是想領他同道呢！

他覺到自己重新坐在石板上之後，他的身體已十分疲乏了。他曲着背，垂下兩腿，裝起他往往散步困倦了的柔軟形狀，他默坐在那邊，凝視停滯的水面重新現出微細的笑渦。真的，小哥崙倍一定想領他同去；他雖然是死的，他還緊箍着他的頭頸。然而這一切都已雲消煙散了；他展開胸口呼吸田野的清氣；他的視線，隨着河水的銀白反光，盯住兩岸柳樹的濃蔭間隙；這自然的一角彷彿在嚴謹快樂中，對他散出安靜與搖籃似的擺動。

一會，他想起台萊史。她一定是在等候他，他想。他看見她仍舊立在古舊的階級上，倚在木板已被苔蘚侵蝕的門檻旁邊。她筆直的挺立在那兒，身上那件鑲着紅心野薔薇花

的白緞衫，隨風飄動。或者，寒氣在襲擊她的肌膚，她已重新上樓去，就在她的房間裏等候他。她讓門開着，她躺在床上像結婚之夜的新婦……

唉！多麼甜蜜呀！從來沒有一個女人曾這樣等候他過。再過一分鐘，他將赴約定的幽會。然而他的兩腿麻木了，他很怕自己會睡去，他實在是個懦夫麼？他要自己清醒，他即遐想台萊史脫了衣服，立在梳裝台之前的情形。他隱約看見她舉起兩臂，張開喉頭，纖美的胳膊與蒼白的手掌閃爍於芬芳的空際。他竭力回憶，回憶從她的柔軟肌膚中，從塞滿可怕肉感，要他瘋狂迷惑的房間裏，發出醉人的香味。他將拒絕這一切贈予，拒絕他的嘴唇先已嘗到滋味的愛情麼？倘若他的兩腿不准許他走，他寧可膝行回去。

然而，那是一種已經失敗了的鬥爭，他的久戰下來的愛情從此墮入死道。他現在祇有一種不可抵禦的需要：睡覺，永遠的睡覺。台萊史的形像漸漸黯淡下去，一堵大而黑的牆壁漸漸高起來，使他們倆分離。現在他已沒有拿手指微觸她的肩頭的能力了，他已倦到不得不死的地步了。他的瀕死的欲望已聞到屍體的氣息。唉！那是已成不可能的了，他

若回到她的房中，抱她在懷裏，天花板都會倒塌在他們的頭上！

睡覺，永遠的睡覺，這一定是很好的，當人們對於醒的樂趣再沒有什麼可以留戀的時候！他明天不必再到郵局裏去了，到郵局裏去有什麼益處呢？他也不再呆立在窗口吹弄笛子了。那末，爲什麼不永恆睡覺呢？他的存在已經完結，他可以睡覺了。他重新瞪視小河，勉力看小哥崙倍是否還在那邊。哥崙倍是個極聰明的孩子：剛才他想領他一起去的時候，他一定知道他所做的。

水面仍是帶着漩渦微笑。清歌河奏出柔美的音樂，而廣大無邊的陰暗田野也有一種尊嚴的幽靜。朱麗安喃喃誦了三聲台萊史，就讓自己倒下去，像一包物件似的滾到水中，水面上因而湧起巨大的泡沫。清歌河仍在草上歌唱。

後來發現他們兩人的屍體時，人們以爲是決鬥的結果，並且造出如下的故事：朱麗安大概是在橋邊窺伺小哥崙倍，報復他平日被嘲笑的怨仇。他一石打中了後者的太陽穴，殺死哥崙倍之後，他自己也投河了。三個月以後，台萊史·馬塞納小姐同伐得依伯爵

的公子結婚。她穿着結婚的白緞衫，她的面容很平靜，態度也很高尚和貞潔。

到
鄉
間
去

巴黎郊外

一

今日一般巴黎人對於鄉間表示一種過分的嗜好。待巴黎逐漸擴大之後，樹木向後退去，缺少綠蔭的居民們生活在枯燥無味的城市中，總連續夢想着能在什麼地方領有一塊屬於自己的田畝。

最窮的，設法在他們的窗口，安置一個花園；這是幾個花罇放在吊着的木板上；生藤的香荳與西班牙荳沿着窗邊的繩索爬上去，構成一個花棚。人們就這樣以很少的費用，讓春天寄寓在自己的家裏。能把窗戶開在一個罕有的，沒有經鶴嘴鋤破壞的花園上，這是多麼快樂呀！可是最大多數人都很失望，沒有這樣的幸運。星期日，窒悶的居民，只得步行許多公里，從堡壘區的高處，去看青綠的田野。

這跋涉於堡壘區的散步一向是勞苦民衆與小資產階級所實行的。我覺得這很使我們感動，因為巴黎人對於綠草與寬廣地平線的不幸熱情，不能給出更大的表示。

他們沿着擁塞的街道走去，他們在自己脚下所揚起的灰塵中，到達那裏，身體疲倦，滿頭流着臭汗；他們整家坐在斜坡的枯草上，頭上晒着炙熱的太陽，有時候或者隱在稀疏的，葉子被蟲嚙壞的樹蔭下面。在他們背後，巴黎嗡嗡地响着，被壓在七月的酷熱之下；繞過城外的火車暴怒似的叫着，至於蕪亂的空地上，齷齪的工業，散佈着含毒的空氣。在他們的面前，軍事的地帶，赤裸裸而灰白的展佈着，荒涼而且寂寞，只有這裏那裏建着幾所木板的小酒店。許多工廠，以磚砌的高烟鹵，截斷風景並散出幾縷長的，玷污空際的黑烟。

但是，這都沒有什麼關係！超過烟鹵，在荒涼區域的後面，到這裏來的好人們瞥見遠處的邱陵；碧綠的草地，跟桌布那麼小，矮小的樹木，簡直像孩子玩耍的紙樹；這就夠了，他

們已很高興，他們在六七公里以外，欣賞自然。男子們脫下他們的短衣，婦女們躺在她們展開的手帕上；大家留在那裏直到晚上，讓胸中充滿掠過樹林的微風。接着，當他們回到火爐似的街道時，他們毫不發笑的說：『我們從鄉間回來！』

我不認識世間還有比圍繞巴黎的這個地帶更醜惡與更淒慘的地方。一切大城市都這樣製造一個荒涼的外圍。等到石街向前進展時，鄉野即向後退却，在街道盡端與綠草開始的中間，有一個凌亂的地域：被戕殺的自然，還沒有被新的郊區隱沒它的傷痕。這就是數不清的殘物堆，垃圾車傾卸污物的肥料窟，籬笆一半被拉去的小園地，種菜者的方塊菜圃，有種種的蔬菜在陰溝的水中長大起來，此外還有許多用泥土與木板築成的陋屋，只要一鋤頭就可以把它們打壞了。巴黎好像就這樣不斷的向它的邊緣，拋棄它的殘渣。

人們在那裏可以找到大城市的一切醜惡。污物在那裏對着太陽發酵。貧困把它的一切寄生東西移到那裏。幾株美的樹木還依然站着，如同平靜與強壯的神

明一樣，被人遺忘在這奇怪的，行將形成城市的輪廓中。

有些角落尤其是令人擔憂。我可以舉亞爾葛依 (Arcueil) 至樊弗 (Vanves) 的蒙盧日 (Montrouge) 平原為例。那裏開着古代的石礦，擾亂了整個土地的形態；在赤裸的平原上，許多車盤，許多大輪，以絞架與斷頭台似的側影，豎立在地平線上面。土地是鉛粉質的，灰塵已淹沒了綠草，人們在雨水使其變成鹹質水塘的凹地中間，循着毀壞的，被車輪陷成深轍的道路行走。我不認識，在太陽下山，大車盤瘦影因而伸長的時候，地上還有比這更陰慘，更含失望憂鬱的景色。

在城的另一邊，北面也有淒涼與悲慘的角落。人口繁密的區域，如蒙瑪特爾 (Montmartre) 賴沙柏爾 (La Chapelle) 與維勒特 (Villette) 即充塞在這裏，很髒地顯露它的可怕貧困。這並不是赤裸裸的平原，荒蕪土地的醜陋；而是人的殘渣，挨餓居民的騷擾。破碎的房屋排列在小巷的兩端，齷齪的衣褲懸掛在灰黑的窗口上；衣衫襤褸的孩子們在泥濘的街道打滾。這是巴黎的醜惡門限，一切的污穢都積聚在此地，一個外來的人

看到這個，必戰慄地停着，不敢前進。

我還記得，當我年紀很輕，初次坐着馬車到巴黎的時候，我曾在那裏受到我一生的最刺心的失望。我原來是想看到連續的宮殿，不料在二三公里之內，笨重的馬車仍在醜陋的建築，不像樣的小酒店，可疑的房屋中間滾轉，兩旁的樣子絕像鄉下的一個小村莊。接着，我們進入黑暗的街道。巴黎的外貌簡直比我們剛離開的那個小城還要狹隘，還要陰慘。

三

窮人們固然以堡壘區的濠溝爲他們遊樂的聖地，而一般小職員，甚至比較寬裕的工人們，却把他們的散步，擴展到更遠的所在。他們一直走到郊外頂近的樹林。託賴今日的許多交通工具，他們甚至到達真正的鄉野。我們離凡爾賽雙輪馬車的時代已經很遠了。除鐵道之外，還有塞納河的汽船，街上的公共馬車，鐵軌馬車，至於私人租用的馬車，那

更不用說了。星期日，這簡直是不可想像的擁擠；據人們的估計，在有些晴和的星期日，巴黎有四分之一左右的居民，將近五十萬人，衝上火車與別的種種車輛，散到四郊的鄉間去。許多家庭帶了他們的午餐，都在草地上吃飯。人們遇見欣悅的遊羣，一對一對藏着的年青戀人，也有孤單的散步者手裏執着小棍，循着小徑在漫遊。在每一荆棘叢後面，都有一個小團體。晚上，小酒店的燈光照耀着，人們聽見明朗的夜色中升起快樂的笑聲。

巴黎人的喜好鄉野的，確是值得敘述的一種研究。興趣不是時常是一樣的。從前不但交通工具的缺乏，自然要減縮散步者的數目；即長距離散步的情感也還沒有產生。百年以前，人們幾乎只認識郊外的少數地點，很多可愛的角落，遺失在綠葉之下的幽美村莊，還睡在童貞的狀態中。

在十七與十八世紀，鄉村並不怎麼可愛。人們容忍它排列在親王宮堡的周圍，彷彿是巧妙的裝飾品一樣。小地產還不存在，只有少數發財的布爾喬亞胆敢建築少數鄉間的別墅。那時並沒有現代的分散田畝，為千百人所領有的小塊土地，以及每一房屋都有

小園圃，小園圃四周都有圍牆繞着的成千成百的鄉民住宅。自從大革命分配了土地之後，巴黎的周圍，纔開始有這難以計算的中產階級別墅，它們都建築在從前貴族大獵場的每一塊土地上。

所以我們的祖先並不喜歡鄉間，或至少並不以我們的方式喜歡它。爲風俗反響的文學，在十七世紀，對於這自然的留意，也啞子似的留着，沒有半點表示，迄十八世紀末期，纔有愛好自然的情感，從此以後，這情感就日益強烈起來。如果我們要在當時的書籍中，尋覓郊外以及巴黎人如何欣賞郊外景色的情形，我們差不多找不到半點敘述。人們只有戴蘇里埃爾夫人（Madame Deshoulières）的著名詩句：『遍地是花的塞納河沿岸；』這『遍地是花』的句子是那一世紀說到這大江沿岸媚人風景的惟一描寫，它兩旁的最小村落現在都已很有名了。賴風丹（La Fontaine）在他的那個時代，是最能感到自然之美的一個詩人，也沒有一首詠唱巴黎郊外的詩詞；我們在他的作品中只嗅到深遠的香味，可是尋不出半點正確的說明。

理由是很簡單的。人們那時還沒有在著作中說到自然，因為它還沒有人格化，還沒有引起人的注意，人們還把它放在一邊，認它是劣等的，不值一述的東西。這並不是說他們厭惡它；他們當然也是欣賞自然的，他們在鄉間散步，可是不給草木以重要，他們以為毋須在文字上說到它們。待盧騷來了，纔使大家生起愛好自然的情感，纔使人們擁抱橡樹如擁抱兄弟一樣。今日我們對於鄉野的熱情，就從十八世紀這偉大的自然主義的運動中來。我們願意鄉間保持着它的粗野，我們逃避城市，不把城市帶到田間去。

所以盧騷是創始者，在他之後，浪漫主義給自然以靈魂。後來，同沙多布里安（*Chateaubriand*）、拉瑪丁（*Lamartine*）及雨果（*Victor Hugo*）一起，人們又進入詩的汎神主義，大家唱着萬物一體，認地上的一切生物都有連帶的友愛關係。古代的艺术使自然神化了，近代的藝術使它人格化，至於我們的古典藝術，只沉默的過去，沒有注意它的重要。然而，拉瑪丁，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對於巴黎郊外，似乎沒有寫過一首詩，雨果說到它的時候，只表示他先知者的恐怖。我們應該說，如此親密與如此可愛的巴黎郊外，似乎

不適合於抒情詩的吟咏。

四

有一個比較不著名的，現在差不多已被忘記的小說家，他的著作特別普及巴黎郊外的認識。我是說保羅·德·哥克（Paul de Kock）這的確是他第一個以小說的敘述，推促巴黎的民衆走向堡壘區以外的鄉間。無疑的，在他的時代，喜歡田野的趨勢確已存在了；可是他使鄉間的有些部分成爲時髦，他激動地敘述有些青綠與太陽的角落，使沒有到過的人們生起景仰的心理。真的，他的小說並沒有很大的文學價值。不過，用滑稽的筆調，要他所描寫的景色，顯露於可笑的誇大之下，那是多麼實在！這不是跪在許多大樹之下的抒情詩人；而是以平庸態度欣賞野景的巴黎布爾喬亞，他首先只向田間要求自由與清新的空氣。路易·菲列普（Louis-Philippe）治下的郊外情形都在那裏。

要知道五十年前的蒲洛尼森林與汶森森林的情形，在保羅·德·哥克的小說中，

找不到什麼可以令人驚奇的東西。人們只看見騎驢的娛樂與草上的用餐；只散步者有時在森林中遺失了歸路，爲着尋覓他們，人們往往組織搜索隊。真的，今日的情形完全變了。巴黎的華麗馬車已代替了驢的位置。人們固然還可以在草上用餐，可是在看守人的斜視之下。至於迷路，只要留點神，就可以找到原來的所在，因爲人們已掃除了樹叢，砍伐了萌蘖的植物，開闢了大路，把中間的空地改成草場。著名的渦德伊池塘（Mare d' Auteuil），保羅·德·哥克認它是荒僻的風景，現在好像已高貴地與城內都伊勒里（Tuileries）的大池爲隣了。

但是小說家所偏愛的角落是羅曼維爾（Romainville）他時常要他的人物出沒於這個村莊。現在是在巴黎的門外，人們能循着培爾維爾（Bellville）大街，作這有味的散步。可是從前要到羅曼維爾去，却比今日要到蒙特（Mantes）或封坦布洛（Fontainebleau）去，還要困難。這一方面又發生了多麼大的改變！保羅·德·哥克以感動的筆調說到紫丁香的真正叢林。這叢林已被剷除了，讓時常前進的巴黎可以過去；這裏現

在只有赤裸裸的平原，醜陋的房屋沿着大路建立着。這是勞苦與貧困的郊外區域。

關於這點，我們又須注意，鄉間遊樂的地點，亦隨人們的嗜好，大概於五十年之內改變一次。對於羅曼維爾，今日如此荒涼如此無聲的地域，從前不知有過多少詩歌呀！魯濱孫（Robinson），郊外酒店的集團，在第二帝國開始的時期，起而代替羅曼維爾。現在魯濱孫也衰退了，時行的趣味又躍到別處去了。我可以引亞尼埃爾（Asnières）與蒲西瓦爾（Bougival）為例，這兩個地方，在保羅·德·哥克的小說中從來沒有說到過，今日已充滿遊客了。

保羅·德·哥克之後，來了一羣畫家，實在是他們發現了巴黎郊外。這發現屬於我們風景自然主義的學派。當法朗賽（Français），歌洛（Corot）和陀比尼（Daubigny）等拋棄了古典的定式，去依照自然繪畫的時候，他們背上負着旅行袋，手裏握着一根小棍，很勇敢的動身去找新的景物。他們不必走得很遠，他們就立刻遇見幽美的村莊。

是法朗賽和他的幾個朋友發現了美麗的茂桐（Meudon）。直到那時，還沒有人想

到塞納河沿岸的情趣。後來，陀比尼探索從茂桐到蒙特的整個江河；一路上不知有多少寶貴的發現呀！沙都（Chatou），蒲西瓦爾，拉菲特村（Maisons-Laffite），剛弗朗（Conflans）與安特萊西（Andrésy）等都是好地方。那時的巴黎人連這些村莊的名稱都不知道呢！十五年以後，那樣多的羣衆擠到那裏，畫家們只好逃走了。陀比尼就那樣被迫離開了塞納河，溯着奧亞斯河（Oise）上去，安頓在邦多士（Pontoise）與亞當島（Île-Adam）中間的安特衛普（Anvers）。歌洛以維爾達佛萊（Ville-d'Avray）爲滿足這裏有湖與大樹可以供他工作。

如此，巴黎郊外，於每一繪畫展覽會中，顯露出來。那裏不但有藝術的演進，而且是一種無言的抗議，使那些要到很遠地方去尋覓好風景的人們知道，他們的手下就有很好的畫題。觀衆是多麼驚奇呀！怎麼就在巴黎的門外，人們竟找到如此可愛的風景！直到那時，沒有一個人看見它的，於是大家逐漸都向這個新的世界衝去，每進一步，即發現到可驚的美景。巴黎的廣大郊外就這樣被征服了。

五

巴黎的喊聲是連續要求自由的喊聲。城市在太狹窄的圍牆中呻吟；它不斷注視地平線，喘着氣要求太陽與和風。它的夢想彷彿是把平原改成遊樂的花園，使它於工作之暇，每晚可以在這裏自由自在的散步。這是每年增長的普遍趨勢，這將使廣大的郊外必有一日會成爲我們栽植樹木的大街的延續。

樹 林

一

我還記得二十年前，我與保羅，在樊里埃（Verrides）森林散步的往事。保羅是畫家，我那時只是書店裏的一個小職員，很窮，一點聲望也沒有。我做詩，做很壞的詩。它們睡在抽屜的深處，將永遠不再問世。我是在露天空氣中長大，小職員的幽閑生活非常使我失望，從星期一起，我就以二十歲青年的熱情，夢想未來的星期日。從前，在哀克斯（Aix）附近，我們就一起走路，往往連走數十里，毫無倦容，有時而且睡在美麗的星星之下。在巴黎，我們不能重新作這長途的步行，因為我們必須想到很快就要到來的公事房的無可通融的鐘點。所以我們只好趁星期日的第一班火車，為的是很早就可離開堡壘區的境界。

這是一件大事。保羅帶着畫家的一切器具。我有一本書放在自己的衣袋裏。火車沿着比埃佛爾(Bèvre)河前進，這發臭的小河，流着附近皮革廠的赭色髒水。人們經過蒙盧日的荒涼平原，大輪盤的枯骨赤裸裸的矗立在地平線上。接着，比塞特爾(Bicêtre)在對面，在許多白楊樹的後面，出現於一個小崗的半腰。頭在火車的窗口，我們舒服地呼吸着最初的草香。這對我們是忘掉一切，忘掉巴黎，進入一星期中夢想了六日的天堂。

我們在封德納·奧·洛斯(Fontenay-aux-Roses)的車站下來。那裏有兩旁栽着樹木的很美的道路。接着，我們穿過田畝，我們發現小河的邊緣闢着一條小徑。這是最幽雅的。左邊或右邊都是花園，尤其是栽滿玫瑰花與向日科植物的田畝。當地住着種花的園丁，他們培植花類，正如別處農民培植小麥一樣。人們在觸鼻的芬芳中行走，至於婦女們則在田上採摘玫瑰花，丁香花與石竹花等，用車把它們載到巴黎去。

八點鐘左右，我們走到桑斯嬭嬭家裏。我相信這位女老闆今日已經去世了。那時，桑斯嬭嬭在封德納·奧·洛斯與魯濱蓀之間，開設一間小酒店。關於這個店舖，留下種種的傳說。一羣寫實派的畫家，於一八四五年左近，使它成爲出名的飯店。顧爾培 (Courbet) 有一時期，佔着這裏的首座；人們甚至說，門口的大招牌，牛羊肉，鷄鴨與蔬菜的堆疊，有一部分，還是他的手筆。總之，這是一個可愛的小飯館，它把它的座位排列在雄偉的大樹下面，在這些陰涼的座位上，人們用陶土罐喝着有點酸味的小酒，並吃著名的酒炒兔肉片。我們在涼爽的，我們會稍稍戰慄的樹蔭之下，傍着被雨淋黑，沒有桌布の木桌一端，愉快的享用我們的第一餐。在這清早的時刻，只有我們兩人，在忙碌的侍女中間，看她們殺兔，拔鷄毛，準備下午用的食料。啊！在這春季晴朗星期日的覺醒中，雞蛋是多麼有味呀！

當我們再走的時候，天氣已開始熱了。我們放快脚步，把魯濱蓀留在我們的右邊。到奧爾內 (Aulnay) 之前，我們必須經過廣大的草莓田畝。玫瑰花與紫羅蘭之外，還有草莓。這是當地的農作物。人們以銅綠色的老秤盤，一斤一斤的出售他們的草莓。星期日下午

午，人們看見許多家庭帶着生菜盆，安頓在田畝的邊緣，在這裏大吃其購來的草莓。九時左右，我們到了奧爾內，一個小村，幾所房子沿着路旁集合着。沙多布里安住在這裏，使其著名的狼谷（Vallee des Loups）就在這裏出口。路轉彎了，人們即進入真正的荒漠地帶。這路一定是剖開了一塊沙礦；左右都有斜坡高上去，人們只在黃色的，細得如灰塵一樣的土地之間進去。不久，峽道寬大了，許多岩石矗立在分級降下的大樹林中間。沙多布里安的舊有產業就是在這個地方，在這狹谷的深處；住宅有着奇特的浪漫姿態；峨特式穹窿的窗戶與側面護樓，好像貼在布爾喬亞的住宅上一樣。然而道路仍上去，逐漸成爲荒僻；到處有陷下的窪地，彎曲的松樹長在岩石之間；就七月酷熱的日子說，人們以爲身在普洛溫斯的偏僻一角呢！最後，向着高原出去；突然，一個寬廣的地平線展佈着；至於樊里埃森林的暗線，則在前面，與黃色的天邊相平。

所以倘若循着高原的邊緣，向那濃密的樹林前進，人們可以瞥見他們的脚下有整個比埃佛爾河的河谷以及無窮盡的，漸漸變成淡紫色與暗色的崗陵，起伏不平的一直

延續到地平線的深處。眼睛辨出分散的鄉村，一行一行的白楊樹，正面鮮明的房屋白點分成無數小塊的耕種田畝，田上顯出自綠至黃的種種色彩，簡直如滑稽丑角的衣衫一樣。在任何地方，我都沒有見過像此地這麼寬廣的幅員。

三

在最初幾次，樊里埃森林雖然不很廣大，我們却容易在這裏迷失道路。我還記得，有一天，爲着更快的趕到目的地，我們想穿過樹叢，我們沉沒在那麼濃密的枝葉中間，我們連續轉了兩個鐘頭，仍不能找到一條出路。保羅·像小布賽 (Petit Poucet) ● 似的，想爬上一株橡樹去辨認我們的路線；可是他擦傷了兩腿，只看見樹巔隨着風勢捲動並消失在很遠的地方。

我不認識還有更可愛的樹林。許多長的道路佈滿纖細的綠草，踏在脚下，簡直如絲絨一樣。它們通到圓的廣場，青綠的「大廳」四圍繞着高如石柱的大樹，綠葉的穹窿，蓋

在頂上。人們存着虔誠的心理，在那下面行走，彷彿自己處在教堂的圓頂下面。但是我還喜歡許多小徑，許多深入灌木叢中間的狹路。我們瞥見遙遠的日光，在那一端，如圓的亮點一樣。別的彎曲的小徑，在淡綠的光線之下，如蛇似的，一直蜿蜒到無窮。還有很多有趣的角落，長着挺秀大楓樹與尊嚴大橡樹的空地，它們的優雅姿態，沿着草地，構成堂皇的行列；還有滿地是草莓花與淡色小紫羅蘭的斜坡，綠草沒到下頷，使人有着意外之感的洞窟，雜亂植着樹木的傾斜高地，它們順着降到平原，彷彿是巨人軍隊的前哨。

這些僻靜的勝地中，有一處特別引起我們的興趣。一天上午，正當四處奔跑的時候，我們在樹林的深處，距任何道路都很遠的所在，突然遇見一個水塘。這是一個充滿燈心

① 小布賽是班樂爾 (Perrault) 一本童話的題目與主要人物。他的父母，爲貧困所迫，讓他與他的許多兄弟遺失在廣大的森林中。後來用種種方法尋找出路，終於落入一個食人的妖怪手裏，結果是這位小英雄用了巧妙的詭計，殺了妖怪，方使自己脫出苦難——譯者。

草與苔蘚的水塘，因不知它的真名，我們就稱它爲「綠塘」；以後據人對我說，這就是查洛塘。我很少看見比這裏還要隱蔽的角落。水塘之上，許多大樹散着枝幹，花球與綠叢；其中有花紗那麼輕捷的嫩綠，也有緊湊地堆着，差不多近乎黑色的暗綠；一株柳樹垂下它的枝葉，一株鳳尾松斜着，彷彿使水裏散滿灰色的雨點。這一切綠叢，有的像火箭似的矗立着，消失於羣葉中，有的分層地列成圓蓋，還有的，束做許多牽連的葉簇，它們映在水塘的鋼鐵一般的閃亮明鏡中，闢成另一天地，它們的純潔形像完全準確地重現出來。沒有一隻飛蠅弄縐水面。極深的寂靜，無上的平和統御着這光明的一隅。我們因此想到古代女神狄亞娜（Diane）把雪白兩足浸在林間不知名泉水裏的沐浴。一種神祕的情趣從雄偉的大樹間下來，另有一種含蓄的熱情，森林的無聲之愛，則從銀白的池面升起。

綠塘終於變成我們每次散步的目的地。我們對它存着詩人與畫家的偏心。我們以真的愛愛它，我們在它四圍的纖草上度過我們每星期的休息日子。保羅開始作它的描繪，水與其搖曳的大草佔着前列的位置，樹向後伸去，如劇場兩旁的布景一樣，自大而小

的覆着它們濃密的枝幕。我呢，我仰臥在草上，一本書放在我的身邊，可是我不大讀它；我從枝葉之間凝視天空，許多藍孔，隨着風吹，立刻消滅於擺動的波濤中。細的陽光，如金球似的，透過樹蔭，把光亮的鐵餅映在草地上，它們的圓斑慢慢向前移動。我毫無掛礙或毫無憂悶的留在那邊幾個小時，或與我的同伴交換極少的談話，有時閉着我的眼皮，模糊與玫瑰色的光明浴着我的身體，我即任意夢想，許多美妙的幻影，繼續不斷的湧到我的腦海。

我們安頓在那裏，我們吃中飯，我們用晚餐，只有薄暮驅逐我們。我們等着傾斜的太陽，使森林燃起火災似的紅光。在樹的頂巔，好像有火燄在燃燒；反映這火燄的水塘，在濃密陰影已經淹沒大地的昏暗中，顯出血也似的顏色。這陰暗已完全下來了，而鋼鐵的鏡子仍保持着微光，人們或者會說它有着它所固有的光明，它像金鋼石一樣，在黑暗的深處照耀；我們在這神祕的亮光，女神浴月的淡白之前，還逗留一霎時。但是必須再到車站，我們經過已經睡着的樹林。一種藍的蒸汽籠罩着萌蘖的灌木叢；遠處，許多黑的樹幹，在

紫色的天邊，伸長它們的廊柱；夜已侵入小徑中間，這是從荆棘叢裏慢慢升起並逐漸吞沒大橡樹的黑夜。這是下午的莊嚴時刻，空間震顫着森林的最後聲音，大樹的深長擺動和漫草的迷惑呻吟。

四

當我們走出樹林的時候，這簡直是一種覺醒。高原上，還有很大的日光。我們最後一次轉過身來看看我們離開的樹林，我們還茫然不安的記掛着這由我們留在自己背後的陰暗。有些淡藍的凹地已顯露暗色，普通已向紫丁香色轉變的空氣，籠罩着我們脚下的廣大平原。最後的一線陽光射在很遠的崗陵上，使它顯出金黃麥田的景象。比埃佛爾河的一端，如銀袖章似的，在許多白楊樹之間發光。然而，我們從右面越過狼谷；我們沿着高原的邊緣，直到循着山腰下來的魯濱蓀路；等到我們走下之後，我們即聽見木馬的音樂與那些在樹下吃飯的人們的笑聲。

我們還記得有些晚上，由於好奇心的驅使，我們有時經過魯濱孫，不過想看看大聲歡笑的快樂罷了。許多栗樹中間點着光亮，刀叉的聲音則從上面下來；我們舉頭，我們尋找人們那樣喧鬧地碰杯的大巢穴。玩槍的尖聲有時截斷不終止的粗劣大風琴的舞曲。別的許多用餐者，在那與路相平的樹叢中，對着過路者的鼻子嬉笑。有時，我們留着不走，我們在那裏等待最後的火車。

在明朗的夜裏回來，是多麼可愛呀！等到我們離開魯濱孫之後，這一切喧鬧都停止了。再到鐵路邊來的成對男女，慢慢走着。在樹下，人們只看見白的女衫，鮮色的輕紗在飄動，好像草上的飛霧一樣。空氣有着芬芳的涼爽。笑聲跟震顫似的掠過；在這寂靜中，聲音傳得很遠，人們聽見別的路上，山腰的高處，女人唱歌的疲弱聲音，這些重複的歌曲，被蠢俗的人們快樂地唱着，就這樣在夜晚的空氣中顫動。金龜子的飛舞給樹林以嗡嗡的聲音。天氣酷熱的時候這些笨重的小生物，對散步者的耳朵，一直嗡嗡到夜裏；少女們發出小的叫聲，輕飄的裙子，以旗飄的聲音，很快的過去；至於那邊，無疑的，一定是在桑斯嬾嬾

的小酒店裏，一個吹獵角的人吹出逐鹿的聲音，淒慘的，深遠的，好像從神話的森林中送來。夜已黑了，笑聲也靜止了，人們在黑暗中，只看見封德納·奧·洛斯車站的光耀的汽燈。

在車站裏，非常擁擠。這是一個小車站，只有很仄狹的候車室。雷雨發作的日子，疲倦的散步者窒息的擠在那裏面。晴朗的夜晚，人們則留在外邊。一切女人都帶回整大把鮮花。由於不耐煩的鞭策，笑聲又重新開始了。接着，待大眾擁到車廂之後，旅行者往往從火車的這一端到那一端，又唱起那蠢俗的歌曲，這可怕的合唱鎮壓車輪的聲音與火車頭的鼾聲。鮮花溢出車窗以外，女子們搖動她們的裸臂，並仰在她們愛人的頭頸上。這是沉醉於春的年輕人回到巴黎來。

五

啊！甜美的星期日！二十歲遨遊郊外是多麼快樂呀！這還是我最寶貴的紀念之一。從

那時以來，我雖已認識其他的幸福，可是沒有什麼比年紀很輕時候，在大樹林中間，享受一日的自由，更有回憶的價值。

江 河

一

看，冬天來了。我愛它最初的淒涼，落葉的強烈氣息與江上的早晨震顫，簡直如哀愁一樣的柔和。有時，我划我的小舟，我把它吊在兩小湖中間的小灣深處。那裏，在這已死夏天的寂靜中，我終於單獨一個人留着，我跟古代的隱士一樣，離開了凡俗的塵世。

啊！一切離我都很遠，一切好像都渺小了！爲什麼昨天我還那麼興奮？我要肯定真理的野心是多麼愚蠢？在這時刻，我感到自己如極其微細的原子一樣，被遺失在廣大的自然中間，我已不知道，在我們蟻羣似的騷動中，在我們文學與政治的鬭爭中，在我們以爲是決定的，其實連江邊蘆葦也不會因此而低屈一下的紛擾中，何者是真實，何者是虛僞。我所知道的是我們如草屑似的被混在世界的永恆工作中；當我們在秋天的清晨，一個人聽到這土地的勞動時，我們就自覺渺小與柔順了。

水，寬廣的流過去，幾朵薄雲，如白絨毛似的，飄在淡藍的天邊，一種震顫的寂靜從樹上下來。我只有一個願望，就是消滅在那裏，永遠與這些水，這些雲爲伍，永遠沉沒在這寂靜的中間。停止了懷疑與凡俗的爭論，把一切都讓給這鄉間的偉大自然，它再接再厲，無爭吵的完成它的事業，這真是太美妙了！明天，我們再恢復我們的無謂鬥爭，今天應該跟被放在島上，青草沒到腹部的馬一樣，自由自在毫無掛慮的享受一番。

我的全部春夢都覺醒了。我還記得我們邀請少數朋友，到巴黎七八公里以外去探索塞納河的時期。在這幸福的時期，我們希望毫無保留的征服一切！

二

這是一個離鐵路很遠的小村，這可以說明它的偏僻。房屋雜亂的建立在高的河岸上，可是，河面大漲的時候，江水有時進入居民的住宅，他們只得用船維持彼此的來往。夏天，人們由長着青草，交叉着小徑的斜坡，下到塞納河。我們在那邊找到一個脾氣很好的

主人，他願意把他的客店，整個租給我們使用。主顧很少，只星期日還有幾個鄉下人；所以這一羣巴黎的客人，一住就是幾個星期。

接連三年，我們是當地的主宰。客店很小；我們若有十多人一起到那邊的時候，必須在小村中尋覓住所。我在鐵匠的家裏，選擇一個房間。我的眼前時常有這廣大房間的景象，它的大衣櫥是橡木的，它的牆壁用石灰水刷白，上面貼着許多圖畫，它的熟石灰的壁爐上陳列着農民的全部奢侈：隱在玻璃罩下的紙花，在定期市場贏得的鍍金盒子，從哈佛爾（Le Havre）拿回的貝殼。要用梯子纔能爬到我的床上。房間散着最後洗過的，衣櫥裏藏滿的桌布，面巾，被單與衣褲等等的新鮮氣味。

鐵匠讓給我的，是他長女的房間，印花布的裙，帆布的上衣等還掛在幾枚釘上。同來的朋友們開我的玩笑，說我睡在女人的裙堆裏。事實是這鄉下女子的藏衣室使我有點昏亂。有時我被好奇心所驅，訪問衣櫥並看看掛着的服裝。多麼高大的一個女孩子！這些袍的腰帶，給我繫上，並不太短，兩個巴黎女子可以在這一件上衣中間跳舞！一天下午，我

在一堆飯巾後面，發現到一件抹胸；我驚呆了，這是真正的大鎧甲，裏面可以藏米羅女神（Venus de Milo）的半身像。我們寄居的第二年，漂亮的愛納斯丁與波亞西的一個屠戶結婚了。

早晨四點鐘，築巢在壁爐上面的燕子以尖銳的多言，吵醒了我。然而我又重新睡回去；將近六點鐘光景，我即進入震耳的搖動中。樓下，鐵匠已開始工作。我的房間恰在鐵爐上面。風箱發出暴風雨似的鼾聲，鐵鎚有節奏的擊在鐵砧上，整個房子都因這個音樂而跳躍。最初幾個早上，我的床好像被震動得那麼兇猛，我不得不立了起來；後來，我也習慣了，身體很疲乏之後，鐵鎚終於搖着我睡覺。

三

我們只爲塞納河而來，我們就在河上度過我們的日子。在三年之內，我們幾乎沒有在岸上散過步；可以說，沒有一個小島，沒有一個小灣，不被我們認識。岸邊的樹木變成我

們的朋友。我們可以說出岩石的數目，上下游的數公里以內，我們簡直如在自己的家裏。今日，當我閉着眼睛的時候，我還見到這塞納河的一段同它的帳幕似的白楊樹；開着藍色和淡紫色叢花的河岸，長着巨草的荒涼島嶼，還很清晰展示於我的眼前。

我們的客店主人有一隻小舟，稍微有點笨重，我想大概是在哈佛爾建造的，它一共能載五六個人。它一定是很堅固的，它能抵抗它所經過的可怕冒險。我們毫不留神的讓它碰在河岸上；我們經過傾倒的樹上，我們使它陷入沙礁，陷得那麼深，我們只好赤着腿下水去拉它出來。它只發出暴烈的響聲，這讓我們大笑而特笑。有時被惡意的思想所驅，如我們所說，我們想試驗它，我們很粗暴的搖槳，使它撞在大的石塊上。衝擊的力量那麼猛烈，我們大家都跌翻了；可是，它只擦破表皮，只有微弱的呻吟，我們因此都很快活。

我不知道客店老闆是否覺察到我們對他小舟所作過的試驗；但是我還記得，他在自己以為沒有被人看到的時刻，沉思與溫柔地立在它的前面。他俯下身去，以父親似的不安態度，觀察它，觸摸它。這是一個溫和的好人，他從來不敢抱怨。

四

接着，我們平靜了，我們嘗着河的深刻情趣。

兩岸廣闊的分開；水面形成大的湖泊，那裏，三個島嶼並列地呈現於水流中。第一個很長，循着左邊下去，差不多延續三里的路程；第二個構成至多是三百公尺的小洲；至於第三個，只是長着大樹的草邱。後面，還有許多別的綠叢，別的小島錯綜而混雜的下去，被江水的狹臂所截斷。耕種的平原展佈在河的左岸；右岸則立着一個崗陵，頂上栽着頭髮一般的小樹。

爲避免疲倦，我們沿着河邊上去，我們到達水流的上游時，我們划到中間，讓我們的小舟順流而下。它無聲的慢慢下來。我們被懶惰所襲，偃臥在凳子上，我們很舒適，我們聊天。平靜的天氣，小舟每次蕩到島嶼在望的時候，我們的談話就停止了，一種無可戰勝的注意漸漸侵入我們的精神。

對面，在白的水上，三個島嶼，以它們圓的尖峯，綠的巨大「船骨」並列在同一線上。這在淡紫的暮色中，簡直是三個樹叢，碧綠的樹巔，很有力的豎着，彷彿是沉睡在明朗的空氣中。這又可以說是三條拋着錨的大船，或巨怪，它們的桅桿上覆着神異的濃密葉叢。在水面上，在廣大而沒有絲毫縐紋的銀鏡上，島嶼反映着，它們的樹木，它們的邊岸倒豎在水裏。一種肅穆，一種莊嚴，從天與河這兩蔚藍中出來，使沉睡在水裏的樹木格外顯得純潔。尤其是晚上，沒有一片樹葉搖動，水面露着鋼鐵似的平滑與淡藍的光彩，巨大的景象實在美麗，簡直要我們夢想至大的「無限」。

我們繼續下去，我們進入三島之間的一個河臂。於是比較親密的情趣立刻呈現於眼前。兩岸傾下的樹木，把河道改成花園的小徑。在我們的頭上，只有一帶的天空；至於我們的前面，開着塞納河的水流，它以銀鱗似的連續縐紋，向前奔騰，兩岸還有栽着樹木的崗陵與一個偏僻鄉村的鐘樓。在刈草以後的島上，草場展示着嫩綠的絨毛，有些地方映着斜射的陽光。一隻長嘴的翠鳥發出一種叫聲，使水上濺滿它飛翔的玫瑰色與綠色的

閃光。在樹的上面，許多野鴿在咕嚕鳴叫。這是無上的平和，甜美的陰涼，有古老花園的強烈印象，是古代貴婦人所愛遊的勝地。

然後我們划進一個小灣；那裏，我們又找到一種快樂。槳的使用已成爲不可能。必須讓它浮去，在困難的地方，還要借助於鐵鈎。跟牆壁一樣的樹木更加緊密，兩岸的樹巔已彼此相接，我們在穹窿之下行駛，看不見天的一角。百年的柳樹，一半被水流衝倒了，混雜地顯出它們如蛇盤着似的老根；它們的樹幹彷彿已腐爛了，以被淹者的淒慘姿態，傾在水上，似乎只有頭髮捲住它們；從這破碎的，青灰色的，被水流泡沫玷污的樹木中，長着脆嫩的枝莖，纖弱的綠葉，它們煥發地升上去，又同密雨一樣的重垂下來。我們過去的時候，必須低頭，我們的前額受到枝葉的撫摩。

另有些時候，我們則在水生植物中間滑過去；荷花展示它們圓而厚的綠葉，如蛙背似的在游泳，我們摘下它們那麼肥胖那麼無味的黃花，它們開在水面，簡直像好奇的魚眼一樣；還有別的許多花，我們不知道它們的名稱；其中有一種淡紫色的小花，尤其是鮮

美可愛。

但是小舟仍在植物的延續摩擦中，向下駛去。每一霎時，爲循着小灣的屈曲進行，必須掉轉船身。這又產生很深的感動，因爲我們不知道是否能夠過去。往往一個沙礁顯露在我們的面前。所以，當我們沒有遇着障礙，一直划到一個大灣，讓狹窄的過道，同森林中剛開闢的，人們必須一個一個過去而荆棘又時常阻住去路的小徑一樣，留在我們的背後時，我們是多麼快樂呀！我們簡直是得到無上的勝利呢！

多少甜美的上午就這樣在江上過去！早晨，一種輕煙從水中升起。這或者可以說是飛舞的薄紗，把一段一段極細的纖維，掛在河岸的樹木上。白楊樹好像全身穿着白衣。待太陽起來之後，它們的柔軟長衣，如婚禮之日新娘卸裝似的，卸了下來；它們一會兒還在空際保持着微白的輕烟，並以枝葉的小小顫動，向着太陽發光。

我們喜歡這些白霧的清晨，我們到水上只看太陽的初升。在我們的周圍，江水吐出乳色的氣息。突然，一道光線射了出來，黃金似的間隙給白霧染上紫色。在幾分鐘之內，最

嬌艷的色彩，淡玫瑰色，嫩藍色，由漆光反射出似的淡紫色，融解在模糊的空氣中。接着，好像一陣風掠過去，蒸汽完全渙散了，碧藍的江水，在勝利的太陽之下，閃着一點一點的火星。

夜裏，尤其是照着月亮的夜裏，我們也喜歡到上游的一個農村去遊玩，很晚，大概是半夜左右，我們循着水流蕩回。小舟在大的寂靜中很慢很慢的下來。圓的月亮在暗藍的天邊上來了，把它的銀光射在廣大的水面上。人們辨不出別的東西，兩岸的田畝與崗陵，只是兩排大的黑影，雪白的水流在它們中間過去。然而，從這些看不見的鄉間，有時升起遙遠的聲音：貓頭鷹的叫聲，蛙的咯咯聲，沉睡耕作物的大顫動。我們注視月亮在我們小舟的航跡間跳躍，我們讓自己的炙熱之手垂在陰涼的水中。

等我回到巴黎之後，我還很久保持着小舟的擺動。夜裏，我還夢着自己在搖槳，一隻黑的船載我飄向黑暗的深處。這是充滿憂鬱的歸程。街道的石板使我發怒，當我經過橋上之際，我向塞納河投射嫉妬情人似的目光。接着，生活重新開始，我們必須活着，這是無

法躲避的。我的工作又把我整個佔去了，我只好回到大的鬥爭中來。

六

這就是今日，在我自己可以作主的時刻，我爲什麼還時常盼望我能逃避到偏僻的一角，在百花盛開的江邊與兩顆老柳樹的枝幹中間，過着恬靜生活的理由。我們要永恆的平和，其實，只需要這麼小的一個位置！這世界的無謂鬥爭已不再使我興奮了。我將仰臥着，把我的兩手張在碧綠的草上，我將要求善良的自然收留我，永遠把我保持在它的懷抱中。

高克維爾的狂歡節

高克維爾是建在岩坳裏面的一個小村，距格蘭波爾七八公里。許多簡陋的房子膠在懸崖側面的半腰，好像被潮水留在那邊的貝殼一般，很美的一個沙灘寬廣地展在這些陋屋前面。爬到格蘭波爾的高處，向左邊望去，人們很明晰的可以看見西面有一大片黃的海濱，像金沙的波濤一樣，從岩石張開的裂縫中流瀉下來；以好的眼睛，人們甚至可以辨出那邊的房屋，如鐵鏽似的顏色，點綴在灰白的石頭上；它們的幾縷淡藍炊煙一直裊到阻住天邊的巨大斜坡的頂巔。

這是偏僻的「洞窟」。高克維爾從來未曾達到兩百人口的數目。這開在海面，小村就建在出口所在的山峽，竟以那麼峻嶮的彎曲與那麼陡急的斜坡深入陸地，以致車子幾乎沒有方法經過那裏。這截斷一切的狹道，使當地完全孤立，那裏與鄰近的村莊，好像相

隔數百公里似的。所以居民只從水上與格蘭波爾來往。他們差不多都是漁夫。以海洋爲生活，他們每日用船載魚到這唯一接近的鄉村。一個大的轉運商店，杜費魚行，包買他們的貨物；杜費老爹去世已有數年，杜費寡婦繼續他的經營，她只僱用一個夥計，金髮與高大的男子，莫雪爾先生，他負責奔走海岸，與一般漁夫接洽生意。這莫雪爾先生是高克維爾與開化世界的唯一連繫線。

高克維爾值得一個歷史家來敘述。這小村在無可記憶的遠古時期，由馬海一家創立起來，似乎是可以確定的，這家族移住到那裏，並在懸崖的腳下滋長繁殖。他們首先一定是很發達的，他們時常在本族間互相結婚，因爲在許多世紀中，這裏只有馬海一族。後來，在路易十三的時代，出現了一個佛洛舒。人們不大知道他從何處來，他同一個馬海族的女子結了婚，從那個時期起，情形就不同了，佛洛舒一族輪着發達了，他們繁殖得那麼迅速，以致數目日漸減少的馬海族慢慢處於被吞併的境地，他們的資產也終於落入新來者的手裏。無疑的，佛洛舒族確曾帶來新的血統，比較強壯的器官，更能適應這暴風與

大海環境的體質。總之，他們今日是高克維爾的主人。

不用說，這數目與財產的轉移當然經過很多可怕的衝突。馬海族與佛洛舒族現在是互相憎恨的。他們之間有着累世的怨仇。雖然已經衰落，馬海族還保持着古代征服者的倨傲。不論怎樣，他們是創建者，是老祖宗。他們總以極端的輕蔑，談論第一個佛洛舒，一個乞丐，一個由他們拿惻隱之心收留來的流浪者，他們的最大懊悔與失望是把他們的一個女兒送給他。這佛洛舒，據他們說，只產生淫蕩與偷竊的子孫，專門夜間在製造孩子，日間在窺伺遺產。沒有一個最醜惡的名詞，他們不用來辱罵這佛洛舒族的強有力的後裔，他們像這些失勢與破產的貴族，眼見中產階級，一日發達一日，漸漸奪去他們的年金與宮堡，心中有着說不出的苦悶一樣，簡直恨透了新來的暴發戶。當然，佛洛舒族這一邊，也有他們的傲慢勝利。他們享樂，這使他們格外輕侮別人，對於古老的馬海族存着看不起的譏笑，他們發誓，如果對方不低頭，他們一定要把這些不識相的子孫逐出村莊。在他們看來，這不過是些餓鬼，與其自裹在襤褸的衣服裏，不如費些工夫把它們修補完整一

些。所以高克維爾是處在兩殘暴黨派的衝突中，這情形彷彿是一百三十左右的居民決心要吃掉其他的五十個人，他們所持的唯一理由是自己比較富有與強大，兩大帝國間的鬥爭也沒有其他的歷史。

就最後擾亂高克維爾的爭吵說，傅亞斯與都奔兩兄弟的絕妙怨恨與盧宣（意即火魚——譯者）一家的公開衝突，是最好的例子。我們應該知道每一居民從前都有一個綽號，今日都已成爲真正的族姓；因爲在馬海與佛洛舒的交配中，彼此很難分別。盧宣的一個祖先一定是金黃的頭髮；至於傅亞斯與都奔，他們爲什麼會有這樣的姓名，人們已不知道它們的由來，很多綽號，時代久了，已失掉適當的意義。然而，老法蘭莎士，一個八十歲的壯健女人，現在還活着，她曾與一個馬海，生了傅亞斯；隨後，死了丈夫，她又轉嫁給一個佛洛舒，養下都奔。兩兄弟的憎恨就從這裏來，遺產的問題更從旁增加這一憎恨的程度。在盧宣家裏打得很兇，因爲盧宣責罵他的夫人瑪麗欺騙他，同一個佛洛舒，褐色髮的大漢，布里斯摩特相姘，他已有兩次用刀與後者相打並高聲喊着，他要戳穿對方的肚

皮。盧宣，神經質的小個子，是非常容易暴怒的一個男人。

但是當時最激動高克維爾的，既不是盧宣的暴怒，也不是都奔與傅亞斯的爭吵。有一個很大的風聲在傳播：岱爾芬，一個馬海族，一個二十歲的年輕人，胆敢愛起賴苟（意即尾巴——譯者）的女兒，漂亮的瑪爾歌來了，這賴苟，佛洛舒族的最富者，本村的保長的確是一個重要的人物。人們稱他為賴苟，因為他的父親，在路易·菲列普治下，是最後一個，以老人保存青年時代式樣的固執，依然用細繩繫結他的頭髮。賴苟領有高克維爾兩隻大漁船的一隻：和風號，它還是全新的，比其它的一隻不知要好多少倍，在海上走起來，着實穩固。另一隻是鯨魚號，幾乎腐爛的破船，屬於盧宣，它的水手是岱爾芬與傅亞斯，至於賴苟則有都奔與布里斯摩特同他一起。後者總不斷以輕蔑的態度譏笑鯨魚號，他們說，這簡直是一隻木屐，它必有一日會跟一把污泥一樣，融化於大的浪潮之下。當賴苟聽到岱爾芬這叫化子，鯨魚號的少年水手，竟敢在他女兒的周圍徘徊時，他就輕輕給瑪爾歌打了兩個巴掌，意思是預先通知她，她永遠不能做一個馬海族的老婆。瑪爾歌受到委屈，

立刻發氣，她喊着說，如果岱爾芬胆敢到她的裙邊來麻煩，她一定會打他幾個耳光，爲了一個她連對面看都沒有看過的青年而受罪，這真是太冤枉了。瑪爾歌雖然只有十六歲，却已像男子一樣的強壯，太太一樣的漂亮，她有看不起人的名聲，她對於想愛她的人是很不客氣的。由這上頭，由這兩個巴掌的故事以及岱爾芬的大胆和瑪爾歌的發怒等等，人們可以了解高克維爾將造出不少的謠言。

然而，有些人却說，瑪爾歌看見岱爾芬在她的周圍旋轉，其實並不怎麼厭惡或憤怒。這岱爾芬是個金髮的小個子，皮膚被海的熱風吹成鍍金似的黃色，鬚曲的頭髮降到他的眼邊與頸上。他的身材雖瘦長，可是很強壯；他可能打倒比他高大三倍的大個子。據人傳說，他有時逃開本村，到格蘭波爾去過夜。這給他以難聽的名聲，說他是專在姑娘身邊做工夫的餓狼，並同姑娘們過着胡鬧的生活，所謂胡鬧的生活，是包含着種種不認識的享樂。瑪爾歌一說到岱爾芬的時候，實在是太興奮了。他呢，他以陰險的態度微笑，並以細小而發光的眼睛注視她，絲毫不顧她的輕蔑與忿怒，他經過她的門前，他循着荆棘溜過

去，他於數小時之內窺伺她，他充滿貓在等候白鵝一般的耐性與輕捷；當她突然發現他在自己的裙後，有時走得那麼近，她甚至能從他的溫熱氣息，猜到他在自己身邊的時候，他並不逃走，他裝起那麼溫柔與憂愁的樣子，使她見到呆住，喘不過氣來，只待他走遠之後，纔重新發作她的忿怒。真的，如果她的父親見到她這樣，他一定會再打她。這不能再這樣下去。然而她徒然發誓，她必有一日會像她所預許的那樣，給他幾個耳光，可是真他在身邊時，却從來不抓住機會去實現她的諾言：大家因此都說她不應該那麼誇張；她既然把耳光留給自己，此後就應該少說爲是。

不過，沒有一個人相信她會做岱爾芬的老婆。人們看見她的這種態度只是風流女子的弱點罷了。馬海族的一個最沒有錢的窮小子，成家時沒有六件襯衫可以帶來的一個青年，竟想同保長的女兒佛洛舒族最有錢的繼承者結婚，那是太不像話了，簡直是荒唐的謬論。有些惡意的口舌甚至說，她或者會同他私姘，至於正式嫁給他，彷彿是絕對不可能的。一個有錢的女孩子可以任她的意思享樂，如果她有頭腦的話，決不會做這樣的

蠢事。最後，整個高克維爾都關心這件冒險的事情，很好奇的想知道以後的變化。俗爾芬會有他的耳光麼？不然，瑪爾歌或者在懸崖的某一洞裏，終於讓他親吻她的兩頰吧？大家等着看吧？有些是預料男的一定會吃到耳光，另有些則說，結果一定是女的讓他接吻。高克維爾簡直是在喧噪的紛擾中！

在小村中，只有兩個人：教士與鄉警，既不屬於馬海族，也不是佛洛舒族的後裔。鄉警，一個瘦長的人物，不知他原來的名字叫什麼，大概因為他在查理第十下面服務過，大家都喊他爲皇帝，他對於本村其實不必實施任何嚴格的監護，因為到處是赤裸的岩石與荒涼的荆棘地，簡直沒有什麼耕種的田野。一個提拔他的縣長，給他在這裏創起一個閒缺，讓他可以安靜地靠着菲薄的薪俸過日。至於賴狄該神父，是頭腦簡單的一個教士，主管轄區的職員們，希望擺脫他，把他塞在這偏僻的角落裏。他過着正人君子的生活，他重新變成農人，鋤種他從岩石裏開闢出來的小菜圃，抽着煙斗，看他的生菜茁長起來。他的唯一缺點是喜歡吃好的東西，他很苦，不知怎樣纔能滿足自己的欲望。他現在只好酷

愛鯖魚，並喝蘋果酒，有時而且喝得酩酊大醉。總之，他是教區的神父，教區的人民，爲着使他高興，每隔一些時候，也來參加他的「彌撒」。

但是，教士與鄉警，很久保持着完全的中立，結果也不得不採取傾向一邊的態度。現在，皇帝是擁護馬海族，至於賴狄該神父，則同情富有的佛洛舒族。從此，問題就更複雜了。皇帝既然過着安閒的布爾喬亞生活，每日除不厭煩地計算格蘭波爾出海的船隻之外，幾乎沒有什麼事情可做，於是他就想在本村盡着警察的任務。由於保守的祕本能，變成馬海族的擁護者之後，他就贊成傅亞斯，反對都奔，他設法當場拿住盧宣老婆與布里斯摩特私通，他若看見岱爾芬溜進瑪爾歌的天井，他就有意閉着眼睛，作爲沒有看見。最壞的是這些行動勢必要皇帝與他的當然上司賴苟保長之間，發生劇烈的衝突。爲着尊重紀律，前者總順從地聽着後者的譴責，一轉身，他又重新依照自己的頭腦行事：這就使高克維爾的公衆權力解體了。人們經過掛着保長辦公處招牌的廠棚前面，幾乎沒有一次不聽見裏面有爭吵的聲音。另一方面，賴狄該神父傾向勝利的佛洛舒族，後者時常

把肥大的鯖魚贈給他，得到了餽贈之後，他總暗地裏鼓勵盧宣老婆的抵抗，並以地獄的火燄威嚇瑪爾歌，說她如果讓岱爾芬的手指動到她，上帝一定會懲罰她。總之，這是完全的混亂，軍隊反抗文官，宗教庇護布爾喬亞的享樂，一共只有一百八十年代的整個民族，在這孤立的洞窟，對這廣大的海洋與無限的天邊，過着互相吞噬的生活。

只有岱爾芬，在這紛擾的高克維爾，保持着戀愛青年的笑容，只要瑪爾歌屬於他，其他的一切都可不管。如獵野兔似的，他用陷穽的方法獵取她。他的態度雖然像發瘋的樣子，可是很有理性，爲着快樂能持久，他願意教士給他們舉行正式的結婚。

一天下午，在他窺伺着她的一條小徑上，瑪爾歌終於舉起手來。可是她臉色緋紅的留着；因爲，不等着她的批頰，他已拿住這威脅他的小手並狂熱的親吻它。

看她顫抖的時候，他用很低的聲音對她說：

『我愛你，你愛我麼？』

『不要白日做夢，絕對不可能，』她發怒地喊道。

他聳一聳肩，然後，以平靜而溫柔的態度說：

『不要這樣說……我們倆一定很好。你去看，我們將來一定是很幸福的。』

二

某一星期日，天氣非常惡劣，九月的一個暴風雨很可怕的襲擊格蘭波爾的岩石海岸。天將黑了，高克維爾瞥見一隻避難的大船被風吹去。可是黑暗已加深了，人們不能去救它。從昨天起，和風號與鯨魚號都已被繫在沙灘左面，兩塊花崗岩中間的天然小港裏。賴苟與盧宣都不敢出海。最可惜的是莫雪爾先生，杜費寡婦的代表，於星期六親自到高克維爾來對他們說，如果他們能認真努力，他的女老闆允許給他們以額外的獎金；魚太缺少了，市場裏已有怨言。所以，星期日晚上，在暴風雨之下睡去時，整個高克維爾都自怨自艾的大發脾氣。這是永恆的故事：訂貨總在海洋保持着它的魚產時到來！全村都在談論他們看見在暴風雨中過去的那隻船，無疑的，在這時候，它一定是沉在海底了！

第二天是星期一，天色還是陰暗的。風雖然已不太猛烈，似乎不能平息的海，還依然澎湃的發出吼聲。風已完全降低了，波濤還保持着憤怒的擺動。不論怎樣，下午，兩隻漁船終於出海了。將近四點鐘光景，和風號回來，沒有捕到一點東西。當水手都奔與布里斯摩特在小港口繫纜的時候，賴苟很憤怒的站在沙灘上，向着大洋，伸出他的拳頭。莫雪爾先生在那邊等魚呢！瑪爾歌與高克維爾的一半人也在海邊看着暴風雨的最後波濤，她同情她父親反對海與天的怨恨。

『鯨魚號究竟在哪裏？』有一個人問。

『那邊，在那尖端的後面，』賴苟說。『這破船今天若能整個回來，那真是有運氣呢！』他對那隻漁船充滿輕蔑。隨後，他要人家聽見，他們竟讓自己的生命冒着這麼大的危險，這對馬海族的確是好的，因為人窮得沒有一個銅子的時候，頂好是去死了！他寧可對莫雪爾先生食言。

然而，瑪爾歌觀察鯨魚號在那岩石尖端的後面。

『父親』她終於問道，『他們也捕到一些東西麼？』

『他們？』他喊着說，『一點都沒有！』

他的氣平息了，看見皇帝在旁邊冷笑，他更溫柔的加上說：

『我不知道他們是否捕到一些東西，不過按照他們平素總是空手回來的情形說

……』

『今天他們或者會捕得一些東西，』皇帝有意反對他說。『這是很顯明的。』

賴苟正想以忿怒的氣勢回答他。可是賴狄該神父來了，他平息了保長的怒氣。從教堂的平台，他瞥見鯨魚號；那隻漁船好像正在追逐一條大魚。這消息激動了整個高克維爾。集合在海濱的羣衆裏，有馬海族與佛洛舒族，有些禱祝漁船帶些意外的收穫回來，另有些則切盼它一無所得。

瑪爾歌筆直的站着，目光始終不離開海面。

『看，他們在那邊，』她說。

真的，有一點顯現於尖端的後面。

大家都向那裏注視。這簡直像在水上飄蕩的瓶塞。皇帝甚至沒有瞥見黑點，要生在高克維爾的人，纔能在這樣遠的距離中，看見鯨魚號與它上面的水手們。

『喏！』眼睛最好，最能看到遠處的瑪爾歌再說，『這是傅亞斯與盧宜在搖槳……小個子站在船頭。』

爲不指出他的名字，她喊岱爾芬爲『小個子』。從此，她的目光注意漁船的前進並設法解釋它的奇特動作。如教士所說的一樣，它好像在追逐一條儘在他們前面逃走的大魚。這看來實在有點希奇。皇帝武斷：他們的魚網一定被拖住了。可是賴苟喊着說，這是一些懶鬼，他們無非在玩着消遣。不用說，他們總不會捕到海豹！所有站在那邊的佛洛舒族都認這個笑話很有趣，都聽得大笑起來，至於受窘的馬海族則宣告盧宜至少是一個勇敢的男子漢，他畢竟在冒着生命的危險，至於別的人，一遇見小小的風浪，就趕着回到陸地來了。賴狄該神父又要起來調停了，因爲空中已有拳掌的聲音。

『他們到底遇見了什麼？』瑪爾歌突然說。『看，他們又去了。』

人們立刻停止互相威脅，大家都在搜索地平線。鯨魚號又重新隱到尖端的後面去了。賴苟自己也擔心起來。他不能解釋這一類的動作。盧宜真的在那邊捉捕什麼大魚麼？這恐懼使他氣得難以忍受。雖然沒有什麼東西可看，却沒有一個人離開海濱。大家留在那裏，歷兩小時左右，忍耐的等着有時出現，有時消失的漁船。最後，它終於完全不見了。氣得發狂的賴苟，內心蘊藏着這可怖的願望，毫不掩飾的對大家說，它也許已經沉沒了；盧宜老婆那時恰同布里斯摩特站在一起，他一面冷笑的看看他們，一面拍着都奔的肩頭，好像爲安慰他的兄弟之死似的。但是，當他看見他的女兒，瑪爾歌，一聲不響，伸着頸項，兩眼儘向遠處凝視之際，他的笑就立刻停止了。這也許是爲岱爾芬吧！

『你在那裏做什麼？』他發吼似的說。『你給我回到家裏去吧！……你當心，瑪爾歌！』

她不動。接着突然說：

『啊！看，他們又出現了！』

沙灘上發出驚駭的叫聲。瑪爾歌憑着她的好眼，對大衆發誓說，她已看不見船上還有什麼人。既沒有盧宣，也沒有傅亞斯，總之，沒有半個人影！鯨魚號像被放棄了似的，在風裏奔馳，每一分鐘都在掉頭，並懶洋洋的向前擺動。好在西風起來了，把它推向陸地，可是，奇怪的激蕩，要它向着左右搖擺。於是整個高克維爾都到海灘上來。這個喊叫那個，沒有一個女孩子留在屋裏照顧肉湯。這一定是發生了災難，一種難以解釋的奇特事情，使大衆的頭腦都昏亂了。瑪麗，盧宣的老婆，經過一霎時的反省之後，以爲應該哭了。都奔只成功裝着憂愁的樣子。一切馬海族的男女都很悲傷。至於佛洛舒族的人們則竭力遏住內心的喜悅。瑪爾歌坐了下去，好像她的兩腿已經折斷了。

『你又在做什麼！』賴苟遇見她在自己的脚下時，這樣呵斥她。

『我很疲倦，』是她的簡單回答。

她的臉轉向海面，兩頰隱在手掌裏，並用她的手尖遮住眼睛，固定的凝視着那隻以更懶的姿態，在波濤中擺動的漁船——它好像喝醉了，儘在海上蹣跚。

在場的人都接二連三的加以揣度。船上那三個人或者已跌到水裏去了吧？不過，三個人同時跌下去，似乎有點奇怪！賴苟當然願意相信鯨魚號跟爛雞蛋似的破裂了；可是船還是好好的浮在海上，於是大家都聳一聳肩。接着，彷彿這三個人真的已經死了，他又想起他是保長，他應該立刻去辦理手續。

『請您放心吧！』皇帝喊着說。『他們會死得這樣愚蠢麼？如果他們真的已跌到海裏，我想小岱爾芬早已游到這裏來了！』

整個高克維爾都贊同他的意見。岱爾芬並不怕水，他簡直像鯨魚一樣的能游泳。不過這三個人到底哪裏去了呢？於是又開始吵嘴了，有的說：『我說是可能的……』另有些則反對：『那裏的話，決不會如此……』這個喊：『太愚蠢了……』那個答：『你自己愚蠢！』結果是達到彼此要交換耳光的地步。賴狄該神父只好從中勸解，至於皇帝，則推動各人，要他們恢復秩序。然而漁船並不着急，仍繼續在衆人面前跳舞。它在旋轉，彷彿是嘲笑岸上的人們。潮水載負它，使它以長的有節奏的擺動，向着陸地敬禮。老實說，這的確是

一隻發狂的漁船！

瑪爾歌，兩頰隱在手掌裏，仍繼續在注視。一隻小艇離開了碼頭，出去迎接搖擺的鯨魚號。是布里斯摩特很不耐煩，他好像不高興拖延，立刻要給盧宣老婆以確實的消息似的。從此，整個高克維爾都注意這小艇了。說話的聲音提高了。那末！他辨出一點東西麼？鯨魚號仍以它的神祕與嘲笑的姿態前進。最後，人們看見他站立起來，拿住一根船纜，並向船中注視。一切呼吸都停止了。可是，突然，他大笑起來。這真奇怪，他究竟笑什麼有什麼可以快活的！

『笑什麼呀？究竟有什麼呀？』人們用激動的喊聲問他。

他，並不回答，他笑得更兇。他做手勢，好像說，你們去看吧！然後他把鯨魚號繫在小艇上，他搖着槳拖它回來。一種意外的景象，使整個高克維爾都驚呆了。

在船裏面，三個人，盧宣，岱爾芬與傅亞斯很幸福的仰臥着，捏緊拳頭在打鼾，簡直是醉死了。一個去了底的小酒桶，擺在他們中間，這大概是他們從海上撈來的一滿桶酒，他

們現在已經喝過了。無疑的，這一定很好，因為除一公升左右流在船上與海水相混之外，他們全都喝光了。

『啊！豬糞！』盧宣老婆很粗暴的喊道，並立刻停止了她的假泣。

『咦！他們的捕魚真清爽得夠味呢！』賴苟裝出非常厭惡的樣子說。

『真是！』皇帝回答，『他們捕到他們所能捕的。他們畢竟捕到了一桶酒，別的人連一點東西也沒有到手呢！』

保長受到譏刺，不再開口，心裏當然很不高興。高克維爾仍繼續爭吵。現在大家都明白了。船喝醉了的時候，它們也跟人一樣的搖擺；實在說，那隻船滿肚都是力古爾酒。啊！混蛋！多麼可恥！它在大洋中蹣跚，像醉漢的樣子，連它的家都不認識了！高克維爾狂笑並發氣，屬於馬海族的人們覺得這個很有趣，佛洛舒族的子孫則認這個很可厭，簡直會使人嘔吐。大家圍着鯨魚號，伸長頸項，睜開眼睛，看這三個壯健的男子睡着，展露欣悅的面容，毫不疑心羣衆在俯視他們。咒罵與笑也沒有擾亂他們的酣睡。盧宣沒有聽見自己的老

婆在責備他把一切都喝光了。傅亞斯沒有覺到他的兄弟都奔陰險地用腳踢他的肋骨。至於岱爾芬，當他喝醉了，配上他的金髮的，確是很漂亮的，他的玫瑰色面孔，沉沒在愉快的表情中。瑪爾歌早已立起來了，現在靜靜地以粗狠的樣子凝視「小個子。」

「應當把他們抬回去睡覺！」一個聲音喊道。

但是岱爾芬恰在那時睜開了眼睛。他以迷惑的目光向着大家看看。各方面都很激動的問他，因為他還在酩酊的狀態中，幾乎聽不清各人究竟向他問些什麼。

「那末什麼？」他口吃的說。「這是一個小木桶……沒有魚。於是我們把小木桶撈回來！」

他總離不開這句話。每次說它的時候，只簡單的加上說：

「這很好。」

「但是木桶裏有什麼東西呢？」一個人暴怒的問他。

「啊！我不知道……這的確很好！」

在這時候，高克維爾急着想知道。大家都把鼻子低向船裏，用力嗅着。由於一致的意見，這有力古爾酒的氣味；不過，沒有一個人猜得出是什麼力古爾酒。皇帝自誇喝過世人所能喝的任何酒類，他自告奮勇的說，他去嘗嘗這個究竟是什麼。他鄭重地把賸在船底的液體拿一些放在他的掌心，羣衆就突然肅靜了。大家都等着他的意見。但是皇帝啜了一口之後，搖搖頭，似乎還不清楚。他嘗了兩次，依然沒有頭緒，他漸漸遲疑起來，並表示不安與驚奇的態度。他終於只好宣告：

『我不知道……這真奇怪……如果沒有海水的話，我會知道，也說不定……憑我的名譽說話，這真是非常奇怪！』

大家面面相覷，很驚異的留着，覺得皇帝自己都不敢斷定，實在有點奇怪。高克維爾用敬重的態度看着這空的小木桶。

『這的確很好，』岱爾芬再說一句，好像在嘲笑他們。

『如果你們願意，那邊還有……我看見許多小木桶……小木桶……小木桶……小木桶……』

他很溫柔的注視着瑪爾歌，並重複唱着這個疊句。他剛瞥見她在那裏。她發怒，做出要打他巴掌的手勢！他甚至不閉眼睛，他以柔和的態度，等着她的耳光。

賴狄該神父，被這不認識的酒味所誘惑，也用他的手指浸到船底，並拿它放在嘴裏吮吸。跟皇帝一樣，他也搖頭不，他不認識這個，這真是很奇怪。人們於是只同意一點：木桶一定是星期日晚間看見的那隻被難大船的漂流物。許多英國船往往載着力古爾酒和各種美酒到格蘭波爾。

天色漸漸接近黃昏，大家終於在陰暗裏回去。但是賴苟若有所思的留着，腦中被他不明說的一種思想在煩擾。他停着不走，最後一次聽見被人抬去的岱爾芬，用他唱歌似的聲音重複誦着：

『小木桶，……小木桶，……小木桶，……如果你們願意，那邊還有！』

那一夜，氣候已完全改變了。第二天，當高克維爾醒來的時候，天邊照着閃亮的太陽。海沒有半點縐紋，像無邊的綠緞似的展佈着。天氣很熱，這是金色的「秋老虎」。

村裏的首領，賴苟起來，腦中還充滿夜間的美夢。他凝視海面，或左右眺望，曾歷很久的時間。最後，他以不愉快的態度說，他還是要滿足莫雪爾先生的意思。他立刻領着都奔與布里斯摩特動身，恐嚇瑪爾歌，如果她不走着直路，他一定會打斷她的腳骨。當風號離開港口並看見鯨魚號還笨重的被繫在岸邊擺動的時候，他心裏不免有點快活，所以喊着說：

「今天，哈哈！他們總是落後了！……小朋友，吹熄臘燭吧，這些先生要睡覺呢！」

等到和風號達到寬廣的海面時，賴苟張開他的魚網。接着，他去訪問他的許多「魚籠」。所謂魚籠是一種長的簍子，人們尤其是用它們來捉捕大海蝦與鯉魚。海雖然很平靜，他徒然一一撩起他的魚籠，可是所有的長簍子都是空的；在最後的一個裏面，好像有意嘲笑他似的，他找到一條小鯖魚，他即暴怒的把它丟回海裏。這真是命運在作祟；魚這

樣在譏笑高克維爾，已有幾個星期了，而且時常總在莫雪爾先生表示最需要的時期！一點鐘以後，當賴苟重新抽起他的魚網時，他只撈回一大堆海藻。一下，他捏緊拳頭，咒罵海的無情，尤其使他發氣的是一望無垠的晴朗海面，懶洋洋像光耀的銀布一樣，展臥在蔚藍的天色之下。毫不擺動的和風號徐緩與柔和地滑着海水前進。重新張開並收回他的魚網之後，賴苟決定回去。下午，他再來看看，他威脅上帝與聖人，他滿口是可怕的呢罵。

然而盧宣，傅亞斯與岱爾芬仍在睡覺。人們只在吃中飯的時候，纔叫他們起來。他們什麼都記不得了，他們只意識到他們曾喝下他們所不認識的奇特東西。下午，趁他們三個都在碼頭的機會，皇帝設法詢問他們，現在他們的頭腦清醒了，他們應該知道自己所喝下的是什麼東西。他們回答這或者像摻着甘草汁的燒酒；不然，或者可以說是燒過的和糖的「洛姆」酒。他們說「是」，他們說「否」。根據他們的回答，皇帝疑心是香藥酒；可是他不敢確定。那一天，盧宣與他的水手們胸口很不舒服，始終沒有去捕魚。其實，他們已知道賴苟早晨曾出去，空手而回，他們說，等明天再去訪問他們的魚籠。三個人都坐在

海濱的石塊上，他們屈着背，彷彿半醒半睡，嘴裏黏着漿糊似的，注視着潮水高漲起來。

但是岱爾芬突然清醒了。他跳上石塊，兩眼向着遠處喊道：

「您看，老闆……那邊！」

「什麼？」盧宣問他，並伸展他的肢體。

「一個木桶。」

盧宣與傅亞斯立刻站起來，以閃亮的目光，搜索地平線。

「在哪裏，孩子？在哪裏，一個木桶？」老闆反覆問道，態度很感動。

「那邊……左邊……這黑點。」

他們兩個都沒有看見什麼。接着，盧宣發出一句咒罵。

「真是天曉得！」

他也看見木桶，跟綠豆似的浮在白的水上，映着下山太陽的斜光。他向鯨魚號奔去，後面跟着岱爾芬與傅亞斯，他們跑得很快，他們的脚跟拍在臀部上，並使海灘的石塊亂

滾。

當海裏有一個木桶的消息，散佈在高克維爾的時候，鯨魚號已經離開港口。女人與孩子們也跑着喊：

『一個木桶！一個木桶！』

『你們看見麼？浪潮使它流向格蘭波爾。』

『啊！是的，在左邊……一個木桶！你們快來！』

高克維爾的人們從他們的岩石疾馳下來，孩子們趕到時，伸着他們的頸項，女子們用兩手提着她們的裙子，使下坡時走得更快一些。不久，像昨天一樣，整個村莊都在海濱了。

瑪爾歌出來一會兒，然後又竭力跑回家去，通知她的父親，後者正與皇帝在討論一件公事。最後，賴苟出現了。他的臉色變得灰白，他對鄉警說：

『您給我滾蛋吧！……這一定是盧宣派您來開我的玩笑。那末！他不會撈到它，您

去看吧！』

當他看見鯨魚號在三百公尺之外，向着遠處擺動的黑點，竭力搖槳的時候，他的憤怒格外增加了。他推着都奔，與布里斯摩特躍入和風號，最後，他也離開港口，嘴裏重複誦着：

『不，他們不會撈到它，我寧可死了，也不會讓他們先到！』

高克維爾於是看見一個美的景象：和風號與鯨魚號的瘋狂競賽。後者看見對方已離開碼頭，也明白危險，盡它的全部速率前進。它大概先走了四百公尺左右；可是兩邊的機會還是相等的，因為和風號的行動特別輕快。所以海濱上的情緒是很緊張的。馬海族與佛洛舒族彷彿由於本能似的構成兩個集團，興奮地看着鬥爭的變化，每邊都擁護它自己的漁船。首先是鯨魚號保持着優勢，但是，待和風號努力猛進之後，人們已看見它逐漸趕上它的敵手。後者也作無上的努力，於幾分鐘之內保持着相差的距離。接着，它又被趕上了，和風號以異常的迅速，追到它的旁邊。從此以後，兩隻船顯然要在木桶的附近相

遇。勝利只繫於一個機會，一個小小的失手。

『鯨魚號！鯨魚號！』馬海族喊道。

可是他們再不響了。等鯨魚號幾乎觸到木桶時，和風號以一種大胆的动作，趕到它的前面，使木桶重新滑到左邊去，賴苟於是用鐵鈎將它拉住。

『和風號！和風號！』佛洛舒族張着喉嚨大喊。

皇帝說到內應與出賣，大家交換了幾句粗話。瑪爾歌拍掌。賴狄該神父帶着他的日誦經下來，用一句深刻的話語，使他們都平息了，而且茫然不知所措。

『他們或者也把全桶都喝光了，』他喃喃說，態度很憂鬱。

在海上，從鯨魚號到和風號，發生了暴烈的爭吵。盧宣說賴苟是強盜，至於賴苟則罵他是毫無用處的豬獠。兩邊的水手都拿起他們的船槳來準備互相毆打。這冒險的競賽差不多變成兇狠的海戰。然而他們相約回到陸地來再談，他們伸出拳頭，互相威脅，他們說，彼此若重新相遇的話，一定要挖空對方的肚皮。

『流氓！』盧宣咕嚕道。『你們知道，這木桶比昨天的還大……它是黃色的。這一定是極好的美酒。』

然後用失望的聲音說：

『好吧，我們去看魚籠吧……或者有大海蝦，也說不定。』

鯨魚號笨重的離開，向左邊，尖端的那方面駛去。

在和風號裏，賴苟只得生氣的樣子，阻止木桶前面的都奔與布里斯摩特。鐵鈎拉斷了一個桶箍，使紅的液體滲漏出來，他們兩個人就用指端去嘗它，覺得味道很美。大家儘可以喝它一杯，決不會發生什麼壞的結果。但是賴苟不願意這樣。他把木桶填好，使它不再漏，並宣告誰要吮它，他可不答應。一切都得靠岸之後再說。

『那末，我們去抽魚籠吧？』都奔不愉快的問道。

『是的，一會兒再去，這並不着急。』賴苟回答。

他也以貪婪的目光凝視木桶。他覺得四肢都軟了，他有立刻回去到岸上嘗這美酒

的願望。此刻魚已惹起他的厭煩。

『好吧，』他沉默了一下說。『我們回去吧，因為天色已不早了。……我們明天再來。』
剛想放棄捕魚的時候，他看見右邊又有一個木桶，——這個很小而且豎着，跟地陀螺一樣的在旋轉。這給撒網與抽魚籠的工作以最後的打擊。他們連說也不高興說到它們了。和風號立刻追逐這小的木桶，而且很快的撈它上來。

在這一會兒，鯨魚號也遇到同樣的事情。當盧宣已經看過五個全空的魚籠時，時常在窺伺的岱爾芬喊着說，他已見到一個東西。可是這太長，不像一個木桶。

『這是一根樑木，』傅亞斯說。

盧宣讓他的第六個魚籠再沉下去，沒有把它完全抽到水面。

『我們不妨去看看吧，』他提議。

待他們逐漸前進之後，他們以為認出是一塊木板，一隻木箱，一根樹幹。接着，他們發出快樂的喊聲。這是一個真正的木桶，不過樣子很奇怪，好像從來沒有看見過似的。人們

或者可以說是中間膨大，兩端用一層石灰封閉着的一條圓管呢！

『啊！這真滑稽！』盧宣很快活的喊道。『那個，我要皇帝去嘗它………好吧，孩子們，我們回去吧！』

撈到了之後，他們一致同意，暫時不去動它，鯨魚號回到高克維爾，正是和風號也在小港口繫纜的時候。沒有一個好奇者離開海濱。快樂的喊聲歡迎這三個木桶的意外獲得。孩子們把他們的帽子擲到空中，至於女子們則跑着回去尋找酒杯。立刻決定當場去嘗撈得的液體。漂流物是屬於全村所有，這沒有半點異議，不過也形成兩個集團，馬海族的人們圍着盧宣，佛洛舒族的子孫則集合在賴荷的一邊。

『皇帝，第一杯給您！』盧宣喊道。『請您告訴我們，這究竟是什麼東西？』
力古爾酒是黃金一樣的顏色。鄉警舉起杯來，注視它，嗅它，然後決定喝它。

『這是荷蘭來的，』他在沉默一下之後說。

他不供給其他的說明。所有的馬海族都以敬重的態度喝着。這稍嫌太濃一些，他們

留着很驚異，怎麼會有花的氣味！女子們覺得這個很合口。至於一般男人，則認爲太甜一點，少放些糖，似乎更好。然而，喝了三四杯以後，這終於變成很有味了。他們愈喝，愈愛喝。男子們快活極了，女子們也變成很滑稽的樣子。

但是皇帝，不顧他最近與保長吵過嘴，竟到另一集團，佛洛舒族的旁邊去看看。較大的木桶供給深紅色的力古爾酒，至於最小的，則傾出白的液體，跟岩石間的泉水一樣；就是這個最強烈，簡直是真正的胡椒，使口舌辣得捲縮起來。不論是紅的或白的，沒有一個佛洛舒族認識這究竟是什麼。其實那裏面也有懂得酒味的「老油子」。儘管喝下去，而不知所喝的是什麼，這實在使他們有些苦惱。

『喂！皇帝，請您給我嘗這個，』賴苟終於對他說，就這樣先來向他表示好感。等着邀請的皇帝，又重新以辨別酒味者自居。對於紅的，他說：

『這裏面有橘子！』

對於白的，他宣告：

「這個，這味道真好！」

人們只好以這些回答爲滿意，因爲他裝起熟悉者的態度搖頭，臉色很得意，好像滿足了他的聽衆似的。

只有賴狄該神父似乎不大佩服。他要曉得酒的名稱。依他說，名稱已在他的舌端；爲着完全明白它們的性質，他一小杯一小杯的喝下，並重複說：

『請你們等着，請你們等着，我知道這是什麼……停一刻，我就會告訴你們。』

逐漸，馬海族與佛洛舒族的兩個集體，都不約而同的快活起來了。尤其是賴苟爲首的人們笑得很兇，因爲他們把兩種力古爾酒混着喝下去，這使他們格外興奮。可是他們仍各自留着，沒有混在一起。他們也不把自己桶裏的酒獻給對方，他們只以同情的目光互相注視，他們雖不明說，他們的內心一定是很高興嘗嘗對方或者更好的液體。仇敵的兄弟，都奔與博亞斯整下午靠近在一起，沒有顯露他們的拳頭。人們還注意到盧宣與他的老婆共着一個杯子喝酒。至於瑪爾歌，她在佛洛舒族的人們中間分酒；她有時把杯子

盛得太滿了，力古爾酒就在她的手指間流下，她不斷吮吸她的手指；結果，她雖然服從她父親不准她喝酒的吩咐，她也像收葡萄節季的女孩子一樣的嘗醉了。這對她並不壞，反之，她更漂亮了。她的臉色變成粉紅，她的眼睛簡直像一對燭光。

太陽已下山了，薄暮的天氣跟春天一樣的溫和。高克維爾已喝完三個木桶的美酒，並不想回去吃晚飯。他們留在海濱上實在是太好了。黑夜降臨之後，單獨坐着的瑪爾歌覺得有人在她的後頸呼吸。這是岱爾芬，很快樂，以四肢行走，像狼似的在她背後徘徊。她忍住喊聲，使不驚動他的父親，不然，他會踢背後的岱爾芬一脚。

『滾開，愚蠢的！』她喃喃說，一半發氣，一半嬉笑。『你會被人家捉住！』

四

第二天，高克維爾醒來的時候，太陽在地平線上已升得很高。天氣更涼快了，海假寐在晴朗的天空之下，這是什麼事都不想做，懶惰氣候。那天已是星期三。高克維爾，因前

夕的歡宴，一直休息到午飯的辰光。之後，他們纔到海濱去看看。

那一天，捕魚，杜費寡婦，莫雪爾先生，一切都被忘掉了。賴苟與盧宜簡直不說去看他們的魚籠。將近三點鐘了，他們又看見木桶了。有四隻在村莊的前面浮動。和風號與鯨魚號即動身去追逐它們；既然是大家都可以享受，他們不再競爭了，每隻船都有它的一份。

到六點鐘，把小海灣搜索了一遍之後，盧宜與賴苟，各自撈得三個木桶回來了。歡宴又重新開始。爲着更加舒服，女子們搬下許多桌子。她們甚至把櫂也帶來了。如他們在格蘭波爾所看見的一樣，各人就在這裏成立兩個露天的咖啡店。馬海族在左邊，佛洛舒族在右邊，中間還隔着一個小沙丘。然而，那一晚，皇帝從這一集團到那一集團，手裏拿着滿杯的酒，讓大家都嘗到六個木桶的酒味。將近九點鐘了，他們比前夕還要高興。第二天，高克維爾的全部居民已記不起他們昨夜是怎樣去睡覺的。

星期四，和風號與鯨魚號只撈到四個酒桶，每邊兩個，可是很大。星期五的收穫很多，可說是意外的；一共是七桶，盧宜得三桶，四桶歸賴苟。高克維爾於是進入黃金的時代。大

家不再做什麼。漁夫們喝完了前夕的燒酒之後，一直酣睡到中午；然後下到海濱來漫步，並以目光探詢海面。他們的唯一掛慮是自問潮水將給他們浮來何種力古爾酒。他們瞪着眼睛，留在那邊幾個鐘頭；待有漂流物出現時，卽一齊發出快樂的喊聲。女人與孩子們，從岩石的高處，用大的手勢，連把潮浪捲來的小堆海藻也指爲酒桶。和風號與鯨魚號隨時準備着離開碼頭。它們出海，它們搜索海灣，他們如捕鮪魚一樣的追逐木桶，現在他們已不捕靜靜對着太陽跳躍的鯖魚以及懶洋洋在水面擺動的靴底魚了。整個高克維爾都在沙灘上拚命狂笑的，看着追逐。晚間大家又歡樂的喝着追逐的所得。

最使高克維爾興奮的是酒桶陸續而來，好像永不停止似的。大家以爲再也沒有了，其實還有。這沉沒了的大船，確實載得很多的貨物；成爲自私與快樂的高克維爾，開這難船的玩笑，說它是藏酒的真正地窖，所藏的力古爾酒簡直使大洋的一切魚類都可喝醉。除此之外，人們沒有撈到一個相同的木桶；各種形態，各種大小，各種顏色，可說是應有盡有。再則，在每一木桶裏，都是不同的液體。因此皇帝也沉入很深的默想中；他，他喝過一切

酒，現在也不再認識了。賴荷宣告他從來沒有見過這樣多的貨色。賴狄該神父相信這是某一野蠻國王，買去成立他的豐富酒窖。總之，高克維爾過着從未有過的酣醉生活，再也不想明白它的究竟了。

女子們喜歡植物汁釀成的濃酒：撈到的有摩卡酒（moka）可可酒，薄荷酒與華尼爾酒（vanille）。有一天下午，瑪麗·盧宣喝了那麼多的茴香酒，她終於病倒了。瑪爾歌與其他的小姐們則嘗着「苦拉索」（curacao）酒，貝納狄克丁（benedictine），特拉比斯特（trappistine）與查爾特婁斯（chartreuse）酒。至於覆盆子酒，則保留給小孩子。當他們遇到歌虐克酒（cognac），洛姆酒（rhum），杜松子酒以及一切烈性的，能刺激嘴唇的酒類時，男子們自然是更高興了。接着，驚駭的事情發生了一桶和着乳香的開奧斯島（Chios）的「拉基」（Raki）酒，給整個高克維爾都驚呆了，他們以為撈到一桶篤薈香精（essence de térébenthine）呢；可是他們也把它喝了，因為不應該放棄一點東西；可是很久都還談到它。巴塔維亞（Batavia）的「亞拉克」（Arack），和着茴香的瑞

典燒酒，羅馬尼亞的「都依卡·加盧格勒斯卡」(tuica calugaresca) 與塞爾比亞的「斯里服維茨」(Slivovitz) 更推翻了高克維爾對於酒的一切觀念。其實，他們尤其是喜歡「古曼爾」(kummel) 與「寇爾舒」(kirsch)，清得跟水一樣，強烈到可以殺死一個人的力古爾酒。我的上帝！人們怎麼可能發明這樣多的好東西呢！在高克維爾，他們只認識燒酒，而且不是個個人都認識。所以想像終於激發了，他們在這可以醉人的變化無窮的種類之前，簡直生起真正的崇拜。哦！每晚以新的，連名稱都不知道的東西，讓自己喝醉，這是多麼快樂！這好像是仙女的故事，她用一切花與菓子釀成種種奇特的液體，蒸溜的酒精，將它們跟雨或泉水似的，傾瀉給他們！

所以星期五晚上，有五個木桶在海濱之際，高克維爾不再離開沙灘了。靠着涼爽的天氣，他們生活在這裏。在九月裏，人們從來沒有享受過這樣晴朗的一個星期。節日從星期一開始，只要上天不斷把木桶送來，沒有理由，它不一直繼續下去；因為賴狄該神父已看見那裏面一定有上帝的手指在擺佈。一切事情都停止了！晚上睡覺時，既有快樂到來，

日間又何必忙碌呢？大家都是富翁，不必在咖啡館付錢而能喝到最貴的力古爾酒的富翁。兩手放在衣袋裏，高克維爾享受太陽的和煦，等着晚上的狂歡。再則，它也不再清醒了；它接連嘗着「古曼爾」、「寇爾舒」與香酒的快樂；在七天之內，它認識精（*Q. B.*）酒的憤怒，「苦拉索」的溫柔，「歌虐克」的狂笑。高克維爾跟初生孩子一樣的天真，它什麼都不知道，它只快活地喝着上帝給它送來的東西。

馬海族人與佛洛舒族人是於星期五那天和好了。夜裏大家都很歡樂。前一晚上，距離已很接近了，最醉的人們已經踐踏介於兩個集團中間的沙丘。只要再進一步就好了。佛洛舒族這一邊，已飲完四個木桶，至於馬海族，也喝光他們的三小桶，這三小桶的酒色是藍的，白的與紅的，恰可構成法國的國旗。藍的使佛洛舒族充滿羨望，因為藍的力古爾酒在他們看來，實在是可驚異的東西。賴苟從他不再清醒之後，變成好好君子，他手裏捧着酒杯走過來，他明白自己的身份，他既然是官吏，他就應該首先表示好感。

『好吧，盧宜，』他口吃的說：『你願意碰杯麼？』

『當然願意，』盧宣回答，感動到站不住腳。

他們終於摟着頸項擁抱。於是大家都哭了。他們實在是太感動了。馬海族與佛洛舒族從三個世紀以來，即彼此相恨，現在居然是互相擁抱了！賴狄該神父，非常感動，他又說到上帝的手指。他們以三種力古爾酒，藍的白的與紅的，互相碰杯。

『法蘭西萬歲！』皇帝喊道。

藍的沒有什麼價值，白的也不大好，但是紅的的確很成功。人們於是去喝佛洛舒族的酒桶。接着，大家開始跳舞。既然沒有音樂，男的青年們志願地吹起口哨，拍着手掌，這使少女們都激動了。節日是很盛大的。七個木桶一列排着；每個人都能選擇他自己所最喜歡的美酒。那些喝夠了的，躺在沙上睡覺；待他們醒來之後，又重新喝酒。另有些人，則漸漸擴大他們的舞場，他們把整個海濱都佔據了。直到半夜，人們在露天裏跳躍。海發出溫柔的聲音，星星，在深遠的，無限平和的天邊閃光。這是天真時代的晴朗，蠻人的部落，喝下了他們的第一桶燒酒，就在閃爍的穹窿之下，醉醺醺的過着狂歡的一夜。

然而高克維爾還要回去睡覺。再也沒有什麼可飲的時候，佛洛舒族與馬海族互相幫助，互相扶持，不論好壞，終於重新找到他們的臥床。星期六，狂歡一直繼續到早晨兩點鐘。人們撈到六個酒桶，有兩個是很大的。傅亞斯與都奔幾乎打架。都奔有着惡意的醉態，他說再也忍受不下了，想同他的兄弟拚命。但是這爭吵使大家都不高興，不論是佛洛舒族或馬海族，都覺得他們太不知趣。整個村莊都在互相擁抱之際，彼此還要相爭。這還說得過去麼？大家強迫兩個兄弟一起碰杯；他們還是面帶怒容，皇帝答應監視他們。盧宣夫婦也有問題。當瑪麗飲了茴香酒之後，她對布里斯摩特表示盧宣不能以平靜態度忍受的友誼；尤其是使他難堪的是他自己有了醉意之後，也願意他的老婆愛他，充滿溫良的賴狄該神父徒然勸告，要寬恕侮辱，而人們却害怕發生意外。

『算了吧，』賴荷說『一切都會自行和解的，只要明天的收穫很好，你們去看吧。……祝你們健康！』

但是賴荷自己也不完全令人滿意。他總是窺伺着岱爾芬，等到他看見後者接近瑪



爾歌的時候，他就用腳踢他。皇帝發怒了，因為——他說，——阻止兩個青年一起嬉笑，這簡直是缺乏理智。賴荷還是發誓說，與其把他的女兒給了那個小鬼，他寧可直截了當的殺死她。其實，瑪爾歌自己也不願意呢！

『你是高傲的，是不是？』他喊着說：『你永遠不會同一個叫化子結婚呀！』

『永遠不會的，爸爸！』瑪爾歌回答。

星期六，瑪爾歌喝了很多甜的力古爾酒，想不到有這樣甜的味道！她既然不再顧忌什麼，她不久就坐到木桶的旁邊。她笑，她簡直像在天堂一樣的幸福；她凝視天上的星星，她的內心好像有一種音樂在演奏跳舞的曲調。岱爾芬就在那時溜到木桶的陰暗下面，拿起她的手，並問：

『說，瑪爾歌，你願意麼？』

她，仍是微笑，然後答道：

『這是爸爸不願意。』

『哦！這沒有半點關係，』小個子再說。『你知道，一般老頭子總是不願意的……你，只要你願意就好了。』

他的胆大了，他親吻她的頸項。她的頭向後伸了一下，顫動循着她的肩頭下去。

『不要鬧，你使我癢死了！』

但是她不再說到給他幾個耳光了。首先，她沒有力量，因為她的兩手太軟了。再則，輕的吻在頸上，這對她似乎很有味。這簡直像力古爾酒一樣的甜蜜，一樣的使她沉醉。她終於如雌貓似的，轉過頭來，伸出她的下頷。

『喏！這邊，』她口吃的說，『在耳朵的下面，這使我發癢……哦！這真好！』

兩個都忘了賴苟。好在有皇帝在監視着。他要賴狄該神父注視他們，並說：

『您看吧，神父……最好是給他們舉行婚禮。』

『而且也有益於風俗，』教士帶着道學的氣味說。

他負責第二天就去談判這件事情。由他直接去對賴苟說。現在，賴苟喝得那麼多，皇

帝與教士只得把他抬到家裏去。在路上，他們設法要他考慮與他女兒有關的問題；但是他們只能得到像豬一樣的鳴聲。在他們背後，岱爾芬，趁着明朗的夜色，領回他的瑪爾歌。第二天下午四點鐘，和風號與鯨魚號已撈到七個木桶。到六點鐘，和風號又撈到兩個。這一共是九個。高克維爾於是慶祝它的星期日。這是它歡宴與沉醉的第七天。節日的確是從來沒有見過，以後也不會再有一個的節日。當你們在下諾爾曼地說到它的時候，人們總帶笑的回答你們！

『啊！是的，高克維爾的狂歡節！』

五

從星期二起，莫雪爾先生沒有看見盧宣或賴苟到格蘭波爾來，覺得有點奇怪。這些傢伙究竟在幹些什麼？海是平靜的，捕魚也應該很好。或者他們想一次載來很多靴底魚與大海蝦，也說不定。他一直忍耐到星期三。

到星期三，莫雪爾先生發氣了。大家應該曉得杜費寡婦並不是好惹的。這是一個立刻會用粗話的女子。雖然他是一個美的男子，有金黃的頭髮，身體亦很壯健，他却很怕她，尤其是他想娶她，時常替她做點小忠小信的事情，心裏打算，一旦成爲她的丈夫時，他將以耳光去平息她的脾氣。星期三上午杜費寡婦不能再忍耐了，她暴怒，她說貨物爲什麼不來，這樣好的天氣，鱈魚與鯖魚一定是很多的。莫雪爾先生聽了之後，相當苦惱，他把一切的過失都推到高克維爾從來沒有失過信的事實上。驚奇暫時平息了杜費寡婦的忿怒。高克維爾到底在想些什麼？它從來不做這樣不踐約的行爲。但是她立刻宣告她可以不管高克維爾的食言，最要緊的是莫雪爾先生應該隨時留意，如果他仍讓漁夫們繼續嘲笑他，她將要自定主意了。一下，他就不安起來，他大罵盧宣與賴苟，要把他們送到魔鬼那裏去。不論怎樣，再過一天，他們或者會來吧！

第二天，星期四，兩個都沒有出現。莫雪爾先生失望了，下午，他爬到格蘭波爾的左邊，站在一塊岩石上，遠遠看見高克維爾與它黃點一般的沙灘。他注視很久。小村在太陽之

下，顯露它的平靜外貌，幾縷輕烟從烟窗裏出來，無疑的，這一定是女子們在準備晚飯。莫雪爾先生親眼看見高克維爾依然在它原來的位置上，並沒有坍下的岩石，把它壓壞了，於是他更不明白了。待他重新下來時，他以為瞥見海灣裏有兩個黑點，這不用說是鯨魚號與風號。因此，他回來勸慰杜費寡婦：高克維爾還是在捕魚。

一夜又過去了。人們已到星期五了。還是沒有高克維爾的消息。莫雪爾先生爬到他的岩石上，不止十次，他的頭腦已開始昏亂了，杜費寡婦拿可怕的态度對待他，他沒有辦法，找不到可以回答的話語，高克維爾仍在那邊，如懶惰的蜥蜴似的，臥在太陽之下取暖。不過，莫雪爾先生已看不到炊烟了。村莊好像已經死了。他們全體都已自殺在他們的洞窟裏吧？沙灘上，固然還有蠢動的黑影；可是，這可能是由潮水推上來的海藻吧！

星期六，還是沒有一個人來。杜費寡婦不再叫喊了：她嘴唇雪白的瞪着眼睛。莫雪爾先生在岩石上過了兩個鐘頭。他逐漸生起好奇的心理，他個人需要知道村莊的沒有動靜，到底是什麼一回事。這些陋屋幸福地假寐在太陽之下，終於激起他的憤怒。他已決定，

星期一很早就動身，打算九點鐘就趕到那裏。

到高克維爾，並不是一種簡單的散步。莫雪爾先生甯可循着陸地走去；他這樣繞彎到村莊裏，讓任何人都不會看見他。一輛車子載他到羅比紐，他把車子留在這裏的一個倉庫之下，因為他很謹慎，不願意使它在山峽中間冒險。他很果敢的動身了，他還要在最可怕的山徑中，走六七公里的路程。路上的風景很美麗；它以連續的轉彎，在兩排大的岩石之間降下，有些地方那麼窄狹，三個人並排都不能過去。更遠一些，它沿着深淵前進；再轉一個彎，山峽就突然開朗了，人們由此可以看見海景，無限的黑色地平線，立刻展示在步行者的眼前。但是莫雪爾先生並沒有欣賞風景的心思。當石塊在他的腳下滾動時，他發氣到咒罵。這都是高克維爾的過失，他打算用適當的方式去處治這些懶鬼。然而他走近了。轉過最後的岩石之後，突然他瞥見村莊二十座左右的房屋貼在懸崖的半腰上。

已九點鐘了，天是那麼蔚藍，太陽是那麼炎熱，人們以為還在六月呢！氣候好極了，空氣清新，並發出金塵似的陽光，因吹着輕微的海風，讓人覺得非常清涼。莫雪爾先生走進

本村的唯一小街，他以前曾時常到這裏來，經過盧宣住宅的門前時，他走了進去。屋裏是空的。然後他去看傅亞斯，都奔與布里斯摩特的房子。鬼也沒有一個；一切門都開着，室內沒有半個人影。這到底是什麼意思？一種輕微的寒顫開始滑過他的皮膚。於是他想到官。皇帝一定會把消息告訴他。可是，皇帝的房子也像別家一樣，完全是空的；怎麼！連鄉警都沒有了！這荒涼與寂靜的村落終於使他恐怖。他跑到保長的住宅。那裏，另一種意外在等待他：房裏亂得一塌糊塗；人們已有三天沒有整床了；食具散着，顛覆的椅子好像指示此地有過爭鬥。精神很受驚擾，以為發生了什麼災難，莫雪爾先生要走到盡端，他訪問教堂。如保長不在家一樣，教士也沒有在教堂裏。一切權力與宗教都消失了。被遺棄的高克維爾沉寂地睡着，沒有一個氣息，一隻狗或一隻貓。連家禽也沒有了，母鷄也已不見了。什麼都消滅了，無限的藍天之下，只有空虛，沉靜與死寂。

真是高克維爾沒有把它的魚產載來，這當然是沒有什麼希奇！高克維爾已搬家了！高克維爾已死了！應該去通知警察。這神祕的災禍使莫雪爾先生非常激動，等到他走

下沙灘時，他驚駭的叫了一聲。整個居民都躺在沙灘中間。他以為是發生了大屠殺。響亮的鼾聲又讓他明白過來。星期日夜裏，高克維爾狂飲到那麼遲，所以絕對沒有法子回去睡覺。它就睡在沙上，睡在九個完全喝空了的木桶周圍，它全體醉都倒在原來的位置上。是的，整個高克維爾都在那邊打鼾；他還聽見孩子，女人，老的，壯的，全體發出沉醉的氣息。沒有一個人站着。有的仆着，腹部朝下，有的仰着，背脊臥在沙上。另有些則曲着身子躺着。好像床已整理好了，他們就睡了下去。他們享受酣醉的小幸福。像被風捲的枯葉一樣，男子們隨便散佈着，翻倒在沙上，他們的頭比脚跟還要低；女子們露出她們的臀部。這真是充滿天真的景象，這是露天的宿舍，親密的人們自由自在的睡在那裏；因為，如果有拘束，就沒有什麼快樂了。

恰是新月的時期。高克維爾以為熄了它的臘燭，讓自己躺在夜的黑暗中。接着，天亮了；現在太陽照耀着，有力的陽光直射在睡者的身上，不使他們稍睜一下。他們沉睡着，大家的臉色很愉悅，都有醉漢的漂亮天真。母鷄們很早就下來啄着木桶，因為它們也醉了，

它們也睡在沙灘上。還有五隻貓與三隻狗，也四脚朝天的醉倒在那裏，它們大概是噀了黏着糖汁的酒杯。

一會兒，莫雪爾先生在這些睡者中間行走，注意自己的脚步，使不踏到任何一個人。他明白了，因為格蘭波爾的人們也撈到被難英國船的木桶。他的全部忿怒都消失了。多麼動人的與含有道德意義的景象！高克維爾和好了，馬海族與佛洛舒族彼此睡在一起！喝着最後的一杯，最兇的敵人也互相擁抱了。都奔與傅亞斯，手握着手，以將來不再爭論遺產的兄弟姿態，彼此在打鼾。至於盧宣的一家，則顯出更加可愛的圖畫，瑪麗睡在盧宣與布里斯摩特中間，好像告訴人家，此後他們就這樣三個過着共同的與幸福的生活。

但是另有一個集團尤其顯出感動的家庭景象。這就是岱爾芬與瑪爾歌，他們互相摟着頭頸；他們親密的睡着，面頰貼着面頰，彼此的嘴唇還被睡前的一個熱吻半開着，皇帝橫着躺在他們脚下，似乎在守護着他們，在他們頭上，賴苟拿父親嫁了女兒的滿意態度，睡着打鼾，至於賴狄該神父，也如其他的人們一樣，躺在那邊，兩臂張開，好像是給他們

祝福。睡的時候，瑪爾歌還伸出她玫瑰色的臉嘴，跟一隻求愛的雌貓一樣，喜歡人們撫摩她的下頷。

節日以岱爾芬和瑪爾歌的結婚結束了。莫雪爾先生後來也娶杜費寡婦做了他的老婆並時常虐待她。在下諾爾曼地，你們如果說到這個，人們一定會笑着回答你們：『啊！是的，高克維爾的狂歡節！』

水

災

我姓盧比安，名路易。我已七十歲了，我生於格洛河上游，距都魯斯十餘里的聖約來村。爲着麵包，我曾與土地奮鬥了四十年。最後，安樂來了，上一月我還是本村最富的農人。

我們的一家好像得天獨厚似的。幸福總在我們的家裏；太陽是我們的兄弟，我想不起我們曾有一次壞的收成。我們差不多有十二個人生活在這農家的幸福中，首先是我自己，身體還很康健，領我的孩子們去工作；其次是我的弟弟彼得，一個沒有結婚的獨身漢，軍隊裏退休下來的老排長；再其次是我的妹妹亞格德，她自丈夫死後，回來與我們同住，她是一個又高大又快活的家主婦，我們在村莊的另一端都能聽到她的笑聲。接着來的是全家的人口：我的兒子約克與他的妻子羅絲以及他們的三個女兒，哀媚、帆洛妮與瑪莉；哀媚嫁一個壯大而活潑的青年，西布里爲妻，她生有兩個孩子，一個兩歲，另一個僅

有十月；帆洛妮剛在新近訂婚，她的未婚夫格斯柏，亦是一個很有希望的壯漢；第三個瑪莉，確是一位小姐，她的臉色那麼白嫩，她的頭髮那麼金黃，她簡直有生長在城裏的容貌。一切人都計算在內，這已有十個以上了。我是祖父，又是外曾祖。當我們上桌用餐的時候，我的右邊是妹妹亞格德，我的弟弟彼得，則坐在我的左邊；孩子們按照年齡的次序，構成一圈，頭的行列從最大的一直小到十個月的孩子，這位未足歲的小朋友也像大人一樣，開始吃起他的羹湯來了。哦聽，人們大概聽見羹匙擊着湯盆的聲音吧！全家吃得多麼有味！狼吞虎嚥似的景象，是多麼快樂！當小的們伸着兩手向我喊着：『祖父，給我們麵包呀！……哦，大的一塊祖父！』的時候，我真感到倨傲，我覺得快樂之血正在我的脈管中奔流！

多麼幸福的日子！我們的勤勉農莊充滿快樂，一切窗口都像透出愉快的歌聲，夜間彼德或者發明些遊戲，或者敘述些他在軍隊中的故事；星期日，姑母亞格德則替我們的女孩們烹製小圓餅。最有趣味的還是瑪莉知道唱的讚美歌，她以合唱歌童的聲音，唱出那樣悅耳的歌聲，簡直令人心醉；她的金黃頭髮垂在她的頸上，她的一雙小手合在她的

前襟上，簡直像一個小聖女。哀媚嫁給西布里的時候，我曾把我的房子增加了一層；我笑着說，待帆洛妮同格斯柏結婚之後，我們又須增加一層；如此，每一新的家庭都要這樣增加一層的話，我們的房子一定會高到與天相接。我們不願意彼此分離。我們寧可在我們的農莊後面，我們自己的籬笆之內，建立一個城市。家庭和愛時，在自己長大的地方生活與死去，是多麼理想呀！

今年五月天氣晴朗。從很久以來，都沒有這樣好的收成預兆。那天，我正與我的兒子約克，巡遊田野。我們是下午三點鐘出門，我們的牧場展臥於格洛河沿岸，還顯出嫩綠的顏色；草已三尺高了，去年種下的柳樹，也有一公尺的新枝。從那裏，我們又訪問我們的小麥與葡萄，這是家運順利時，一塊一塊買來的田畝；小麥長得很繁密，正在開花的葡萄預示將有很豐的收穫。約克很愉快的拍着我的肩頭，並笑着對我說：

『怎麼？父親，我們將不再缺少麵包與葡萄酒呢？您大概是遇見善良的上帝，要他現在向您的田畝撒下如雨的金錢吧？』

我們往往拿過去的貧困來說笑。約克是對的，我一定是得着上天某一聖人或上帝自己的垂愛，因為本地的一切幸運幾乎都降在我們的一家。天若下雹，雹恰止於我們的田岸上。鄰家的葡萄如果發病，我們的四圍好像擋着一堵保護的高牆，這終於使我認它是公道的。因為我不對任何人作壞事，我以為這幸福是我所應享的。

回家的時候，我們又經過我們購置在村莊另一邊的土地。桑樹的種植已有很好的成績。胡桃樹也已生滿菓子。我們很快活的談着，我們預擬未來的計劃。待我們有了必要之錢以後，我們將購買能讓我們田畝彼此相接的某些產業，我們由此可做本鄉一整角土地的主人。本年的收成，倘若像預示那樣不生變化，一定會允許我們實現這個夢想。

我們將近家門之際，蘿絲遠遠做出着急的手勢，向我們喊道：

『你們快些來呵！』

這是一隻母牛剛生了一隻小牛。這又使大家忙亂起來。姑母亞格德移動她的巨體。女孩們注視着新生的小牛。這畜牲的出世好像又是上天的降福。我們新近剛擴大了畜

棚，那裏養着近百頭家畜，其中有母牛與很多綿羊，至於馬，則更不必說了。

『好吧，這是一個好日子！我們夜裏喝一瓶熟酒吧！』我這樣喊道。

然而羅絲把我們拉到僻靜的地方，她報告我們說，格斯柏，帆洛妮的未婚夫，來商量結婚的日期。她留他在這裏吃晚飯。格斯柏，蒙朗日一個農人的長子，是二十歲的大漢，以他的神異力量著名，在都魯斯的一個節日中，他曾戰勝「南方之獅」的馬爾卓。除此之外，他又是一個心如黃金的好孩子，他太怕羞了，當帆洛妮正面看他的時候，他還臉上發紅呢！

我請羅絲邀他進來。他留在院子深處，幫我們的侍女們張晒三月洗滌一次的物件。當他進到我們所在的飯廳時，約克轉身對我說：

『請您說，我的父親。』

『怎麼？』我說，『你下午來，我的孩子，是爲決定偉大的日子吧？』

『是的，就是爲着這個，盧比安老爹，』他兩頰通紅的回答我。

『不必怕羞，我的孩子，』我繼續說，『如果你願意，我們就定在聖法利茜日七月十日吧。今天是六月二十三日，我們只要等十幾天就到了……我可憐的亡妻名法利茜，這會給你帶來幸福……噯？你同意麼？』

『是的，就是這樣吧，就定在聖法利茜那一天吧，盧比安老爹。』

他伸出手來拍了我與約克一下，這一拍的手勁之重，簡直可以擊倒一隻牡牛！然後他走去吻羅絲，喊她爲母親。這兩拳可怕的大孩子簡直廢寢忘餐的愛着帆洛妮。他曾坦白告訴我們，如果我們拒絕他的要求，不令他同帆洛妮結婚，他一定會生大病。

『現在，』我再說，『你留在這裏吃晚飯，好不好……？……好吧，大家上桌吧！我餓得要命了呢，我！』

那晚上，我們是十一個人吃飯。我們讓格斯柏坐在帆洛妮身邊，他定神注視她，簡直忘記了他的菜碟，他那樣感動的覺得她將爲他所有，有時眼眶裏竟凝出大顆的淚珠。結婚剛三年的西布里與哀媚觀此情景，也相對微笑。同居二十五年的約克與羅絲，則比較

莊重，可是也偷偷交換充滿舊日溫情的注目。至於我，我好像在這兩對愛人身上再生了，他們的幸福，使我們的桌上，變成天堂的一角。哦！那天晚上，我們吃的是多麼好的晚餐！時常說笑的姑母亞格德，幾乎大鬧笑話。這勇敢的彼得於是想敘述他和里昂一位小姐的愛情。好在已到飯後菓品的時候了，大家都同時在講話。我從地窖裏拿出兩瓶熟酒。我們大家碰杯，祝格斯柏與帆洛妮的好運；我們那裏的所謂好運，就是夫妻之間永遠不吵架，生很多孩子，積很多金錢。接着，各人唱歌。格斯柏知道土語的愛情歌。最後，我們要瑪莉給我們唱一節讚美歌；她立起來，她有簫鳴一般的美好聲音，使你的耳朵聽着發癢。

我走到窗前。等格斯柏跟到我的身邊時，我問他：

『你們那邊沒有什麼新聞麼？』

『沒有，』他答，『不過，人們說到這最後幾天的大雨，以為這會引出災禍。』

真的，前數日，不斷地下了六十小時的雨。格洛河從昨夜起就漲得很高了；可是我們信任它；只要它不溢出河岸，我們還能相信它不是壞的「鄰人」。它替我們盡了那麼多

那樣好的任務！它有那樣寬廣與柔順的水面！再則，農人是不輕易離開他們的住所的，即使屋頂將要傾覆的時候，也是一樣。

『呸！這算什麼！』我聳一聳肩喊着說，『這不會有什麼事情。每年都是同樣的情形；河水高漲起來，好樣它在發怒了，可在一夜之間就平息了，像羔羊似的回到它的河床裏去。你去看，我的孩子，這次也是開玩笑的……看，今晚的天氣多麼好！』

我把天指給他看。時間是下午七點鐘了，太陽剛在下山。哦！多麼藍的景色！天是全藍的，一望無際的碧藍天空，由下山的太陽散灑金黃的塵埃。它從那邊的高處射下徐緩之光，讓整個的地平線洋溢着快樂。我從來沒有看見村莊休憩於如此溫柔的平和中。玫瑰色的日光在屋瓦上慢慢消去。我聽見一個女鄰的笑聲並很多孩子在我們屋前小路轉彎處的鬧聲。更遠之處，牲羣歸棚的聲音，被距離減弱了，隱隱傳到我們的耳際。格洛河的大聲繼續吼着；因為我那樣習慣於它的奔騰狂號，這好像只是寂靜中的微聲。天色漸漸灰白，村莊好像更深的入睡了。這是晴朗之日的黃昏。我想我們的全部幸福，未來的好

收成，全家的快樂，帆洛妮的訂婚，都是上天的恩澤，從光的純潔中，降到我們的身邊。平安的祝福，隨着晚霞的告別，舒展於我們的家宅。

我回到房間的中央。我們的女兒們正在閒話。我們微笑地聽着她們，忽然，靜悄悄的鄉野，發出一種可怕而不幸的，含着死之威脅的喊聲：

『格洛河！格洛河！』

二

我們疾馳到院子裏。

聖約來村是在一個地摺的底面，距格洛河五百公尺左右。高的白楊樹截斷牧場，像帳幕一般完全遮住河床。

我們看不見什麼。淒慘的喊聲：

『格洛河！格洛河！』仍在繼續。

突然，從我們屋前的大路上奔出兩個男子與三個婦人；一個婦人的手裏抱着一個孩子。就是他們在叫喊，他們像瘋狂似的，竭力在踏硬的地上奔跑。他們有時轉身向後看，臉上顯出恐怖的神色，好像有一羣狼在追趕他們似的。

『怎樣？他們究竟有了什麼事？您辨得出什麼東西麼？祖父。』西布里這樣問我。

『不，不，連樹葉都沒有動呢。』我說。

真的，低的地平線那邊仍安靜的睡着。可是當我還在說話的時候，我們大家都驚叫了一聲。在逃避者的後面，白楊樹與大草叢的中間，我們看見灰色夾黃的「獸羣」向前奔騰。它們同時從各方面衝出，跟雪崩山倒一樣的水勢，帶着白的泡沫，以它後浪壓前浪的汹汹姿態，席捲地上的一切並震動它所傾瀉的土地。

於是我們也發出失望的喊聲：

『格洛河！格洛河！』

兩個男子與三個婦人仍在奔跑。他們聽見可怕的水流趕上他們。現在無敵的汹濤

已列成捲動的一線，它們以衝鋒隊伍的雷聲，向前傾坍。它們的第一衝擊，即截斷了三株白楊樹，高的枝葉隨着倒下並消滅於水中。一間木板的小屋被吞沒了；一堵牆裂開了；沒有馬的兩輪車像草屑似的浮着去了。但是水頭彷彿特別在追趕逃避者。在河的轉彎之處，地勢傾斜的地方，它們突然瀉成寬廣的水面，給他們的去路都被截斷了。可是他們仍在逃走，大步涉着水塘，因被恐怖所襲，已不再叫喊。水已深到他們的兩膝。一個大的浪頭打擊抱着孩子的婦人。一切都被淹沒了。

『快快！』我說，『我們應該回到屋裏去。……屋是堅固的。我們不怕什麼。』

由於謹慎，我們立刻躲到第二層樓。我們先讓女兒們上去。我固執要最後一個上樓。我們的房子建築在路邊的小邱陵上。水以微小的聲音，慢慢淹滿我們的院子。所以我們並不發生很大的恐懼。

『呸！這沒有什麼，』約克爲着安慰大家，就這樣對我們說，『您大概還記得吧，父親？一八五五年，水也進到我們的院子。漲到一尺高，然後又退去了。』

『這對於收成，畢竟是不利的，』西布里輕輕反駁他。

『不，不，這確實沒有什麼關係，』我看見女兒們的哀求目光，又這樣鼓勵他們。

哀媚把她的兩個孩子睡在她的床上，她自己與帆洛妮及瑪莉一起，坐在床頭的一邊。姑母亞格德說要把她拿上來的酒燙些來，給大家壯壯胆量。約克與蘿絲站在同一窗口，向外注視。我與我的兄弟以及西布里和格斯柏，則立在另一窗前。

『上來吧！』我向還在院子水裏行走的兩個侍女喊道，『你們不要留在那裏，把腿弄濕了。』

『但是家畜呢？它們懼怕，它們會被殺在畜棚裏面，』她們回答。

『不，不，上來吧！……停一些。我們再看。』

如果水勢再漲的話，營救家畜是不可能的。我以為毋須驚嚇我們的孩子們。所以我竭力裝出鎮靜的樣子。兩肘靠在窗口上，我談天，我指示水勢的進展。江水以洶湧之勢，衝進村莊之後，現在連最小街衢都被淹沒了。這已不是奔騰巨浪的衝擊，而是徐緩與無可

戰勝的高漲。聖約來村建築所在的凹地現在已變成湖泊。在我們的院子裏，水一霎時就漲到一公尺深了。我看它上來；可是我肯定它已留着不動，我甚至撒謊它已在降低。

『看，我的孩子，今夜你不得不睡在這裏了，』我轉身向格斯柏說，『除非數小時以後，路仍可通……這其實是很可能的。』

他臉色蒼白，並不回答，只兩眼向我看了一下；然後我又見他把目光轉向帆洛妮，以無可形容的憂慮，凝視他的愛人。

已八點半鐘了。外面天色還是亮的，不過，灰白的空際，充滿無限的憂鬱罷了。侍女們在上樓之前，曾不疏忽，拿來兩盞油燈。我命人點起，以爲它們的光亮可以讓我們所躲避的，已經陰暗的房間，有點愉快。姑母亞格德移一張桌到這睡房的中央，很想組織紙牌的遊戲。可敬的女人，她的眼睛不時尋着我的，她的用意尤其是想使孩子們開心。她的好脾氣仍保持着壯美的勇敢；她笑，她想以笑鎮壓她所感到的，正在她四周增長的恐懼。遊戲組成了。姑母亞格德硬要哀媚，帆洛妮與瑪莉坐到桌邊來。她把紙牌放在她們的手中，她

以激情的態度出牌、齊牌、分牌；她說話那麼多，幾乎遏住外面的水聲。可是我們的女孩們却不能放心；她們依然是臉色蒼白，兩手顫抖，兩耳向外傾聽。遊戲時常停止。其中的一個轉過身來，以輕輕的聲音問我：

『祖父，水還在漲麼？』

水非但在漲，而且漲得很快，很可怕。我說笑話，我答：

『不，不，你們安靜地玩吧。不會有什麼危險的。』

從來我沒有這樣擔憂過，我的心也從來沒有這樣緊張過。爲遮掩可怖的景象，男子們都站到窗前。我們面向房間內部，在平和的油燈對面，竭力裝出微笑，燈的圓光，很柔和的射在桌上。我想起我們大家圍在這桌邊的冬夜。這是同樣的，充滿愛之溫暖的安樂家庭。當房內依然籠罩着平和氣象的時候，我聽見溢出河床的泛濫之水，依然在我的背後，怒吼上漲。

『路易，水離窗口只有三尺了。我們應該有所準備，』我的兄弟彼得對我說。

我捏緊他的手臂，讓他不說。但是要掩飾危險，已是不可能了。在我們的畜棚裏面，牲畜正在被淹死。突然傳來它們被難的瘋狂叫聲；馬發出怕死之際的那種嘶聲，遠遠聞到我們的耳鼓。

『我的天！我的天！』哀媚立起，兩拳放在太陽穴上，全身戰慄的說。

她們一齊立起，我們不能阻止她們跑到窗邊來。她們筆直，一言不發的站在那裏，她們的頭髮被恐怖之風所揚起。黃昏已經來了。模糊的光亮浮動於泥質的水面上。灰色的天，如白布似的掩蓋在地上。遠處，瀰漫着烟霧。一切都入混沌不清的狀態，這是恐怖的薄暮消逝於死的昏夜。沒有半點人聲，只有這無限擴大的，海一般的水的怒號與被難牲畜呼救無門的死的悲鳴！

『我的天！我的天！』女子們都以輕輕的聲音重述着，好像她們怕用高聲說話似的。一種可怕的破裂聲響，截斷了她們的話語。暴怒的牲口撞穿了畜棚之門。它們在黃的波濤中，滾着過去。綿羊同枯葉一樣，成羣地浮在旋轉的水波中間。母牛與馬還在奮鬥，

有時走幾步，以後也失足被沖去了。尤其是我們的大灰馬不願死亡；它舉起後足，伸長頸項，以風箱似的聲音呼吸；但是激盪之水翻動它的臀部，我們看它被擊倒，循着水流去了。於是我們也開始發出我們的喊聲。這不期然而然地湧到我們的喉頭。我們需要呼喊。兩手伸向這些被水沖去的親愛的牲口，我們彼此不相聞的悲傷，我們向着窗外嗚咽，把一直壓抑到那時的眼淚盡量的發洩了。唉！這的確是破產了！收成損失了。牲畜被淹死了，命運於數小時之內改變了！上帝是不公道的；我們並沒有對他做過什麼；他把我們的一切都拿回去了。我把拳頭伸向地平線。我說到我們下午的散步，我們見到充滿佳兆的那些牧場，那些小麥與那些葡萄。這一切難道都在撒謊麼？幸福撒謊，當太陽那樣溫柔，那樣安靜的沉沒於晴朗的晚景之中，它也在撒謊。

水仍在上漲。注意它的彼得，向我喊道：

『路易，我們當心，水已漲到窗邊。』

這警告使我們脫出失望的悲傷。我清醒過來，我聳着兩肩說：

『金錢是身外之物，只要我們都在這裏，是沒有什麼可惜……我們重新努力，一定會撈回損失。』

『是的，是的，您說得有理，我的父親，』約克也激昂的說道。『我們不會有什麼危險，四周的牆壁是好的……我們爬到屋頂上去吧。』

留給我們的，只有這避難所了。水以激盪的聲音一級一級的登上樓梯，已經從門口進來了。大家迅速地爬向頂樓，由於危險時不願分離的需要，彼此連接的上去，一步都不肯放鬆。西布里不見了。我喊他，我看見他臉色驚擾從鄰室回來。當我也覺察到我們的兩個侍女不在，並想等候她們的時候，他即以奇特的樣式注視着我，並輕輕對我說：

『死了！她們睡房之下的一角偏屋傾坍了。』

這兩位可憐的女人大概是到她們的箱裏去尋她們的積蓄。他以很輕的聲音告訴我，她們用梯作橋，過到傍邊的偏屋，我囑他不要聲張。悚然的寒冷已掠過我的後頸。死已進到我們的屋裏了。

我們也輪着爬上去，我們甚至沒有想到熄滅燈火。紙牌還留着，散在桌上。房間的水已有一尺深了。

三

好在屋頂是寬廣的，斜度也不太急。我們從鼻烟匣形的小窗爬上去，小窗的上面有平台似的一塊地方。我們全體都隱避在那裏。女人都坐着。男子們則在瓦上偵察，一直走到豎在屋頂兩端的大烟囪。我靠在我們剛才出來的天窗上，我們向四方八面的地平線探望。

『援救一定會來的，』我壯着胆說，『聖丁村的人們有船。他們一定會經過這裏。……你們看，那邊，水上不是有燈麼？』

可是沒有一個人回答我。彼得不知所爲的點起他的烟斗，他抽烟抽得那麼粗暴，以致每一口都吐出管內的碎屑。約克與西布里臉色憂鬱向着遠處注視；至於格斯柏，則捏

緊拳頭，繼續在屋頂上旋轉，好像他在尋找出路似的。在我們的腳下，女子們縮成一堆，一言不發，身體顫抖，兩手遮住面孔，使可以不再看見什麼。然而羅絲擡起頭，來向她四周望了一下之後，問道：

「侍女們呢？她們到哪裏去了？爲什麼她們不爬上來？」

我避免回答。於是她的眼睛注視着我的眼睛，直接向我追問。

「侍女們究竟到哪裏去了？」

我不能撒謊，只好掉頭不響。我覺得剛才掠過我後頸的這死的寒冷，現在又在襲擊我們的婦人與親愛的女孩們。她們明白了。瑪莉筆直的立起，嘆了一聲長氣，然後又坐下，淚流滿面的大哭起來。哀媚把她的兩個孩子緊摟在她的裙邊，她這樣隱蔽他們，彷彿在保護他們一樣。帆洛妮，兩手遮住面孔，一動也不動。姑母亞格德臉色蒼白畫着大的十字，口裏誦着「天父」與「聖母。」

然而環顧我們的四周，景象是莊嚴而且偉大的。完全降下的夜，還保持着夏夕的清

朗。無月的天邊散滿星星，天色那樣純淨蔚藍，使空際充滿了藍光。地平線留着那麼明亮，薄暮好像還在繼續。無限大的水面展示在溫柔的天蓋之下，雪白的，好像本身也在發亮；每一浪尖露出磷火一般的微光。我們已辨不出土地，平原大概已全被淹沒了。有時，我忘了危險。一夜，我從馬賽這一邊就這樣看見了海，我感動而興嘆的留在它的面前。

『水漲上來，水漲上來，』我的兄弟彼得得反復重述着，仍把他的已熄烟斗咬在他的牙齒之間。

水離屋頂只有一公尺了。它失掉停滯之水的平靜。許多激流已經構成了。在某一高度上，我們已不再爲我們村前的地摺所庇護。不到一小時，水就以黃的威脅姿態，衝撞房屋，漂來許多殘物，有無底的木桶，大小的木頭，凌亂的草堆。遠處，水流已在衝牆，我們聽見它的撞擊聲音。白楊樹發出死的破裂之聲倒下，房屋像整車石碎傾在路旁似的傾坍了。

約克，不忍聽見女子們的嗚咽，重復對我說：

『我們不能這樣留在這裏。我們應該想點辦法……我的父親，我懇求您，我們應該』

想點辦法。』

在他之後，我也囁嚅說：

『是的，是的，我們應該想點辦法。』

可是，我們無法可想。格斯柏提議把帆洛妮馱在他的背後，以游泳救她出去。彼得說到木排。這都是發瘋的念頭。最後，西布里說：

『我們只要能達到教堂就好了。』

教堂同它方形的小鐘樓筆直的立在水上。我們與它只隔七幢房子。我們的農莊是本村頂頭的第一幢住宅，靠在更高的一個鄰屋上，這一鄰屋又與另一房子毗連。由屋頂，我們或者能走到牧師的住宅，由那裏就容易進入教堂。大概已有很多人躲避在那邊了；因為鄰近的屋頂上已經沒有人了，我們所聽見的聲音一定從鐘樓中傳來。但是要達到那裏，不知要經過多麼大的危險呀！

『這是不可能的，』彼得說。『林波一家的房子太高了。必須用梯來爬。』

『我去看一看，』西布里再說。『如果此路不通，我再回來。萬一可走的話，我們大家都去，我們可以背着女子們過去。』

我讓他去。他說得很對。我們應該試試不可能的事。正當他用鐵鈎抓住一個烟肉爬上鄰屋之際，他的女人，哀媚，擡起頭來，看見他已不在那裏，即大聲喊道：

『他到哪裏去了？我不願意他離開我。我們活着是一塊兒，死也死在一塊兒。』

待她看見她的丈夫在屋上，她即抱着兩個孩子從瓦上跑去。她說：

『西布里，等着我。我同你一道去，我願意跟你死在一塊兒。』

她固執。他俯着身，懇求她，對她說，他就立刻回來，這是爲着大家的得救。但是她以迷亂的態度搖頭，她反復說：

『我同你一道去，我同你一道去。這於你有什麼關係？我同你一道去。』

他只好把孩子們接去。然後，他又幫她爬上。我們還能看見他們在屋脊上。他們慢慢行走。她重新把兩個哭叫的孩子抱到手裏，他仍一步一轉身的扶住她前進。

『把她放在安妥的地方之後，立刻回來！』我喊着說。

我看見他的手在搖動，可是水的吼聲阻止我聽見他的回答。不久我們已看不見他們了，他們已降到另一較低的屋上去了。五分鐘之後，他們又重現於第三幢的屋背，那裏的斜度一定是很急的，因為他們是循着屋脊膝行。突然的恐怖襲擊我，我兩手放在唇上，盡我的全力喊叫：

『你們回來！你們回來！』

彼得、約克與格斯柏大家都喊他們回來。我們的聲音使他們停止了一分鐘。可是，他們仍繼續前進。現在他們已在林波之屋的前面，街道所構成的轉角上，林波的房子是很高的，它的屋頂超過鄰屋至少有三公尺左右。他們猶疑了一霎時。接着，西布里以貓樣的敏捷，沿着烟囪的管子上去。大概同意等候他的哀媚，則立着，留在屋瓦的中間。我們明顯地辨出她，胸前緊緊抱着她的兩個孩子，漆黑的站在光亮的天蓋之下，好像比平常還要高大似的。可怖的不幸就從那時開始。

首先想作工業廠房的林波住宅，建築得並不堅固。另外，街上的急流又直向他的正面衝擊。我好像看見它在水的猛攻之下搖動；喉頭緊張，我凝視西布里走過屋頂。突然起了一種震耳的轟聲。月亮已起了山了，這是一個圓的月亮，懸在天空，它的黃臉用燈火一樣的活潑之光，照亮無邊的大湖。災禍的極細情節都映入我們的眼簾。這是林波的房子傾坍了。我們看見西布里沉沒下去，發出一種恐怖的喊聲。在傾坍中，我們只辨出暴風雨似的震動，波浪在屋頂殘物之下翻湧。接着又平靜了，水面恢復它的常態，露出被吞沒之屋的黑孔，讓破裂的房屋殘骸，豎立在水上。那裏浮着一大堆紛亂的樑木，一半被摧毀的，可以建造一個教堂的材料。在這些樑木之間，我好像看見一個身體在蠕動，一個活的東西在那邊作超人的努力。

『他還活着！』我喊着說，『哦！上帝是應該受頌揚的，他還活着……那邊，在月光所照亮的白的水面之上！』

一種神經質的笑，震動我們。我們拍着快樂的手掌，好像我們自己都已得救了。

『他會再爬上來，』彼得說。

『是的，是的，看他正在努力抓住左邊的樑木。』格斯柏解釋道。

但是我們的笑聲停止了。我們不再交換一語，喉頭全被憂慮阻塞。我們了解西布里所處的可怕情況。房子倒下的時候，他的兩足被夾在兩根樑木中間；他被吊着，不能擺脫，頭向下，入水不過幾公分。這是一種可怖的臨終。在鄰近的屋頂上，哀媚還抱着她的兩個孩子，站在那裏。痙攣的顫抖震撼她。她參與她丈夫的死亡，她的目光再也不離開下面距她只有數公尺遠的不幸者。她像恐怖與發瘋之狗似的，發出連續的悲鳴與呼號。

『我們不能讓他這樣死去，我們應該到那邊去救他，』狂亂的約克說。

『我們或者能沿着樑木下去，使他脫離那個險境。』彼得提起我們的注意。

他們正想走向鄰近的屋頂時，第二幢房子又坍下了。道路由此被截斷了。一種寒噤透過我們的全身。我們於是機械地互相握手；我們盡力握緊，簡直讓我們的手骨發痛，而我們的眼光始終不能離開這淒慘的景象。

西布里首先想使身體挺直。他用非常的力量，終於讓自己離開水面，他把身體維持在傾斜的位置中。但是疲倦打擊他，他還竭力奮鬥，他想抓住樑木，他兩手探索他的周圍，看看是否有可攀的東西。然後他接受死亡，他讓自己重新倒下，無生氣的重新懸掛在樑木之間。死一定很慢的到來。他的頭髮剛浸到水面，水慢慢升漲上來。他的頭頂一定覺到冰涼。第一個波浪淹沒他的頭額。接連而來的其他浪潮，關閉了他的眼睛。我們看見他的頭徐緩地沉沒下去。

在我們脚下的女子們很驚怖，把她們的臉孔隱在她們合着的手掌中。我們也兩膝跪下，兩臂伸出，淚流滿面的誦着喃喃的祈禱。哀媚依然立在屋頂上，緊抱着她的兩個孩子，用更高的聲音向淒慘之夜，發出可憐的悲鳴。

四

我不知道我們在這昏亂與驚怖的狀態中，曾歷多少時間。當我清醒轉來的時候，水

已漲得更大了。現在，它已達到屋瓦；屋頂只是浮在無限水面中的狹島。左右的房子大概都已傾坍了。海，一望無垠的展佈在我們的面前。

『我們走在，』抓住屋瓦的蘿絲喃喃說。

真的，我們大家都有移轉的感覺，好像被漂動的屋頂，已變成木筏一樣。浩大的水流似乎已把我們載去了。接着，我們注視教堂的鐘樓，看它還絲毫不動，呆立在我們的對面時，我們的昏眩纔停止了；我們還留在波濤之間同樣位置。

水於是開始攻擊了。直到那時，它還循着街道前進，可是現在傾坍下來的殘物已阻止它，使它倒流。這簡直是合規的衝擊。待一塊漂流的殘物，一根樑木，經過水流的所在，它攔住它，搖動它，把它像「撞角」一樣，向着我們的房子衝撞，它再也不放鬆了，它有時要它向後退去，有時又重新向前撞來，它以重複和均勻的衝擊，攻打我們的牆壁。不久，十二根樑木，同時從各方面夾擊我們。水在怒吼。飛濺的泡沫打濕我們的兩足。我們聽見充滿水的房內發出響亮的粗聲，下面的板壁大概已在破裂了。有時，衝擊來得更兇，樑木

正面撞來的時候，我們以為一切都完了，牆被打穿，將以它們開着的裂口，要我們跌入汹涌的河流。

格斯柏甚至冒險到屋頂的邊緣。他攔住一根樑木，他用大力士的巨手把它抽上來。他喊道：

『我們應該自衛呀！』

約克也竭力在漂過的地方阻住一根長的木條。彼得幫助他。我詛咒年紀，年紀要我像孩子一樣的衰弱無力。但是防禦組織成功了，這是三個男子反抗一條江河的決鬥。格斯柏握着抽住的樑木，等着水流要它成爲「撞角」的木頭；他用粗暴的手勢使它們停止在牆的短距離之內。有時，衝擊的勢頭來得那麼兇猛，他竟站不住腳跟的跌倒。在他旁邊，約克與彼得也運用長的木條，撥開衝撞的漂流物。這無效的鬥爭，差不多繼續了一小時之久。漸漸他們也昏亂了，他們咒罵並打擊這無可抗拒的水流。格斯柏劃它，好像他正在同水肉搏，他以木尖戳它，好像戳在什麼人的胸膛一樣。水保持平靜的固執，無敵地，沒

有半點創傷。約克與彼得於是放棄了鬥爭，疲勞極了，坐在屋頂上；至於格斯柏，則在最後的攻勢中，讓他的樑木被急流沖去，它一到水中，又重新向着我們攻擊了。總之，鬥爭是不可能的。

瑪莉與帆洛妮投入彼此的懷裏，互相擁抱。她們以傷心的聲音，重述着同樣的，現在我還聽到不斷響於我的耳邊的句子：

『我不願意死！……我不願意死！』

蘿絲以她的兩臂抱住她們。她設法安慰她們，要她們放心；她自己也全身戰慄，舉起頭來，不由自主的喊着：

『我不願意死！』

只有姑母亞格德不說一句話。她不再祈禱了，也不再畫十字了。愚笨似的留着，舉目四顧，當她遇見我的目光時，還竭力裝出微笑。

水已開始打擊屋瓦。任何營救的希望都沒有了。我們總是聽見教堂那邊的人聲；一

兩點燈光有時在遠處過去；寂靜重新展佈於空際，黃的水面顯露她赤裸裸的廣大。聖丁村有船的人們一定是在我們之前被水襲擊了。

格斯柏仍繼續在屋頂，徘徊張羅。突然他叫我們。他說：

『當心！……請你們幫助我。把我扶住。』

他已重新拿到一根木條，他正窺伺着一堆很大的黑的漂流物，它的巨體慢慢游向我們的屋邊。這是一個寬大的廠棚屋頂，用堅固的木板構成，水把它整個漂來，現在像木筏似的在水中浮動。當這屋頂到他可以動到的地方，他便拿他的木竿去阻住它；待他覺得被拖去的時候，他就喊我們幫助他。我們抱住他的上身，我們緊緊扶着他。漂流物進到水流之後，即自動向我們的屋頂衝來，衝得那麼暴烈，我們有一霎時甚至害怕它會粉碎我們的立足點。

格斯柏很大胆的跳上這「偶然」送給我們的木筏。當彼得與約克把它拉到屋頂邊緣的時候，他在這漂流物的各方面巡視，看它是否堅固；他笑，他表示快樂說：

『祖父，看，我們得救了！……請你們看這裏，我的兩腳都是乾的。它能載負我們一切人。我們在這上頭，簡直像在家裏一樣的安穩！』

然而他以爲應該鞏固它。他攫住漂來的樑木，他用彼得離開下面房間時偶然帶來的繩索，捆縛它們。他甚至跌落水裏，待喊聲從我們口中衝出的時候，他又以新的歡笑回答我們。水是認識他的，他能在格洛河游泳四五公里之遠。重上屋頂之後，他搖拭他的身體，並對我們喊道：

『好了，你們上去吧，我們不要浪費時間了。』

婦女們兩膝跪下。格斯柏只得把帆洛妮與瑪莉背到木筏的中央，他讓她們坐在那裏。羅絲與姑母亞格德自動從瓦上溜下，走去坐在少女們的身邊。在這時候，我注視教堂那一邊。哀媚還在那裏。她現在靠在烟鹵上，兩臂頂着她的孩子們，水已達到她的腰身了。

『不要愁，祖父，』格斯柏對我說。『我們經過那裏的時候，將去救她回來，我就這樣預許您，請您放心。』

彼得與約克已經登上木筏。我也輪着跳上去。木筏的一邊稍稍傾斜，可是的確相當堅固，足以載負我們一切人。最後，格斯柏也離開屋頂，他要我們拿起他所準備好的，我們可以把它作爲船槳的木條。他自己也拿着一根很長的，他很靈巧的使用它。我們讓他指揮。遵着他對我們所發的命令，我們大家都把木竿抵在屋瓦上，用力使我們的木筏離開。但是它好像膠在屋頂上一樣。我們即使用盡我們的力氣，也不能使它稍離一步。每一次新的嘗試，都被暴烈的水流引回我們的房子。這是一種最危險的動作，因爲衝擊每次可以使我們所在的木板破裂了。

於是我們又重新感到無能。我們自信是得救了，可是依然還在江水的掌握中。我甚至懊悔不該讓女子們離開屋頂；因爲在每一分鐘之內，我看見她們都有跌入憤怒之水的危險。待我說到重上我們的避難所時，大家都齊聲喊道：

『不，不，我們還要試試。我們甯可死在這裏！』

格斯柏不再笑了。我們重新努力，即使用加倍的力量，支壓我們的木竿，仍是沒有用。

處；彼得最後轉了一個念頭，重新爬上屋瓦的斜坡，用繩把我們拉到左邊；如此，他把我們引到水流以外，他重新跳上木筏之後，幾下的木竿就使我們達到寬闊的所在。但是格斯柏記起他去救回哀媚的諾言，我們那可憐的孩子仍在不斷發出淒慘的呼號。爲着這個，必須經過街道，卽我們剛才與之奮鬥的可怖的急流。他用目光徵詢我的意見。我煩亂極了，我的內心從來沒有發生過這樣的戰鬥。我們將使八條生命冒着極大的危險。我雖然猶疑了一下，可是我沒有抵抗這悲慘呼號的力量。

『是的，是的，』我對格斯柏說，『這是不可能的，我們去，不能沒有她。』

他低下頭，不說一句話，他利用一切依然立着的墻垣，他用木竿支撐着這些墻垣前進。我們沿着鄰屋，我們經過我們的畜棚上面。待我們駛到街上時，我們卽大喊了一聲。重新攔住我們的急流，又衝擊我們，把我們漂回我們的房子。這是幾秒鐘的眩暈。我們跟樹葉似的被捲得那麼快，我們的喊聲恰終止於木筏碰到屋瓦的可怖的衝擊中。發生了極大的破裂聲音，脫了釘的木板在旋轉，我們大家都跌到水裏。我已忘掉那時所經過的情

形。我只記得，我自己落水的時候，我還看見姑母亞格德被她的寬裙支住，平躺在水上；她的頭向下，毫不掙扎的，沉入水中。

一種劇痛要我睜開眼睛。這是彼得握着我的頭髮，拖我上了屋瓦。我麻木而兩眼直視的躺着。彼得重新投入水中。在我所處的昏亂中，我突然看見格斯柏在我兄弟剛才下水的所在：他的兩臂間抱着被救起的帆洛妮。把他的愛人放在我的身邊之後，他又重新下水，他再把瑪莉拖上來，她的臉白得像臘一樣，身體那麼堅硬，四肢一動也不動，我以為她已死了。接着，他又投下水去，這次他徒然尋覓，沒有救得一個人。彼得也游到他的身邊。他們兩人在談話，他們互相指示，我始終沒有聽見他們在說些什麼。當他們精疲力竭，重上屋頂的時候，我對他們喊道：

『姑母亞格德呢！約克呢？』

他們搖頭。大顆的淚珠，從他們的眼邊流下。聽到他們對我說了幾句話之後，我即懂得約克的頭被一根樑木撞碎了。羅絲抓住她丈夫的屍首，隨水流去了。姑母亞格德始終

沒有再浮上來。我們猜想她的身體被水流激盪，已由開着的窗口，進入我們以下的房內。我立起來，再向數分鐘以前哀媚還在掙扎的屋頂注視。水仍在上漲。哀媚不再狂叫了。我只見她的變硬的兩臂，支住她的孩子們離開水面。接着，一切都沉沒了，水在平靜的月光之下，重新關閉了它的吞噬之口。

五

我們只有五個人在屋頂上面了。水只在屋脊邊緣留給我們很狹的一帶，沒有淹沒。屋端的一個烟囪已被衝去了。我們必須舉起不省人事的帆洛妮與瑪莉，幾乎攙扶她們立着，方使波浪不濕她們的兩腿。她們終於醒過來了，看見她們全身濕淋淋的發抖，並重新喊出她們不願意死的時候，我們的憂愁格外增加了。我們像安慰小孩子似的安慰她們，我們對她們說，她們不會死，我們將阻止死神來拿她們。但是她們已不相信我們，她們明明知道她們不久就要死。每次當這「死」字像喪鐘一般出於她們之口，她們的牙齒

便相擊作聲，可怖的憂慮要她們互相抱頸。

這是最後的時刻了。被破壞的村莊，在我們四周只露出若干殘垣。只有教堂還完好的立着它的鐘樓，許多聲音，避難者的喃喃之聲，還從那裏傳來。遠處，巨大的水流還在怒吼。我們甚至已聽不到這些房屋像石碎車子突然卸下的傾坍暴聲。這是絕望的放棄，在無涯大洋中，離陸地數千里的淹沒。

一霎時，我們似乎聽見左邊有搖槳的聲音。這似乎是一種溫和的，有節奏的，漸漸清晰的擊水之聲。哦！希望的音樂多麼悅耳！我們大家都立起來探詢空間！我們忍住我們的呼吸。我們看不見一點東西。黃的水面仍浩大地展佈着，中間夾着一些黑影；但是這些黑影，樹巔或傾坍墻垣的殘餘都留着，沒有半點移動。漂流物，草堆，空的木桶給我們以假的快樂；我們搖動我們的手帕，直至我們知道錯誤，重新跌入絕望的憂愁，而這聲音仍在激動我們的耳鼓，我們始終不能發現它從何處來。

『啊！我看見它了，』格斯柏突然喊道。『你們看那邊，一隻大船！』

他伸出手臂，給我們指示一個遙遠的黑點。我一點也沒有看見；彼得也是一樣。但是格斯柏仍固執說是看見了。這的確是一隻船。槳的聲音已更明晰的傳到我們的耳邊。於是我們也終於看見它了。它很慢很慢的在游動，似乎在我們的四周打轉而不能接近我們。我還記得，那時，我們已變成瘋子一般，我們奮激地舉起手臂，我們要喊破喉嚨的發出我們的叫聲。我們咒罵船，我們說它是懦夫。它仍是黑的，始終不發一聲，而且游動得更慢。這實在是一隻船麼？我到現在還是疑心。當我們以為看見它消失了，它就帶去了我們的最後希望。

此後，每一秒鐘，我們都等着我們的房子坍下，把我們全體吞嚥入水。它的基礎已被損壞，它大概只由幾堵大的牆支持住，牆一倒，整個房子就會被拖下去。我尤其發抖的是，覺到屋頂已在我們的重量之下彎屈。房子或者能整夜站住！不過瓦已陷落，已被樑木衝擊，穿着很多的大孔。我們躲到左面椽木還像堅固的所在。接着，這些椽木也好像衰弱了。如果我們五個人都擠在這小小的空間，它們一定會陷下去的。

數分鐘以來，我的兄弟彼得，以機械的手勢，把他的烟斗重新含到脣間。他皺着眉頭，絞動他老兵的短髭，口中念念有詞的誦着聽不清楚的語言。這逐漸增長的危險圍繞他，他的勇敢，無能爲力，已開始使他大不耐煩。他以輕蔑的憤怒姿態，向水吐了兩三次唾沫。看見我們繼續陷下，他卽下了決心，他走下屋頂。

『彼得！彼得！』我害怕地喊他，立刻知道他要去做什麼事了。

他轉過身來，安靜地對我說：

『永別了，路易……你看，這對我是太長久了。這可以把位置讓給你們。』

首先拋下他的烟斗，然後投下水去，並加一句說：

『晚安！我已經夠了！』

他沒有再浮上來。他是一個平凡的游泳者。再則，他一定願意讓自己淹死，我們的破產與我們一家人的死亡，一定使他傷心，他再不願意在家破人亡之後苟活下去。

是早晨兩點鐘了，教堂的鐘樓已敲了兩下。夜將完了，這充滿死亡與眼淚的可怖之

夜！在我們的脚下，乾的空間漸漸縮小了；水波擊瓦的微聲響着，輕輕的水浪在擺動，前推後擁，好像在玩耍。水流改變了；漂流物經過村莊的右面，浮得很慢，好像水已達到它最高的平面，現在已疲倦而懶惰的在休息。

格斯柏突然脫了他的鞋與上衣。一霎時之前，我看他合緊兩手，壓得他的手指在發響。待我問他的時候，他說：

『請聽我說，祖父，我不能再等待了。我不能再留在這裏……請讓我，我將救她。』所謂「她」是指帆洛妮。我想打消他的意思。他不會有這超人的力量，背着少女，游泳到對面的教堂。可是他固執，一定要這樣做。

『有的，有的。我有好的兩臂，我覺得自己很強壯……您瞧着看吧！』

他加上說，他甯可立刻嘗試營救，他若再聽房子在我們脚下，粉碎下去，他將成爲孩子一樣的懦弱。

『我愛她，我將救活她』他重複說。

我留着一言不發，我把瑪莉拉到我的胸前。於是他以為我責他藏着愛人的私心，他囁嚅說：

『我將回來救瑪莉，我可以向您發誓。我將組織營救……請您信任我，祖父。』

他只留着他的褲子。他以很快很輕的聲音囑咐帆洛妮：她並不爭論，她一動也不動的聽他說話，她尤其是沒有恐懼。可憐的少女，對他的每一句話，總以迷亂的態度，答他一個「是」字。最後，他畫了十字，——雖然他平常是不大信教的——他用一根繩繫在帆洛妮的兩腋之下，抱着少女，溜下屋頂。她大喊了一聲，以她的四肢擊水，然後悶着氣，昏過去了。

『我頂愛這樣，』格斯柏喊着對我說。『現在我可以任意背負她了。』

人們可以想像我以怎麼大的憂慮看着他們前去。在白的水上，我辨出格斯柏的最小動作。他把繩捲在他自己的頭頸上，負着少女游泳；把她一半放在他的右肩上。這壓迫的重量使他有時沒入水中；可是他以超人的力量游着前進。我再也不疑心了，當他碰

着隱在水下的某堵殘垣時，他已游過全距離的三分之一。衝擊是可怕的。兩個都沉沒了。接着我又看見他一個人重浮起來；繩已被截斷了。他重新攢入水中兩次。最後，他回來，他把帆洛妮負在背上回來。可是他已沒有繫她的繩索了，她現在更重的壓在他的身上。然而他仍前進。等到他們將近教堂時，我的全身戰慄了。突然，我想叫喊，我看見側面有幾根樑木衝來。我的嘴大張着：一個新的衝突又使他們分開，水在他們之上重新關閉了。

從這一剎那以後，我即麻木的留着。我由此只有動物保存自身的本能了。水若前進時，我後退。在這麻木的狀態中，我長久地聽見笑聲，我不能說明究竟誰在我的身邊發笑。太陽將起山了，白的黎明之光已開始顯露。天氣很好，既涼爽又安靜，好像在湖的旁邊，它的水面已在太陽起山之前覺醒了。但是笑聲仍在繼續；我轉過身來，我看見瑪莉衣服浸濕的站着。原來是她在發笑。

唉！可憐的親愛的小生物，在這晨曦的晨光之中，她是多麼溫柔而美麗！我看她俯下身去，以她的手掌取水，她就用這水在洗面。然後她又絞揉她的金黃美髮，把它結在她的

腦後。她在梳裝。她似乎相信是星期日，教堂的鐘發出快樂響聲，她正在自己的小房間裏準備出門。她仍繼續發笑，她的笑是天真的，她兩眼閃亮，面上顯出非常幸福。

我，我也跟她一樣，開始發笑，我已被她的瘋癲傳染了。恐怖使她發瘋，看她在這涼爽晨光的潔白之中顯得那麼愉快，這簡直是上天的一種恩澤。

我讓她在裝飾，我不懂，我只柔和的搖搖頭。她顯得更美麗。當她以為準備着動身的時候，她即以她的水晶似的優雅之聲，高唱她的一節讚美歌。但是不久，她停止了，她喊叫，好像回答呼喚她的，只有她一個人能聽見的聲音：

『我就來！我就來！』

她重唱她的讚美歌，她走下屋頂的斜坡，她進入水中，水毫不激動的慢慢淹蓋她。我始終沒有停止微笑。我以幸福的態度，看着她剛才消失的所在。

以後我再也記不起來了。我只一個人留在屋頂上。水還在上漲。還有一個烟囱立着，我相信，我跟一隻不願意死的動物一樣，用我的全力抓住烟囱。後來呢？什麼都記不起來。

了，只是空虛，只是漆黑一團罷了。

六

爲什麼我還生活在這裏呢？據人對我說，是聖丁村的人們於早晨六點鐘，坐着船到那裏，他們看見我不省人事的臥在一個烟鹵上。水真殘酷，它不在我不再感到不幸的時刻，把我沖去，讓我可以跟着我的一切親人一起到地下去。

現在是我，老而無用的廢物，還固執地生活在世上。其他的一切人在襁褓中的孩子，待着出嫁的少女，恩愛的青年佳偶，幸福的老年夫妻，他們一齊都去了。只有我像壞草一般，粗劣與乾枯的生根在石塊上！如果我有勇氣，我一定像彼得一樣的做法，我將說：『晚安，我已經夠了，』我將投入格洛河，循着大家走過的道路歸去。我已沒有一個孩子，我的房子已被毀壞，我的田畝已被塗炭。哦！晚間，當我們上桌用餐的時候，老的坐在中間，年紀輕的循序下去，這快樂圍繞我，使我的四圍充滿溫暖！哦！收穫與採葡萄的偉大日子，當我

們大家都在工作，工作之後一起回家的時候，我們的內心是多麼驕傲，滿以為自己是既富有又幸福呢！哦！美麗的孩子，豐盛的葡萄，生氣充溢的少女，穗穗金黃的小麥，我老年的快樂，全生勤勞的應有報酬！現在這一切既然都已死了，我的天，爲什麼還要我活着呢？

沒有什麼安慰。我不需要救助。我把我的一切田畝都給村中還有孩子的人們。他們還有勇氣排除田畝上的漂流物，重新努力去耕種它們。人沒有了孩子之後，一角的土地就夠他死了。

我只有一个願望，最後的一个願望。我想尋到我一家人的屍體，想把他們葬在我們自己的墳墓中，使我不久可以與他們同穴。據說，人們在都魯斯撈到很多被河水衝去的屍首。我決定去作這個旅行。

多麼可怖的災禍！兩千幢左右的房子傾坍了；被淹死者七百餘人；一切橋樑都被冲壞了；近郊的整個區域被削平了，淹沒在污泥之下；殘忍的慘劇；兩萬半裸的可憐人沒有飯吃；城裏散滿屍體，大家都被傷寒症的恐懼所威脅；到處是喪事，街道中充滿送殯的儀

仗，區區的捨施不能敷好創傷。但是我却視若無覩的行走於這些破產的慘象中。我有我的破產，我的不幸與我的死人重壓在我的心頭。

據人對我說，真的有很多屍體被撈起來。他們已排成行列，被埋在公墓的一角。不過，在未葬之前，人們還替無名的被難者攝有照片。我就在這些令人傷心的遺像中，找到格斯柏與帆洛妮的屍首。這兩個未婚的夫婦，以激情的擁抱，聯成一體，在死中交換他們的婚禮接吻。他們兩臂僵硬，嘴對着嘴，他們那麼有力地緊摟着，必須鋸掉兩者的肢體，纔能分開他們。所以人們就照原樣攝影，就讓他們摟着睡在地下。

我只有他們，只有這可怖的形象；這兩個被水泡脹，失了原來面目的美少年，在他們青灰色的臉上，還保持着相愛的溫柔。我凝視他們，我痛哭。



左拉小說選集

給妮儂的故事

定價國幣八元

給妮儂的新故事

定價國幣七元

蒲爾上尉

定價國幣七元

娜蕙·米枯倫

定價國幣七元

岱蕾斯·賴根

定價國幣七元

瑪德蘭·費拉

定價國幣八元

譯者

畢修勺

發行人

張靜江

出版者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世界書局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初月

十二月廿

定價國幣八元

著者 左拉撰
Author 畢修勻譯
書名 浦爾上尉
Title

書碼 876·576
744—4
Call No.

登錄號碼 025536
Accession No.

月日 Date	借閱者 Borrower's Name	月日 Date	借閱者 Borrower's Name
10 16	文建		
11 22	宋景雲		

國立中央圖書館

876·576

744—4

書碼

登錄號碼 025536

國立中央圖書館



0025536



198

~~268~~